



中国经典名著

东周列国志

(六)

〔明〕余邵鱼 著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第七十九回	归女乐黎弥阻孔子 栖会稽文种通宰嚭	1
第八十回	夫差违谏释越 勾践竭力事吴	17
第八十一回	美人计吴宫宠西施 言语科子贡说列国	30
第八十二回	杀子胥夫差争歃 纳蒯聩子路结纓	43
第八十三回	诛半胜叶公定楚 灭夫差越王称霸	59
第八十四回	智伯决水灌晋阳 豫让击衣报襄子	74
第八十五回	乐羊子怒斫中山羹 西门豹乔送河伯妇	88
第八十六回	吴起杀妻求将 驺忌鼓琴取相	101
第八十七回	说秦君卫鞅变法 辞鬼谷孙臆下山	115
第八十八回	孙臆佯狂脱祸 庞涓兵败桂陵	129
第八十九回	马陵道万弩射庞涓 咸阳市五牛分商鞅	142
第九十回	苏秦合从相六国 张仪被激往秦邦	155

第九十一回	学让国燕哱召兵 伪献地张仪欺楚	169
第九十二回	赛举鼎秦武王绝砮 莽赴会楚怀王陷秦	182

第七十九回 归女乐黎弥阻孔子 栖会稽文种通宰□

齐人来归女乐，固为要阻孔子，但鲁国君臣若不怠于政事，便受女乐，也自无妨；受而怠于政，便不足以有为矣。况鲁君臣安于逸乐，骄侈已生，即无齐人之归，宁不自寻声色之娱耶？然则鲁国之终于不振，仍是自不长进，不在齐人之归女乐也。

卫灵一国之君，不能制其妻使不淫乱，已是可笑，乃反自把奸夫招来，真是全无人气。

卫灵常召宋朝与南子相会，只是要讨老婆欢喜耳。可见凡人行事，不论道理，只要老婆欢喜者，便有乌龟局气。

南子宣淫，丑声外布，蒯□实在难过。然不幸而处此人伦之变，亦当思一善处之方，不应遂出于杀也。盖无子捉母奸之理，即无父杀母，子不得而制之，不得而杀之也。况其父现在，乃欲以奸而杀其母，岂得无罪？蒯□只是血气用事，未能揆之于义耳。

齐国亦是大邦，齐景也算英主。前则方欲与晋代兴而图霸，今则不能保全其爱女，只为失却晏婴、穰苴两人耳。贤才之关系人国如此！

夫差使侍人立庭呼名取傲，其报越之志不为不切。乃既胜越，而遂许其行成，虽是因伯嚭之佞言，实以胜越太易，已有骄侈之心，故嚭言得入耳。

若论夫差释越，亦不失为大度。但其所以释之之故，不出于哀矜，而出于骄泰。又不恤其民，荒弃政



事，故遂为越所灭耳。使其于胜越之后，能任贤修政，练兵安民，即桓、文之业可继，越岂遂可得志哉？

夫椒之役，越若又复胜吴，则越必骄而吴愈愤，必致灭亡而不可救矣，安能灭吴而成伯哉？祸福倚伏之理，大率如此。

话说齐侯自会夹谷归后，晏婴病卒，景公哀泣数日，正忧朝中乏人，复闻孔子相鲁，鲁国大治，惊曰：“鲁相孔子必霸，霸必争地。（只虑其霸而争地，自是识见低处。）齐为近邻，恐祸之先及，奈何？”大夫黎弥进曰：“君患孔子之用，何不沮之？”景公曰：“鲁方任以国政，岂吾所能沮乎？”黎弥曰：“臣闻治安之后，骄逸必生。（可见此举只是乘机而入，不是无故生端。）请盛饰女乐以遗鲁君，鲁君幸而受之，必然怠于政事而疏孔子。孔子见疏，必弃鲁而适他国，君可安枕而卧矣。”（不思自觅贤臣以兴国，只阻他人之用贤，可笑。）景公大悦，即命黎弥于女闾（管仲所设，即乐户。）之中，择其貌美年二十以内者，共八十人，分为十队，各衣锦绣，教之歌舞。其舞曲名《康乐》，声容皆出新制，备态极妍，世所未有。教习已成，又用良马一百二十匹，金勒雕鞍，毛色各别，望之如锦，使人致献鲁侯。使者张设锦棚二处于鲁高门之外，（鲁城南门。）东棚安放马群，西棚陈列女乐。先致国书于定公，公发书看之。书曰：

杵臼顿首启鲁贤侯殿下：孤向者获罪夹谷，愧未忘心。幸贤侯鉴其谢过之诚，克终会好。日以国之多虞，聘问缺然。兹有歌婢十群，可以侑欢；良马二十驷，可以服车。敬致左右，聊申悦慕。伏惟存录！（亦可谓币重言甘。）



且说鲁相国季斯安享太平，忘其所自，（此等人正复不少。）侈乐之志已伏胸中，（可见是适其会。）忽闻齐馈女乐如此之盛，不胜艳慕，即时换了微服，与心腹数人，乘车潜出南门往看。那乐长方在演习，歌声遏云，舞态生风，一进一退，光华夺目，如游天上睹仙姬，非复人间思想所及。季斯看了多时，又阅其容色之美，服饰之华，不觉手麻脚软，目瞪口呆，意乱神迷，魂消魄夺。（想见好色人涎脸，可笑。）鲁定公一日三宣，季斯为贪看女乐，竟不赴召。至次日，方入宫来见定公。定公以国书示之。季斯奏曰：“此齐君美意，不可却也。”定公亦有想慕之意，便问：“女乐何在？可试观否？”季斯曰：“见立高门之外，车驾如往，臣当从行。但恐惊动百官，不如微服为便。”于是君臣皆更去法服，各乘小车，驰出南门，竟到西棚之下。早有人传出：“鲁君易服亲来观乐了！”使者分付女子：“用心献技。”那时歌喉转娇，舞袖增艳，十队女子更番迭进，真乃盈耳夺目，应接不暇，把鲁国君臣二人，喜得手舞足蹈，不知所以。（一对不长进君臣。）有诗为证：

一曲娇歌一块金，一番妙舞一盘琛。只因十队女人面，改尽君臣两个心。”从人又夸东棚良马。定公曰：“只此已是极观，不必又问马矣。”

是夜，定公入宫，一夜不寐，耳中犹时闻乐声，若美人之在枕畔也。（迷眩后，实有如此光景。）恐群臣议论不一，次早独宣季斯入宫，草就答书。书中备述感激之意，不必尽述。又将黄金百镒，赠与齐使。将女乐收入宫中，以三十人赐季斯，（擢掇之意，正是为此。）其马付于圉人喂养。定公与季斯新得女乐，各自受用，日则歌舞，夜则枕席。（不知



是怎生样一个忙法也。)一连三日，不去视朝听政。

孔子闻知此事，凄然长叹。时弟子仲子路在侧，进曰：“鲁君怠于政事，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郊祭已近，倘大礼不废，国犹可为也。”(可见孔子亦不专怪其受女乐。)及祭之期，定公行礼方毕，即便回宫，仍不视朝，并胙肉亦无心分给。主胙者叩宫门请命，定公诿之季孙，季孙又诿之家臣。孔子从祭而归，至晚不见胙肉颁到，乃告子路曰：“吾道不行，命也夫！”乃援琴而歌曰：

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女之谒，(叶隘。)可以死败。优哉游哉，聊以卒岁。

歌毕，遂束装去鲁。子路、冉有亦弃官从孔子而行。自此鲁国复衰。(后面便莫想如此快活了。)史臣有诗云：

几行红粉胜钢刀，不是黎弥巧计高。

天运凌夷成瓦解，岂容鲁国独甄陶。

孔子去鲁适卫，卫灵公喜而迎之，问以战阵之事。孔子对曰：“某未之学也。”次日遂行。过宋之匡邑，匡人素恨阳虎，见孔子之貌相似，以为阳虎复至，聚众围之。子路欲出战，孔子止之曰：“某无仇于匡，是必有故，不久当自解。”乃安坐鸣琴。适灵公使人追还孔子，匡人乃知其误，谢罪而去。孔子复还卫国，主于贤大夫蘧瑗之家。

且说灵公之夫人曰南子，宋女也，有美色而淫。(有美色原是好事，只是他偏要好淫，便反足为美色所累了。)在宋时，先与公子朝相通。朝亦男子中绝色，两美相爱，过于夫妇。既归灵公，生蒯聩，已长，立为世子，而旧情不断。(淫妇人只顾好淫，绝不顾丈夫、儿子体面，正是通病。)时又有美男子曰弥子瑕，素得君之宠爱，尝食桃及半，以其余



推入灵公之口。灵公悦而啖之，夸于人曰：“子瑕爱寡人甚矣！一桃味美，不忍自食，而分啖寡人。”（得意煞。）群臣无不窃笑。（你们自笑，他自得意。）子瑕恃宠弄权，无所不至。灵公外嬖子瑕，而内惧南子，思以媚之，乃时时召宋朝与夫人相会。丑声遍传，灵公不以为耻。（又好外宠，又怕老婆，自然要做乌龟。）蒯聩深恨其事，使家臣戏阳速因朝见之际，刺杀南子，以灭其丑。（此计大误。）南子觉之，诉于灵公。灵公逐蒯聩，聩奔宋，转又奔晋。灵公立蒯聩之子辄为世子。及孔子再至，南子请见之，知孔子为圣人，倍加敬礼。（淫妇亦知敬重圣人，还是好淫妇。）忽一日，灵公与南子同车而出，使孔子为陪乘，过街市，市人歌曰：

同车者色耶？从车者德耶？

孔子叹曰：“君之好德不如好色！乃去卫适宋，与弟子习礼于大树之下。宋司马桓魋亦以男色得宠于景公，方贵幸用事，忌孔子之来，遂使人伐其树，欲求孔子杀之。孔子微服去宋适郑。将适晋，至河，闻赵鞅杀贤臣襄貑、舜华，叹曰：“鸟兽恶伤其类，况人乎？”复返卫。未几，卫灵公卒，国人立辄为君，是为出公。蒯聩亦借晋援，与阳虎袭戚据之。是时，卫父子争国，（辄更不肖于蒯□。）晋助蒯聩，齐助辄，孔子恶其逆理，复去卫适陈。又将适蔡，楚昭王闻孔子在陈、蔡之间，使人聘之。陈、蔡大夫相议，以为楚用孔子，陈蔡危矣，乃相与发兵围孔子于野。孔子绝粮三日，而弦歌不辍。今开封府陈州界有地名桑落，其地有台，名曰厄台，即孔子当时绝粮处。宋刘敞有诗云：

四海栖栖一旅人，绝粮三日死生邻。

自是天心劳木铎，岂关陈蔡有愚臣。



忽一晚，有异人长九尺馀，皂衣高冠，披甲持戈，向孔子大咤，声动左右。（送饮食与圣人，亦算好妖怪，一笑。）子路引出，与战于庭。其人力大，子路不能取胜。孔子从旁谛视良久，谓子路曰：“何不探其胁？”子路遂探其胁，其人力尽手垂，败而仆地，化为大鲇鱼。弟子怪之。孔子曰：“凡物老而衰，则群精附焉。杀之则已，何怪之有？”命弟子烹之以充饥。弟子皆喜曰：“天赐也！”楚使者发兵以迎孔子。孔子至楚，昭王大喜，将以里社（二十五家为里，里必有社。）之地封孔子。令尹子西谏曰：“昔文王在丰，武王在镐，地仅百里，能修其德，卒以代殷。今孔子之德，不下文、武，弟子又皆大贤，若得据土壤，其代楚不难矣。”（只虑代楚，亦是小看圣人。）昭王乃止。孔子知楚不能用，乃复还卫。卫出公欲任以国政，孔子拒之。鲁相国季孙肥（即季康子，乃季斯之子。）亦来召其门人冉有，孔子因而反鲁。鲁以大夫告老之礼待之。于是诸弟子中，子路、子羔（即高柴。）仕于卫，子贡、（即端木赐。）冉有、有若、宓子贱（名不齐。）仕于鲁。这都是后话，叙明留作话柄。

再说吴王阖闾自败楚之后，威震中原，颇事游乐。乃大治宫室，建长乐宫于国中。（人君于得意后能不作如此举动，方算贤君。）筑高台于姑苏山。山在城西南三十里，一名姑胥山，于胥门外为径九曲，以通山路。春夏则治于城外，秋冬则治于城中。忽一日，想起越人伐吴之恨，谋欲报之。忽闻齐与楚交通聘使，怒曰：“齐、楚通好，此我北方之忧也！”欲先伐齐，后及越。相国子胥进曰：“交聘乃邻国之常，未必助楚害吴，不可遽兴兵旅。今太子波元妃已歿，未



有继室，王何不遣使求婚于齐，如其不从，伐之未晚。”（善于止兵。）阖闾从之，使大夫王孙骆往齐，为太子波求婚。

时景公年已老髦，志气衰颓，不能自振。宫中止一幼女未嫁，不忍弃之吴地。无奈朝无良臣，边无良将，（此时方省得此事要紧。）恐一拒吴命，兴师来伐，如楚国之受祸，悔之何及！大夫黎弥亦劝景公结婚于吴，勿激其怒。景公不得已，以女少姜许婚。王孙骆回复吴王，王复遣纳币于齐，迎齐女归国。景公爱女畏吴，两念交迫，不觉流泪出涕，（可怜。）叹曰：“若平仲、穰苴二人在此，孤岂忧吴人哉！”（可见阻孔子之用鲁，有何益哉？）谓大夫鲍牧曰：“烦卿为寡人致女于吴，此寡人之爱女，嘱吴王善视之。”临行，亲扶少姜登车，送出南门而反。鲍牧奉少姜至吴，敬致齐侯之命，因慕子胥之贤，深相结纳，不在话下。

却说少姜年幼，不知夫妇之乐，（古怪事。）与太子波成婚之后，一心只想念父母，日夜号泣。太子波再三抚慰，其哀不止，遂抑郁成病。（不是天下第一个奇女子，便是第一个呆女子也！一笑。）阖闾怜之，乃改造北门城楼，极其华焕，更其名曰望齐门，令少姜日游其上。少姜凭栏北望，不见齐国，悲哀愈甚，其病转增。临绝命，嘱太子波曰：“妾闻虞山之巔可见东海，乞葬我于此，倘魂魄有知，庶几一望齐国也！”波奏闻其父，乃葬于虞山顶上。今常熟县虞山有齐女墓，又有望海亭，是也。有张洪《齐女坟》诗为证。诗曰：

南风初劲北风微，争长诸姬复娶齐。越境定须千两送，半途应拭万行啼。望乡不惮登台远，埋恨惟嫌起冢低。蔓草垂垂犹泣露，倩谁滴向故乡泥？



太子波忆念齐女，亦得病，（想必也是深情人。）未几卒。

阖闾欲于诸公子中择可立者，意犹未定，欲召子胥决之。太子波前妃生子，名夫差，年已二十六岁矣，生得昂藏英伟，一表人才。闻其祖阖闾择嗣，乃先趋见子胥曰：“我嫡孙也，欲立太子，舍我其谁！此在相国一言耳。”（自欲求立，便不是好人。盖好人多安命，不好人便多营求也。）子胥许之。少顷，阖闾使人召子胥商议立储之事。子胥曰：“立子以嫡，则乱不生。今太子虽不禄，有嫡孙夫差在。”阖闾曰：“吾观夫差愚而不仁，恐不能奉吴之统。”子胥曰：“夫差信以爱人，敦于礼义。父死子代，经之明文，又何疑焉？”（若论继嗣之义，自然该立夫差。但加之赞语，便贻不能知人之诮。）阖闾曰：“寡人听子，子善辅之。”遂立夫差为太孙。夫差至子胥家，稽首称谢。

周敬王二十四年，阖闾年老，性益躁，闻越王允常薨，子勾践新立，遂欲乘丧伐越。子胥谏曰：“越虽有袭吴之罪，然方有大丧，伐之不祥。（有理。）宜少待之。”阖闾不听，留子胥与太孙夫差守国，自引伯嚭、王孙骆、专毅等，选精兵三万，出南门望越国进发。越王勾践亲自督师御之。诸稽郢为大将，灵姑浮为先锋，畴无余、胥犴为左右翼，与吴兵相遇于携李。相拒十里，各自安营下寨。两下挑战，不分胜负。阖闾大怒，遂悉众列阵于五台山，（府城西北。）戒军中：“毋得妄动，俟越兵懈怠，然后乘之。”勾践望见吴阵上队伍整齐，戈甲精锐，谓诸稽郢曰：“彼兵兵势甚振，不可轻敌，必须以计乱之。”乃使大夫畴无余、胥犴督敢死之士，左五百人，各持长枪；右五百人，各持大戟，一声呐喊，杀



奔吴营。吴阵上全然不理，阵脚都用弓弩手把住，坚如铁壁，冲突三次，俱不能入，（吴兵亦劲亦整。）只得回转。勾践无可奈何。诸稽郢密奏曰：“罪人可使也。”勾践悟。

次日，密传军命，悉出军中所携死罪者，（凡死罪者携之军中，借以立法。）共三百人，分为三行，俱袒衣注剑于颈，安步造于吴军。为首者前致辞曰：“吾主越王不自量力，得罪于上国，致辱下讨。臣等不敢爱死，愿以死代越王之罪。”言毕，以次自刭。吴兵从未见如此举动，甚以为怪，（果然可怪。）皆注目而观之，互相传语，正不知其何故。越军中忽然鸣鼓，鼓声大振，畴无余、胥犴帅死士二队，各拥大楯，持短兵，呼哨而至。吴兵心慌，队伍遂乱。勾践统大军继进，右有诸稽郢，左有灵姑浮，冲开吴阵。王孙骆舍命与诸稽郢相持，灵姑浮奋长刀左冲右突，寻人厮杀，正遇吴五闾閭，灵姑浮将刀便砍。闾閭望后一闪，刀砍中右足，伤其将指，（足大指。）一履坠于车下。却得专毅兵到，救了吴王，专毅身被重伤，王孙骆知吴王有失，不敢恋战，急急收兵，被越兵掩杀一阵，死者过半。闾閭伤重，即刻班师回寨。灵姑浮取吴王之履献功。勾践大悦。

却说吴王因年老，不能忍痛，回至七里之外，大叫一声而死。伯嚭护丧先行，王孙骆引兵断后，徐徐而返。越兵亦不追赶。史臣有诗论闾閭用兵不息，致有此祸。诗曰：

破楚凌齐意气豪，又思吞越起兵刀。

好兵终在兵中死，顺水叮咛莫放篙。

吴太孙夫差迎丧以归，成服嗣位。卜葬于破楚门外之海涌山，发工穿山为穴，以专诸所用“鱼肠”之剑殉葬，其他剑甲六千副，金玉之玩，充牣其中。既葬，尽杀工人以殉。



三日后，有人望见葬处有白虎蹲踞其上，因名曰虎丘山，识者以为埋金之气所现。后来秦始皇使人发阖闾之墓，凿山求剑，无所得。其凿处遂成深涧，今虎丘剑池是也。专毅伤重亦死，附葬于山后。今亦不知其处矣。夫差既葬其祖，立长子友为太子，使侍者十人更番立于庭中，每自己出入经由，必大声呼其名而告曰：“夫差！尔忘越王杀尔之祖乎？”即泣而对曰：“唯！不敢忘！”欲以儆惕其心。（也还算个英主。）命子胥、伯嚭练水兵于太湖，（地名练渚。）又立射棚于灵岩山以训射，俟三年丧毕，便为报仇之举。此周敬王二十四年事也。

是时，晋顷公失政，六卿树党争权，自相鱼肉。荀寅（即范氏。）与士吉射（即中行氏。）相睦，结为婚姻。韩不信、魏曼多忌之。荀跖（即智氏。）有宠臣曰梁婴父，跖欲以为卿。婴父恃荀跖之爱，谋逐荀寅而代其位。故荀跖亦与范氏、中行氏相恶。上卿赵鞅有族子名午，封于邯郸。午之母，荀寅之娣，故寅呼午为甥。先年，卫灵公与齐景公合谋叛晋，晋赵鞅帅师伐卫，卫惧，贡户口五百家谢罪。鞅留于邯郸，谓之“卫贡”。未几，鞅欲迁五百家以实晋阳，（鞅私邑。）午恐卫人不服，未即奉命。鞅怒午之抗己，遂诱午至晋阳，执而杀之。荀寅怒赵鞅私杀其甥，因与士吉射商议，欲兵伐赵氏。为邯郸午报仇。

赵氏有谋臣曰董安于，时为赵氏守晋阳城，闻二氏之谋，特至绛州告于赵鞅曰：“范、中行方睦，一旦作乱，恐不可制，主君宜先为之备。”赵鞅曰：“晋国有令，始祸必诛。待其先发而后应之，可也。”董安于曰：“与其多害百



姓，宁我独死，若有事，安于当之。”（如此谋臣，甚是难得。）鞅不可。安于乃私具甲兵，以俟其变。荀寅、士吉射倡言于众曰：“董安于治兵，将以害我。”于是连兵以伐赵氏，围其宫。却得董安于有备，引兵杀开一条血路，保护赵鞅奔晋阳城。恐二家来攻，建垒自守。荀跖谓韩不信、魏曼多曰：“赵氏六卿之长，寅与吉射不由君命而擅逐之，政其归二家矣。”韩不信曰：“盍以始祸为罪，而并逐之？”三人遂同请于定公，各率家甲，奉定公以伐二家。寅、吉射悉力拒战，不能取胜。吉射谋劫定公，韩不信遽使人呼于市中曰：“范、中行氏谋反，来劫其君矣！”国人信其言，各执兵器来救定公。三家借国人之众，杀败范、中行之兵。寅、吉射奔于朝歌以叛。

韩不信告于定公曰：“范、中行实为首祸，今已逐矣。赵氏世有大功于晋，宜复鞅位。”定公言无不从，遂召鞅于晋阳，复其爵禄。梁婴父欲代荀寅为卿，荀跖言于赵鞅。鞅问董安于，安于曰：“晋惟政出多门，故祸乱不息。若立婴父，是乃又置一荀寅也！”鞅乃不从。婴父怒，知为董安于所阻，谓荀跖曰：“韩、魏党于赵，智氏之势孤矣。越氏所恃者，其谋臣董安于也。何不去之？”跖问曰：“去之何策？”婴父曰：“安于私具甲兵，以激成范、中行之变，若论始祸，还是安于为首。”荀跖如婴父之言，以责赵鞅，鞅惧。董安于曰：“臣向者固以死自朝矣。臣死而赵氏安，是死贤于生也。”乃退而自缢。赵鞅乃陈其尸于市，使人告于荀跖曰：“安于已伏罪矣。”荀跖乃与赵鞅结盟，各无相害。鞅私祀董安于于家庙之中，以答其劳。

寅、吉射久据朝歌，诸侯叛晋者，皆欲借之以害晋。赵



鞅屡次兴师攻之，齐、鲁、郑、卫遣使输粟助兵，以救二氏，鞅不能克。直至周敬王三十年，赵鞅合韩、魏、智三家之兵，攻下朝歌，寅、吉射奔邯郸，再奔柏人。未几，柏人城复破，其党范皋夷、张柳朔俱战死；豫让为荀跢子荀甲所获，甲子荀瑶请而活之，遂为智氏之臣。（异日国土之报以此。）寅、吉射逃奔齐国去讫。可怜荀林父五传至寅，士蒯七传至吉射，祖宗俱晋室股肱之臣也，子孙贪横，遂至灭宗，岂不哀哉！晋六卿自此只有赵、韩、卫、智四卿矣。此是后话，髯仙有诗云：“六卿相并或存亡，总是私门作主张。四氏瓜分谋愈急，不如留却范中行。”

且说周敬王二十六年春二月，吴王夫差除丧已久，乃告于太庙，兴倾国之兵，使子胥为大将，伯嚭副之，从太湖取水道攻越。越王勾践集群臣计议，出师迎敌。大夫范蠡字少伯，出班奏曰：“吴耻丧其君，誓矢图报者，三年于兹矣。其志愤，其力齐，不可当也。宜敛兵为坚守之计。”大夫文种字会，奏曰：“以愚见，莫若卑词谢罪，以乞其和，俟其兵退而后图之。”（必定此时越政不修，故二人之言如此。）勾践曰：“二卿言守言和，皆非至计。夫吴，吾世仇也，伐而不战，以我不能军矣。”（岂知出战更不能军。）乃悉起国中丁壮共三万人，迎于椒山（在太湖中，亦曰夫椒。）之中，初合战，吴兵稍却，杀伤约百十人。勾践趋利直进，约行数里，正遇夫差大军，两下布阵大战。夫差立于船头，亲自秉杓击鼓，以激励将士，勇气十倍。忽北风大起，波涛汹涌，子胥、伯嚭各乘舟楫，顺风扬帆而下，俱用强弓劲弩，箭如飞蝗般射来。越兵迎风，不能抵敌，大败而走。吴



兵分三路逐之。越将灵姑浮舟覆溺水而死，胥犴中箭亦亡。吴兵乘胜追逐，杀死不计其数。勾践奔至固城自保，吴兵围之数重，绝其汲道。夫差喜曰：“不出十日，越兵俱渴死矣！”谁知山顶之上自有灵泉，泉有嘉鱼，勾践命取鱼数百头以馈吴王，吴王大惊。勾践留范蠡坚守，自帅残兵，乘间奔会稽山。（山在绍兴府城东南。）点阅甲楯之数，才剩得五千余人。勾践叹曰：“自先君至于孤，三十年来，未尝有此败也！悔不听范、文二大夫之言，以至如此。”吴兵攻固城益急，子胥营于右，伯嚭营于左，范蠡告急，一日三至。越大王恐。文种献谋曰：“事急矣！及今请成，犹可及也。”勾践曰：“吴不许成，奈何？”文种对曰：“吴有太宰伯嚭者，其人贪财好色，忌功嫉能，与子胥同朝，而志趣不合。（料得着。）吴王畏事子胥，而昵于嚭。若私诣太宰之营，结其欢心，与定行成之约，太宰言于吴王，无不听。子胥虽知而阻之，亦无及矣。（国有贪佞之臣，敌国之福也。）”勾践曰：“卿见太宰，以何为赂？”种对曰：“军中所乏者，女色耳。诚得美女而献之，（赂人第一件礼物。）天若祚越，嚭当见听。”勾践乃连夜遣使臣至都城，（越都在诸暨九乘山。）命夫人选宫中之有色者，得八人，盛其容饰，加以白璧二十双，黄金千镒，夜送太宰之营求见。

太宰嚭初欲拒绝，姑使人探其来状，闻有所贡献，乃召入。（便已心动。）嚭倨坐以待之。文种跪而致词曰：“寡君勾践年幼无知，不能善事大国，以致获罪。今寡君已悔恨无及。愿举国请为吴臣，而恐王见咎不纳。知太宰以巍巍功德，外为吴之干城，内作王之心膂，（又奉承他几句。奸人未有不喜奉承者也。）寡君使下臣种，先叩首于辕门，借重



一言，收寡君于宇下。不腆之仪，卿效薄贄，自此当源源而来矣。”（又歆动他。）乃以贿单呈上。嚭犹作色，谓曰：“越国旦暮且破灭矣，凡越所有，何患不归吴？而以此区区啖我为耶？”种复进曰：“越兵虽败，然保会稽者，尚有精卒五千，堪当一战。战而不捷，将尽焚库藏之积，甯身异国，以图楚王之事，（言于楚昭王，乞师自救。）安得遽为吴有耶？”（虽在乞怜之时，而语尚有斤两，是善于词命者。）即使吴尽有之，然大半归于王宫，太宰同诸将不过瓜分一二。孰若主越之成，寡君非委身于王，实委身于太宰也。春秋贡献，未入王宫，先入宰府，是太宰独擅全越之利，诸将不得与焉。（此一说最是得力。）况困兽犹斗，背城一战，尚有不可测之事乎？”（又恐吓他。）这一席话，说入伯嚭之心，不觉点头微笑。文种又指单上所开美人，曰：“此八人者，皆出自越宫，若民间更有美如此者。寡君若生还越国，当竭力搜求，以备太宰扫除之数。”（仍旧归在歆动上。文种一席话，有收有放，有经有权，真是会说，安得不令人入其玄中？）伯嚭起立曰：“大夫舍右营而趋左，以某无乘危害人之意也。某来朝当引子先见吾王，以决其议。”遂尽收所献，留种于营中，叙宾主之礼。

次早，同造中军，来见夫差。伯嚭先入，备道越王勾践使文种请成之意。夫差勃然曰：“越与寡人有不共戴天之恨，安得允其成哉？”嚭对曰：“王不记孙武之言乎？‘兵，凶器，可暂用而不可久也’（小人偏会借话说。）越虽得罪于吴，然其下吴者已至矣。其君请为吴臣，其妻请为吴妾，越国之宝器珍玩，尽扫以贡于吴宫，所乞于王者，仅存宗祀一线耳。夫受越之降，厚实也；赦越之罪，显名也。名实俱收，吴可



以伯。必欲穷兵力以诛越，彼勾践将焚宗庙，杀妻子，沉金玉于江，率死士五千人，致死于吴，得无有所伤于王之左右乎？与其杀是人，敦若得是国之为利？”（全是礼物说话，却是说得好听，佞人可畏，亦复可爱。）夫差曰：“今文种安在？”嚭对曰：“见在幕外候宣。”夫差乃命种入见。种膝行而前，复申前说，加以卑逊。夫差曰：“汝君请为臣妾，能从寡人入吴否？”种稽首曰：“既为臣妾，死生在君，敢不服事于左右！”嚭曰：“勾践夫妇愿来吴国，吴名虽赦越，实已得之矣。（又加一句。）王又何求焉？”夫差乃许其成。

早有人到右营报知子胥。子胥急趋至中军，见伯嚭同文种立于王侧。子胥怒气盈面，问吴王曰：“王已许越和乎？”王曰：“已许之矣。”子胥连叫曰：“不可！不可！”吓得文种倒退几步，静听其说。（原有些忌惮他。）子胥谏曰：“越与吴邻，有不两立之势，若吴不灭越，越必灭吴。夫秦、晋之国，我攻而胜之，得其地，不能居；得其车，不能乘。如攻越而胜之，其地可居，其舟可乘，此社稷之利，不可弃也。（说其利害何尝不明白，其如有先入之言何？）况又有先王大仇，不灭越，何以谢立庭之誓乎？”夫差语塞不能对，惟以目视伯嚭。伯嚭前奏曰：“相国之言误矣！先王建国，水陆并封，吴、越宜水，秦、晋宜陆。若以其地可居，其舟可乘，谓吴、越必不能共存，则秦、晋、齐、鲁皆陆国也，其地亦可居，其车亦可乘，彼四国者，亦将并而为一乎？（驳得竟是有理，佞人可畏。）若谓先王大仇必不可赦，则相国之仇楚者更甚，何不遂灭楚国而遽许其和耶？今越王夫妇皆愿服役于吴，视楚仅纳半胜更不相同，相国自行忠厚之事，而欲王居刻薄之名，忠臣不如是也。”（又激夫差，又驳子



胥，佞人可畏。）夫差喜曰：“太宰之言有理，相国且退，俟越国贡献之日，当分赠汝。”气得子胥面如土色，叹曰：“吾悔不听被离之言，与此佞臣同事！”（还忘却一孙武。）口中恨恨不绝。只得步出幕府，谓大夫王孙雄曰：“越十年生聚，再加以十年之教训，不过二十年，吴宫为沼矣！”（论报复之情虽是如此，全要看自家政治何如。）雄意殊未深信。子胥含愤，自回右营。

夫差命文种回复越王，再到吴军申谢。夫差问越王夫妇入吴之期，文种对曰：“寡君蒙大王赦而不诛，将暂假归国，悉敛其玉帛子女，以贡于吴，愿大王稍宽其期。其或负心失信，安能逃大王之诛乎？”夫差许诺。遂约定五月中旬，夫妇入臣于吴。遣王孙雄押文种同至越国，催促起程。太宰伯嚭屯兵一万于吴山（在杭州，为吴、越之界。）以候之，如过期不至，灭越归报。夫差引大军先回。毕竟越王如何入吴，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回 夫差违谏释越 勾践竭力事吴

勾践之入吴，可谓出万死一生之途矣，而竟得返国而成伯，则全赖国有贤臣之力也。观其去国之时，诸臣各以职守自任，无有缺事，又有才智全备之范蠡以为之左右，便知已有复兴之望矣。

勾践困吴许久，而国无废事：外不侵，内不溃，可见越国诸臣多是贤者。

越与吴为敌国，夫差若以阖闾之死为越罪，则不当许勾践之行成；既许之矣，乃拘其夫妇于石室，出行使勾践操马捶行于车前，其辱之不已甚乎？既加以甚深之辱，而乃信其无报怨之心，真为不知情理矣。尝粪一节，尤为人所易明，而夫差乃因此而怜之，而归之。其受辱愈甚，则其怨亦将愈深矣。勾践后日之卧薪尝胆，岂非以甚痛于中而然耶？

勾践报仇情切，其抱冰握火，尝胆卧薪，不是得力处；得力处全在尊贤礼士，敬老恤贫，繁生育，躬节俭诸事耳。勾践行此于丧败之余，且能遂灭吴而成伯。有国家者，苟能行此于无罪之时，何患国之不振耶？

文种破吴七术，固是甚妙，但内中只有积财练兵，以承其弊，是权操之自我者。其六事，则皆自我出之，而却须彼之自行者也。使越出之，而吴人不受不行，亦何足以破之乎？可见算计虽出于敌国，而上算不上算，仍是出于自家。然则越之灭吴，只算吴之自灭耳。

话说越大夫文种，蒙吴王夫差许其行成，回报越王，



言：“吴王已班师矣，遣大夫王孙雄随臣到此，催促起程。太宰屯兵江上，专候我王过江。”越王勾践不觉双眼流泪。文种曰：“五月之期迫矣！王宜速归，料理国事，不必为无益之悲。”越王乃收泪。回至越都，见市井如故，丁壮萧然，甚有惭色。（真是难看。）留王孙雄于馆驿，收拾库藏宝物，装成车辆；又括国中女子三百三十人，以三百人送吴王，三十人送太宰。

时尚未有行动之日，王孙雄连连催促。勾践泣谓群臣曰：“孤承先人馀绪，兢兢业业，不敢怠荒。（只怕未必，不然何以遂败于吴？）今夫椒一败，遂至国亡家破，千里而作俘囚。此行有去日，无归日矣！”群臣莫不挥涕。文种进曰：“昔者汤囚于夏台，文王系于羑里，（□，音西，地在彰德府汤阴县。）一举而成王；齐桓公奔莒，晋文公奔翟，一举而成伯。夫艰苦之境，天之所以开王伯也。（虽是开慰之语，却亦有理存焉。）王善承天意，自有兴期，何必过伤，以自损其志乎？”勾践于是即日祭祀宗庙。

王孙雄先行一日，勾践与夫人随后进发，群臣皆送至浙江之上。范蠡具舟于固陵，迎接越王，临水祖道。（饯行也。）文种举觞王前，祝曰：

皇天□助，前沉后扬。祸为德根，忧为福堂。威人者灭，服从者昌。王虽淹滞，其后无殃。君臣生离，感动上皇。众夫哀悲，莫不感伤！臣请荐脯，行酒二觞。

勾践仰天叹息，举杯垂涕，默无所言，范蠡进曰：“臣闻：‘居不幽者志不广，形不愁者思不远。’古之圣贤，皆遇困厄之难，蒙不赦之耻，岂独君王哉？”（虽是如此，却亦难受。）勾践曰：“昔尧任舜、禹而天下治，虽有洪水，不为大



害。寡人今将去越入吴，以国属诸大夫，大夫何以慰寡人之望乎？”范蠡谓同列曰：“吾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今主上有去国之忧，臣吴之辱，以吾浙东之士，岂无一二豪杰，与主上分忧辱者乎？”于是诸大夫齐声曰：“谁非臣子？惟王所命！”勾践曰：“诸大夫不弃寡人，愿各言尔志：谁可从难？谁可守国？”文种曰：“四境之内，百姓之事，蠡不如臣；与君周旋，临机应变，臣不如蠡。”（人各有能有不能，正不妨各有其用。）范蠡曰：“文种自处已审，主公以国事委之，可使耕战足备，百姓亲睦。至于辅危主，忍垢辱，往而必反，与君复仇者，臣不敢辞。”于是诸大夫以次自述。太宰苦成曰：“发君之令，明君之德，统烦理剧，使民知分，臣之事也。”（是好太宰，不知比伯□何如？一笑。）行人曳庸曰：“通使诸侯，解纷释疑，出不辱命，入不被尤，臣之事也。”（是好行人。）司直皓进曰：“君非臣谏，举过决疑，直心不挠，不阿亲戚，臣之事也。”（是好司直。）司马诸稽郢曰：“望敌设阵，飞矢扬兵，贪进不退，流血滂滂，臣之事也。”（是好司马。）司农皋如曰：“躬亲抚民，吊死存疾，食不二味，蓄阵储新，臣之事也。”（是好司农。）太史计倪曰：“候天察地，纪历阴阳，福见知吉，妖出知凶，臣之事也。”（是好太史。有此许多尽职之人，何患不振。）勾践曰：“孤虽入于北国，为吴穷虏，诸大夫怀德抱术，各显所长，以保社稷，孤何忧焉！”乃留众大夫守国，独与范蠡偕行。君臣别于江口，无不流涕。勾践仰天叹曰：“死者，人之所畏。若孤之闻死，胸中绝无怵惕。”（无聊之极，强自解说，正乃痛极之语。）遂登船径去。送者皆哭拜于江岸下，越王终不返顾。有诗为证：



斜阳山外片帆开，风卷春涛动地回。

今日一樽沙际别，何时重见渡江来？

越夫人乃据舷而哭，见乌鹄啄江渚之虾，飞去复来，意甚闲适，因哭而歌之，曰：

仰飞鸟兮乌鸢，凌玄虚兮翩翩。集洲渚兮优恣，奋健翮兮云间。啄素虾兮饮水，任厥性兮往还。妾无罪兮负地，有何辜兮谴天？风飘飘兮西往，知再返兮何年？心辍辍兮若割，泪泫泫（胡夫切。）兮双悬！

越王闻夫人怨歌，心中内恻，（愁人莫与愁人说。）强笑以慰夫人之心，曰：“孤之六翮备矣，高飞有日，复何忧哉！”

越王既入吴界，先遣范蠡见太宰伯嚭于吴山，复以金帛女子献之。嚭问曰：“文大夫何以不至？”蠡曰：“为吾主守国，不得偕来也。”嚭遂随范蠡来见越王，越王深谢其覆庇之德。嚭一力担承，许以返国。（原有九分拿得定。）越王之心稍安。伯嚭引军押送越王，至于吴下，引入见吴王。勾践肉袒伏于阶下，夫人亦随之。范蠡将宝物女子，开单呈献于下。越王再拜稽首曰：“东海役臣勾践，不自量力，得罪边境。大王赦其深辜，使执箕帚，诚蒙厚恩，得保须臾之命，不胜感戴！勾践谨叩首顿首。”夫差曰：“寡人若念先君之仇，子今日无生理！”勾践复叩首曰：“臣实当死，惟大王怜之！”时子胥在旁，目若火票火，声如雷霆，乃进曰：“夫飞鸟在青云之上，尚欲弯弓而射之，况近集于庭庑乎？勾践为人机险，今为釜中之鱼，命制庖人，故谄词令色，以求免刑诛。一旦稍得志，如放虎于山，纵鲸于海，不复可制矣！”（既已受其行成，今来国而杀之，却不合理。）夫差曰：“孤



闻诛降杀服，祸及三世。孤非爱越而不诛，恐见咎于天耳！”太宰嚭曰：“子胥明于一时之计，不知安国之道。吾王诚仁者之言也！”子胥见吴王信伯嚭之佞言，不用其谏，愤愤而退。夫差受越贡献之物，使王孙雄于阖闾墓侧筑一石室，将勾践夫妇贬入其中，去其衣冠，蓬首垢衣，执养马之事。（既已赦之，何必如此？）伯嚭私馈食物，仅不至于饥饿。吴王每驾车出游，勾践执马捶步行车前，吴人皆指曰：“此越王也！”勾践低首而已。（能忍辱者，其人不可测。）有诗为证：

堪笑英雄值坎坷，平生意气尽销磨。

魂离故苑归应少，恨满长江泪转多。

勾践在石室二月，范蠡朝夕侍侧，寸步不离。忽一日，夫差召勾践入见，勾践跪伏于前，范蠡立于后。夫差谓范蠡曰：“寡人闻：‘哲妇不嫁破亡之家，名贤不官灭绝之国。’今勾践无道，国已将亡，子君臣并为奴仆，羈囚一室，岂不鄙乎？寡人欲赦子之罪，子能改过自新，弃越归吴，寡人必当重用。去忧患而取富贵，子意何如？”（此亦只是泛言，不是真有爱之之意。）时越王伏地流涕，惟恐范蠡之从吴也。只见范蠡稽首而对曰：“臣闻：‘亡国之臣，不敢语政；败军之将，不敢语勇。’臣在越不忠不信，不能辅越王为善，致得罪于大王。幸大王不即加诛，得君臣相保，入备扫除，出给趋走，臣愿足矣，尚敢望富贵哉？”夫差曰：“子既不移其志，可仍归石室。”（可知淡甚。）蠡曰：“谨如君命。”夫差起，入宫中。勾践与范蠡趋入石室。越王服犊鼻，著樵头，斫坐养马。夫人衣无缘之裳，施左关之襦，汲水除粪洒扫。范蠡拾薪炊爨，面目枯槁。夫差时使人窥之，见其君臣力



作，绝无几微怨恨之色，终夜亦无愁叹之声，（正是利害处。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此类是也。）以此谓其无志思乡，置之度外。

一日，夫差登姑苏台，望见越王及夫人端坐于马粪之旁，范蠡操捶而立于左，君臣之礼存，夫妇之仪具。夫差顾谓太宰嚭曰：“彼越王不过小国之君，（自己太看得大。）范蠡不过一介之士，（可知前此不是真欲用之。）虽在穷厄之地，不失君臣之礼，寡人心甚敬之。”伯嚭对曰：“不惟可敬，亦可怜也。”（乘机即入，佞人可畏。）夫差曰：“诚如太宰之言，寡人目不忍见，倘彼悔过自新，亦可赦乎？”伯嚭对曰：“臣闻‘无德不复’。大王以圣王之心，哀孤穷之士，加恩于越，越岂无厚报？愿大王决意。”夫差曰：“可命太史择吉日，赦越王归国。”伯嚭密遣家人以五鼓投石室，将喜信报知勾践。勾践大喜，告于范蠡。蠡曰：“请为王占之。今日戊寅，以卯时闻信，戊为囚日，而卯复克戊。其繇曰：‘天网四张，万物尽伤，祥反为殃。’虽有信，不足喜也。”勾践闻言，喜变为忧。

却说子胥闻吴王将赦越王，急入见曰：“昔桀囚汤而不诛，纣囚文王而不杀，天道还反，祸转成福，故桀为汤所放，商为周所灭。今大王既囚越君，而不行诛，诚恐夏、殷之患至矣。”（然此时却乎杀他不得。）夫差因子胥之言，复有杀越王之意，使人召之。伯嚭复先报勾践。勾践大惊，又告于范蠡。蠡曰：“王勿惧也。吴王囚王已三年矣。彼不忍于三年，而能忍于一日乎？去必无恙。”（看得定。）勾践曰：“寡人所以隐忍不死者，全赖大夫之策耳。”乃入城来见吴



王，候之三日，吴王并不视朝。伯嚭从宫中出，奉吴王之命，使勾践复归石室。勾践怪问其故，伯嚭曰：“王惑子胥之言，欲加诛戮，所以相召。适王感寒疾不能起，某入宫问疾，因言：‘禳灾宜作福事。今越王匍匐待诛于阙下，怨苦之气，上干于天。王宜保重，且权放还石室，待疾愈而图之。’王听某之言，故遣君出城耳。”勾践感谢不已。

勾践居石室，忽又三月，闻吴王病尚未愈，使范蠡卜其吉凶。蠡布卦已成，对曰：“吴王不死，至己巳日当减，壬申日必全愈。（有此灵卜，实是难得。）愿大王请求问疾，倘得入见，因求其粪而尝之，（这主意太难为情。）观其颜色，再拜称贺，言病愈之期。至期若愈，必然心感大王，而赦可望矣。”勾践垂泪言曰：“孤虽不肖，亦曾南面为君，奈何贪污忍辱，为人尝泄便乎？”（其实难事。）蠡对曰：“昔纣囚西伯于羑里，杀其子伯邑考，烹而饷之，西伯忍痛而食子肉。（这还比不得。）夫欲成大事者，不矜细行。（这也就不是细行。）吴王有妇人之仁，而无丈夫之决。已欲赦越，忽又中变，不如此，何以取其怜乎？”（主意在此句。）勾践即日投太宰府中，见伯嚭曰：“人臣之道，主疾则臣忧。今闻主公抱疴不瘳，勾践心孤失望，寝食不安，愿从太宰问疾，以伸臣子之情。”嚭曰：“君有此美意，敢不转达。”伯嚭入见吴王，曲道勾践相念之情，愿入问疾。夫差在沉困之中，怜其意而许之。

嚭引勾践入于寝室，夫差强目视曰：“勾践亦来见孤耶？”勾践叩首奏曰：“囚臣闻龙体失调，如摧肝肺，欲一望颜色而无由也。”（其言太甘，其中必苦。）言未毕，夫差觉腹胀欲便，（粪亦凑趣。）麾使出。勾践曰：“臣在东海曾事



医师，观人泄便，能知疾之瘥剧。”乃拱立于户下。侍人将馀桶近床，扶夫差便讫，将出户外。勾践揭开桶盖，手取其粪，跪而尝之。左右皆掩鼻。勾践复入，叩首曰：“囚臣敢再拜敬贺大王，王之疾，至己巳日有瘳，交三月壬申全愈矣。”夫差曰：“何以知之？”勾践曰：“臣闻于医师：‘夫粪者，谷味也。顺时气则生，逆时气则死。’今囚臣窃尝大王之粪，味苦且酸，正应春夏发生之气，是以知之。”（说得却像。）夫差大悦曰：“仁哉勾践也！臣子之事君父，孰肯尝粪而决疾者？”时太宰嚭在旁，夫差问曰：“汝能乎？”嚭摇首曰：“臣虽甚爱大王，然此事亦不能。”夫差曰：“不但太宰，虽吾太子亦不能也。”即命勾践离其石室，就便栖止，“待孤疾瘳，即当遣伊还国。”（不料吃屎主意如此神效。）勾践再拜谢恩而出。自此僦居民舍，执牧养之事如故。

夫差病果渐愈，一一如勾践所刻之期。心念其忠，（正不知是何等忠法。）既出朝，命置酒于文台（宫中台名。）之上，召勾践赴宴。勾践佯为不知，仍前囚服而来。夫差闻之，即令沐浴，改换衣冠。勾践再三辞谢，方才奉命。更衣入谒，再拜稽首。夫差慌忙扶起，即出令曰：“越王仁德之人，焉可久辱！寡人将释其囚役，免罪放还。今日为越王设北面之坐，群臣以客礼事之。”乃揖让使就客坐，诸大夫皆列坐于旁。子胥见吴王忘仇待敌，心中甚忿，不肯入坐，拂衣而出。伯嚭进曰：“大王以仁者之心，赦仁者之过。臣闻：‘同声相和，同气相求。’今日之坐，仁者宜留，不仁者宜去。相国刚勇之夫，其不坐，殆自惭乎？”（不是过于摧抑子胥，正是要促成夫差之意耳。）夫差笑曰：“太宰之言当矣。”酒三行，范蠡与越王俱起进觞，为吴王寿，口致祝辞曰：



皇王在上，恩播阳春。其仁莫比，其德日新。於乎休哉！传德无极。延寿万岁，长保吴国。四海咸承，诸侯宾服。觞酒既升，永受万福！

吴王大悦，是日尽醉方休。命王孙雄送勾践于客馆：“三日之内，孤当送尔归国。”

至次早，子胥入见吴王曰：“昨日大王以客礼待仇人，果何见也？勾践内怀虎狼之心。外饰温恭之貌。大王爱须臾之谗，不虑后日之患，弃忠直而听谗言，溺小仁而忘大仇，譬如纵毛于炉炭之上，而幸其不焦；投卵于千钧之下，而望其必全，岂可得耶？”（虽则忠直，却不知几。）吴王曰：“寡人卧疾三月，相国未尝有一言相慰，是相国之不忠也；不进一好物相送，是相国之不仁也。为人臣不仁不忠，要他何用！（事君数斯辱矣。）越王弃其国家，千里来归寡人，献其货财，身为奴婢，是其忠也；寡人有疾，亲为尝粪，略无怨恨之心，是其仁也。寡人若徇相国私意，诛此善士，皇天必不佑寡人矣。”子胥曰：“王何言之相反也？夫虎卑其势，将有击也；狸缩其身，将有取也。越王入臣于吴，怨恨在心，大王何得知之？其下尝大王之粪，实上食大王之心。王若不察，中其奸谋，吴必为擒矣。”（话虽切当，然言之于此时，实为不智。）吴王曰：“相国置之勿言，寡人意已决！”子胥知不可谏，遂郁郁而退。

至第三日，吴王复命置酒于蛇门之外，亲送越王出城。群臣皆捧觞饯行，惟子胥不至。夫差谓勾践曰：“寡人赦君返国，君当念吴之恩，勿记吴之怨。”（妇人口角，孩子心肠。）勾践稽首曰：“大王哀臣孤穷，使得生还故国，当生生世世，竭力报效。苍天在上，实鉴臣心，如若负吴，皇天不



佑！”夫差曰：“君子一言为定，君其遂行。勉之，勉之！”勾践再拜跪伏，流涕满面，有依恋不舍之状。（也亏他装得出。）夫差亲扶勾践登车，范蠡执御，夫人亦再拜谢恩，一同升辇，望南而去。时周敬王二十九年事也。史臣有诗云：

越王已作釜中鱼，岂料残生出会稽？

可笑夫差无远虑，故开罗网纵鲸鲵。

勾践回至浙江之上，望见隔江山川重秀，天地再清，乃叹曰：“孤自意永辞万民，委骨异域，岂期复得返国而奉祀乎？”言罢，与夫人相向而泣。（痛定思痛，反更伤心，实有如此。）左右皆感动流泪。文种早知越王将至，率守国群臣，城中百姓，迎拜于浙水之上，欢声动地。勾践命范蠡卜日到国。蠡屈指曰：“异哉！王之择日也，无如来日最吉。王宜疾趋以应之。（安知非恐夫差追悔，故作此语，以促其行耶？）于是策马飞舆，星夜还都。告庙临朝，都不必叙。

勾践心念会稽之耻，欲立城于会稽，迁都于此，以自警惕，乃专委其事于范蠡。蠡乃观天文，察地理，规造新城，包会稽山于内。西北立飞翼楼于卧龙山，以象天门；东南伏漏石窦，以象地户。外郭周围，独缺西北，扬言：“已臣服于吴，不敢壅塞贡献之道。”实阴图进取之便。城既成，忽然城中涌出一山，周围数里，其象如龟，天生草木盛茂，有人认得此山，乃琅琊东武山，不知何故，一夕飞至。（此等怪事，甚不可解。）范蠡奏曰：“臣之筑城，上应天象，故天降‘昆仑’，以启越之伯也。”越王大喜，乃名其山曰怪山，亦曰飞来山，亦曰龟山。（今绍兴府东宝林山是也。）于山巅立灵台，建三层楼，以望灵物。制度俱备，勾践自诸暨迁而



居之，谓范蠡曰：“孤实不德，以至失国亡家，身为奴隶。苟非相国及诸大夫赞助，焉有今日？”蠡曰：“此乃大王之福，非臣等之功也。但愿大王时时勿忘石室之苦，则越国可兴，而吴仇可报矣。”勾践曰：“敬受教！”于是以文种治国政，以范蠡治军旅，尊贤礼士，敬老恤贫，（要紧，要紧！）百姓大悦。

越王自尝粪之后，常患口臭。（即此一件，亦可痛入骨髓。）范蠡知城北有山，出蔬菜一种，其名曰藪，可食，而微有气息，乃使人采藪，举朝食之，以乱其气。后人因名其山曰藪山。勾践迫欲复仇，乃苦身劳心，夜以继日。目倦欲合，则攻之以蓼；（辣蓼以攻眼，使不睡。）足寒欲缩，则渍之以水。冬常抱冰，夏还握火；（此不过极力形容勾践志欲报仇之切耳，其词不可泥也。）累薪而卧，不用床褥。又悬胆于坐卧之所，饮食起居，必取而尝之。中夜潜泣，泣而复啸，“会稽”二字，不绝于口。以丧败之余，生齿亏减，乃著令使壮者勿娶老妻，老者勿娶少妇；（即不为生齿计，岂不当如此耶？）女子十七不嫁，男子二十不娶，其父母俱有罪；孕妇将产，告于官，使医守之；生男赐以壶酒一犬，生女赐以壶酒一豚；生子三人，官养其二，生子二人，官养其一。有死者，亲为哭吊。每出游，必载饭与羹于后车，遇童子，必哺而啜之，问其姓名。遇耕时，躬自秉耒。夫人自织，与民间同其劳苦。七年不收民税。（凡欲强国，必先以富民为本，则知重敛于民者之适以自敝也。）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惟问候之使，无一月不至于吴。（所以坚其信。）复使男女入山采葛，（今会稽县东十里有葛山。）作黄丝细布，欲献吴王；尚未及进，吴王嘉勾践之顺，使人增其封。于是



东至句甬，（东海。）西至樛李，南至姑蔑，（今衢州是也。鲁卞县南亦有姑蔑。）北至平原，（今海盐县。）纵横八百馀里，尽为越壤。勾践乃治葛布十万匹，甘蜜百坛，狐皮五双，晋竹十艘，以答封地之礼。夫差大悦，赐越王羽毛之饰。子胥闻之，称疾不朝。（赌气得可笑。）夫差见越已臣服不贰，遂深信伯嚭之言。一日，问伯嚭曰：“今日四境无事，寡人欲广宫室以自娱，何地相宜？”（又要想到此，千古一辙。今人略有几贯家资，便要起盖大房子，况国君乎？自然怪他不得。）嚭奏曰：“吴都之下，崇台胜境，莫若姑苏。然前王所筑，不足以当巨览。王不若重将此台改建，令其高可望百里，宽可容六千人，聚歌童舞女于上，可以极人间之乐矣。”（说来甚是容易，却不知要费多少工程。）夫差然之，乃悬赏购求大木。文种闻之，进于越王曰：“臣闻：‘高飞之鸟，死于美食；深泉之鱼，死于芳饵。’今王志在报吴，必先投其所好，然后得制其命。”勾践曰：“虽得其所好，岂遂能制其命乎？”文种对曰：“臣所以破吴者有七术：一曰捐货币，以悦其君臣；（好。）二曰贵余粟藁，以虚其积聚；（好。）三曰遗美女，以惑其心志；（好。）四曰遗之巧工良材，使作宫室，以罄其财；（好。）五曰遗之谀臣，以乱其谋；（好。）六曰强其谏臣使自杀，以弱其辅；（好。）七曰积财练兵，以承其弊。”（好，好！虽有许多好计，看来到处要他自愚。）勾践曰：“善哉！今日先行何术？”文种对曰：“今吴王方改筑姑苏台，宜选名山神材，奉而献之。”越王乃使木工三千馀人，入山伐木，经年无所得。工人思归，皆有怨望之心，乃歌《木客之吟》曰：

朝采木，暮采木，朝朝暮暮对山曲，穷岩绝壑徒往



复。天不生兮地不育，木客何辜兮，受此劳酷？

每深夜长歌，闻者凄绝。忽一夜，天生神木一双，大二十围，长五十寻，（八尺曰寻，计四十丈。）在山之阳者曰梓，在山之阴者曰楠。（音南。）木工惊睹，以为目未经见，奔告越王。群臣皆贺曰：“此大王精诚格天，（不知是王精诚，还是木客精诚？）故天生神木，以慰王衷也。”勾践大喜，亲往设祭，而后伐之。加以琢削磨砻，用丹青错画为五采龙蛇之文，使文种浮江而至，献于吴王曰：“东海贱臣勾践，赖大王之力，窃为小殿，偶得巨材，不敢自用，敢因下吏献于左右。”夫差见木材异常，不胜惊喜。子胥谏曰：“昔桀起灵台，纣起鹿台，穷竭民力，遂致灭亡。勾践欲害吴，故献此木，王勿受之。”夫差曰：“勾践得此良材，不自用而献于寡人，乃其好意，（如此好意，只怕未必甚好。）奈何逆之？”遂不听，乃将此木建姑苏之台。三年聚材，五年方成，高三百丈，广八十四丈，登台望彻二百里。（却也有趣。）旧有九曲径以登山，至是更广之。百姓昼夜并作，死于疲劳者，不可胜数。有梁伯龙诗为证：

千仞高台面太湖，朝钟暮鼓宴姑苏。

威行海外三千里，霸占江南第一都。

越王闻之，谓文种曰：“子所云‘遗之巧匠良材，使作宫室，以尽其财’，此计已行。今崇台之上，必妙选歌舞以充之，非有绝色，不足侈其心志。子其为寡人谋之！”文种对曰：“兴亡之数，定于上天。既生神木，何患无美女？但搜求民间，恐摇动人心。臣有一计，可阅国中之女子，惟王所择。”不知文种又是何计，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一回 美人计吴宫宠西施 言语科子贡说列国

内有长子，外有强臣，齐景乃必欲立一孺子三荼，以遂其溺爱之心，不顾贻后来之患，究竟爱之，反以害之，徒以目成其愚耳。

越人之进西施，固是欲荡夫差之志。但吾观西施之于吴，不过妖艳善媚耳，皆是妇人之常，非有奸谋毒计，干预政事，足以财坏吴国也。至于夫差之过，自在侈泰骄矜，远忠用佞，穷兵黩武，不恤民力，其事本与西施无干。使夫差当日任用忠贤，恤民修政，虽百西施，何足以败吴国耶？

人臣之事君，道合则服从，不合则去。阿谀取容者，固是奸佞之事，然知进而不知退，亦君子之所讥也。伍员之于夫差，屡次谏言，不为不切，乃不见听，而反加叱责，已有可退之理矣。乃必哓哓不已，以取厌于人主，而开谗譖之端，宜其有属镂之祸也。

子贡之说列国，全在利害上立论，竟是策士之相，不似圣贤门风。

子贡游说之言，虽不全合于道，而其所以然之故，则自为欲救宗国之患难，其势不得不然。既不为荣禄，而又不受他人馈遗，则其根本处原无瑕疵，毕竟是圣门体段。

话说越王勾践欲访求境内美女，献于吴王，文种献计曰：“愿得王之近竖百人，杂以善相人者，使挟其术遍游国中，得有色者，而记其人地，于中选择，何患无人？”（可得



美色而不致惊扰民心，甚是好计。)勾践从其计。半年之中，开报美女，何止二千余人。勾践更使人覆视，得尤美者二人，因图其形以进。那二人是谁？西施，郑旦。那西施乃苧萝山（在诸暨。）下采薪者之女。（采薪人乃生如此美女，大奇。）其山有东西二村，多施姓者，女住西村，故以西施别之。郑旦亦在西村，与施女比邻，（又有一个，偏又就是近邻，更奇。）临江而居，每日相与浣纱于江，红颜花貌，交相映发，不啻如并蒂之芙蓉也。勾践命范蠡各以百金聘之，服以绮罗之衣，乘以重帷之车。（陡然富贵。）国人慕美人之名，争欲识认，都出郊外迎候，道路为之壅塞。（浙人固应有如此高兴。）范蠡乃停西施、郑旦于别馆，传谕：“欲见美人者，先输金钱一文。（一钱一瞧，大似弄戏法者。）设柜收钱，顷刻而满。美人登朱楼，凭栏而立，自下望之，飘飘乎天仙之步虚矣。美人留郊外三日，所得金钱无算，（本钱想必到家了，一笑。）悉辇于府库，以充国用。勾践亲送美人别居土城，（今会稽县东六里。）使老乐师教之歌舞，学习容步，俟其艺成，然后敢进吴邦。时周敬王三十一年，勾践在位之七年也。

先一年，齐景公杵臼薨，幼子荼嗣立。是年楚昭王轸薨，世子章（越女之子。）嗣立。其时楚方多故，而晋政复衰，齐自晏婴之死，鲁因孔子之去，国俱不振，独吴国之强，甲于天下。夫差恃其兵力，（只此四字，见识便差。）有蚕食山东之志，诸侯无不畏之。就中单说齐景公，夫人燕姬，有子而夭，诸公子庶出者，凡六人，阳生最长，荼最幼。荼之母鬻姁贱而有宠，景公因母及子，爱荼特甚，（君



之爱人，殃之而已。)号为安孺子。景公在位五十七年，年已七十馀岁，不肯立世子，欲待安孺子长成，而后立之。何期一病不起，乃属世臣国夏(国佐子)、高张，(高鄆子。)使辅荼为君。大夫陈乞(陈无宇之孙。)素与公子阳生相结，恐阳生见诛，劝使出避。阳生遂与其子壬及家臣阍止，同奔鲁国。景公果使国、高二氏逐群公子，迁于莱邑。景公薨，安孺子荼既立，国夏、高张左右秉政。陈乞阳为承顺，中实忌之。遂于诸大夫面前，诡言：“高、国有谋，欲去旧时诸臣，改用安孺子之党。”诸大夫信之，皆就陈乞求计。陈乞因与鲍牧(鲍国之孙。)倡首，率诸大夫家众，共攻高、国，杀高张，国夏出奔莒国。于是鲍牧为右相，陈乞为左相，立国书(国夏族)、高无丕(高张子。)以继二氏之祀。安孺子年才数岁，言动随人，不能自立。

陈乞有心要援立公子阳生，阴使人召之于鲁。阳生夜至齐郊，留阍止与其子壬于郊外，自己单身入城，藏于陈乞家中。陈乞假称祀先，请诸大夫至家，共享祭馐。诸大夫皆至。鲍牧别饮于他所，最后方到。陈乞候众人坐定，乃告曰：“吾新得精甲，请共观之。”众皆曰：“愿观。”于是力士负巨囊自内门出，至于堂前。陈乞手自启囊，只见一个人从囊中伸头出来，视之，乃公子阳生也。众人大惊。陈乞扶阳生出，南向立，谓诸大夫曰：“‘立子以长，’古今通典。安孺子年幼，不堪为君。今奉鲍相国之命，(当面说谎。)请改事长公子。”鲍牧睜目言曰：“吾本无此谋，何得相诬？欺我醉耶？”阳生向鲍牧揖曰：“废兴之事，何国无之？惟义所在。大夫度义可否，何问谋之有无？”陈乞不待言终，强拉鲍牧下拜。诸大夫不得已，皆北面稽首。陈乞同诸大夫歃血



定盟。车乘已具，齐奉阳生升车入朝，御殿即位，是为悼公。即日迁安孺子于宫外，杀之。（齐景好爱法。）悼公疑鲍牧不欲立己，访于陈乞。乞亦忌牧位在己上，遂阴谮牧与群公子有交，不诛牧，国终不靖。于是悼公复诛鲍牧，立鲍息，（牧之子。）以存鲍叔牙之祀。陈乞独相齐国。国人见悼公诛杀无辜，颇有怨言。

再说悼公有妹，嫁与邾子益为夫人。益傲慢无礼，与鲁不睦。鲁上卿季孙斯言于哀公，（名蒋，定公之子。）引兵伐邾，破其国，执邾子益，囚于负瑕。（在兖州府嶧阳县，即鬲阳关也。）齐悼公大怒曰：“鲁执邾君，是欺齐也。”遂遣使乞师于吴，（引贼入来。）约同伐鲁。夫差喜曰：“吾欲试兵山东，今有名矣！”遂许齐山师。鲁哀公大惧，即释放邾子益，复归其国，使人谢齐。齐悼公使大夫孟公绰辞于吴王，言：“鲁已服罪，不敢劳大王之军旅。”夫差怒曰：“吴师行止，一凭齐命，吴岂齐之属国耶？寡人当亲至齐国，请问前后二命之故。”（横着肠子说硬话。）叱孟公绰使退。鲁闻吴王怒齐，遂使人送款于吴，反约吴王同伐齐国。夫差欣然即日起师，（只是他自要试兵，何尝有为人之处。）同鲁伐齐，围其南鄙。齐举国惊惶，皆以悼公无端召寇，怨言益甚。时陈乞已卒，子陈恒秉政，乘国人不顺，谓鲍息曰：“子盍行大事，外解吴怨，而内以报家门之仇？”息辞以不能。恒曰：“吾为子行之。”乃因悼公阅师，进鸩酒，毒杀悼公，（已自独相，却又还要弑君，可恶之甚。）以疾诟于吴军曰：“上国膺受天命，寡君得罪，遂遭暴疾，上天代大王行诛，幸赐矜恤，勿陨社稷，愿世世服事上国。”夫差乃班师，鲁师亦归。国人皆知悼公死于非命。因畏爱陈氏，无敢言



者。（爱而忘其恶，小人大都如此。）陈恒立悼公之子壬，是为简公。简公欲分陈氏之权，乃以陈恒为右相，阍止为左相。昔人论齐祸皆启于景公。诗曰：

从来溺爱智逾昏，继统如何乱弟昆？

莫怨强臣与强寇，分明自己凿凶门。

时越王教习美女三年，技态尽善，饰以珠幌，坐以宝车，所过街衢，香风闻于远近。又以美婢旋波、移光等六人为侍女，使相国范蠡进之吴国。夫差自齐回吴，范蠡入见，再拜稽首曰：“东海贱臣勾践，感大王之恩，不能亲率妻妾，伏侍左右，遍搜境内，得善歌舞者二人，使陪臣纳之王宫，以供洒扫之役。”夫差望见，以为神仙之下降也，魂魄俱醉。子胥谏曰：“臣闻：‘夏亡以妹喜，殷亡以妲己，周亡以褒姒。’夫美女者，亡国之物，王不可受！”（谏得大不在行。）夫差曰：“好色，人之同心。勾践得此美女不自用，而进于寡人，此乃尽忠于吴之证也。相国勿疑。”遂受之。二女皆绝色，夫差并宠爱之，而妖艳善媚，（此四字算不得坏处。）更推西施为首。于是西施独夺歌舞之魁，居姑苏之台，擅耑房之宠，出入仪制，拟于妃后。郑旦居吴宫，妒西施之宠，郁郁不得志，经年而死。夫差哀之，葬于黄茅山，（太湖之南。）立祠祀之。（今山下有爱姬祠。）此是后话。

且说夫差宠幸西施，令王孙雄特建馆娃宫于灵岩之上，（山在府城西三十里，今灵岩寺即宫址也。）铜沟玉槛，饰以珠玉，为美人游息之所。建“响屐（音屑。）廊”，何为响屐？屐乃鞋名，凿空廊下之地，将大瓮铺平，覆以厚板，令西施与宫人步屐绕之，铮铮有声，故名响屐。（也没甚有



趣。)今灵岩寺圆照塔前小斜廊，即其址也。高启《馆娃宫》诗云：

馆娃宫中馆娃阁，画栋侵云峰顶开。

犹恨当时高未极，不能望见越兵来！

王禹偁有《响屧廊》诗云：“廊坏空留响屧名，为因西女绕廊行。可怜伍相终尸谏，谁记当时曳履声！”山上有玩花池、玩月池。又有井，名吴王井，井泉清碧。西施或照泉而妆，夫差立于旁，亲为理发。又有洞名西施洞，夫差与西施同坐于此。洞外石有小陷，今俗名西施迹。又尝与西施鸣琴于山颠，今有琴台。又令人种香于香山，使西施与美人泛舟采香。今灵岩山南望，一水直如矢，俗名箭泾，即采香泾故处。又有采莲泾，在郡城东南，吴王与西施采莲处。又于城中开凿大濠，自南直北，作锦帆以游，号锦帆泾。高启诗云：

吴王在日百花开，画船载乐洲边来。吴王去后百花落，歌吹无闻洲寂寞。花开花落年年春，前后看花应几人？但见枝枝映流水，不知片片堕行尘。年年风雨荒台畔，日暮黄鹂肠欲断。岂惟世少看花人，从来此地无花看。

又城南有长洲苑，为游猎之所。又有鱼城养鱼，（在吴县横山下。）鸭城畜鸭，（在匠门外。）鸡陂畜鸡，酒城造酒。又尝与西施避暑于西洞庭之南湾，湾可十馀里，三面皆山，独南面如门阙。吴王曰：“此地可以消夏。”因名消夏湾。张羽又有《苏台歌》云：

馆娃宫中百花开，西施晓上姑苏台。霞裙翠袂当空举，身轻似展凌风羽。遥望三江水一杯，雨点微茫洞庭



树。轻面凝眸未肯回，要见君王射麋处。城头落日欲栖鸦，下阶戏折棠梨花。隔岸行人莫倚盼，干将莫邪光粲粲。

夫差自得西施，以姑苏台为家，四时随意出游，弦管相逐，流连忘返。惟太宰嚭、王孙雄常侍左右。子胥求见，往往辞之。（耳不听，心不烦。）

越王勾践闻吴王宠幸西施，日事游乐，复与文种谋之。文种对曰：“臣闻：‘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今岁年谷歉收，粟米将贵，君可请贷于吴，以救民饥。天若弃吴，必许我贷。”勾践即命文种以重币贿伯嚭，使引见吴王。吴王召见于姑苏之宫，文种再拜请曰：“越国漥下，水旱不调，年谷不登，人民饥困。愿从大王乞太仓之谷万石，以救目前之馁，明年谷熟，即当奉偿。”夫差曰：“越王臣服于吴，越民之饥，即吴民之饥也。吾何爱积谷，不以救之？”（此却是吴王好处。）时子胥闻越使至，亦随至苏台，得见吴王。及闻许其请谷，复谏曰：“不可，不可！今日之势，非吴有越，即越有吴。吾观越王之遣使者，非真饥困而乞余也，将以空吴之粟也。与之不加亲，不与未成仇，王不如辞之。”吴王曰：“勾践囚于吾国，却行马前，诸侯无不闻知。今吾复其社稷，恩若再生，贡献不绝，岂复有背叛之虞乎？”（这便是呆子话。）子胥曰：“吾闻越王早期晏罢，恤民养士，志在报吴。大王又输粟以助之，臣恐麋鹿将游于姑苏之台矣。”吴王曰：“勾践业已称臣，乌有臣而伐君者？”（呆极语。）子胥曰：“汤伐桀，武王伐纣，非臣伐君乎？”（只当辨其非君臣之比，不当如此说法。）伯嚭从旁叱之曰：“相国出言太甚，吾王岂桀、纣之比耶？”（好挤法，又带奉承，妙。）因奏曰：



“臣闻葵丘之盟，遏余有禁，为恤邻也。况越，吾贡献之所自出乎？明岁谷熟，责其如数相偿，无损于吴，而有德于越，何惮而不为也？”夫差乃与越粟万石，谓文种曰：“寡人逆群臣之议，而输粟于越，年丰必偿，不可失信！”文种再拜稽首曰：“大王哀越而救其饥馁，敢不如约。”文种领谷万石，归越。越王大喜，群臣皆呼万岁。勾践即以粟颁赐国中之贫民，百姓无不颂德。

次年，越国大熟。越王问于文种曰：“寡人不偿吴粟，则失信；若偿之，则损越而利吴矣，奈何？”文种对曰：“宜择精粟，蒸而与之，彼爱吾粟，而用以布种，吾计乃得矣。”越王用其计，以熟谷还吴，如其斗斛之数。吴王叹曰：“越王真信人也！”又见其谷粗大异常，谓伯嚭曰：“越地肥沃，其种甚嘉，可散与吾民植之。”于是国中皆用越之粟种，不复发生，吴民大饥。夫差犹认以为地土不同，不知粟种之蒸熟也。文种不计亦毒矣！此周敬王三十六年事也。

越王闻吴国饥困，便欲兴兵伐吴。文种谏曰：“时未至也，其忠臣尚在。”越王又问于范蠡，蠡对曰：“时不远矣！愿王益习战以待之。”越王曰：“攻战之具，尚未备乎？”蠡对曰：“善战者，必有精卒。精卒必有兼人之技，大者剑戟，小者弓弩，非得明师照习，不得尽善。臣访得南林（在山阴县南。）有处女，精于剑戟；又有楚人陈音，善于弓矢，王其聘之。”越王分遣二使，持重币往聘处女及陈音。

单说处女不知名姓，生于深林之中，长于无人之野，不由师传，自然工于击刺。使者至南林，致越王之命，处女即随使北行。至山阴道中，遇一白发老翁，立于车前，问曰：“来者莫非南林处女乎？有何剑术，敢受越王之聘？愿请试



之！”处女曰：“妾不敢自隐，惟公指教！”老翁即挽林内之竹，如摘腐草，欲以刺处女。竹折，末堕于地，处女即接取竹末，以刺老翁。老翁忽飞上树，化为白猿，长啸一声而去。使者异之。处女见越王，越王赐坐，问以击刺之道。处女曰：“内实精神，外示安佚，见之如妇，夺之似虎，布形候气，与神俱往，捷若腾兔，追形还影，纵横往来，目不及瞬。（此数语得剑术之奥。）得吾道者，一人当百，百人当万。大王不信，愿得试之。”越王命勇士百人，攒戟以刺处女。处女连接其戟而投之。越王乃服。使教习军士，军士受其教者三千人。岁馀，处女辞归南林。越王再使人请之，已不在矣。或曰：“天欲兴越亡吴，故遣神女下授剑术，以助越也。”

再说楚人陈音，以杀人避仇于越。范蠡见其射必命中，言于越王，聘为射师。王问音曰：“请问弓弩何所而始？”陈音对曰：“臣闻弩生于弓，弓生于弹，弹生于古之孝子。古者人民朴实，饥食鸟兽，渴饮雾露，死则裹以白茅，投于中野。有孝子不忍见其父母为禽兽所食，故作弹以守之。时为之歌曰：‘断木续竹，飞土逐肉。’（绝妙古谣谚，肉谓禽兽。）至神农皇帝兴，弦木为弧，剡木为矢，以立威于四方。有弧父者，生于楚之荆山，生不见父母，自为儿时，习用弓矢，所射无脱。以其道传于羿，羿传于逢蒙，逢蒙传于琴氏。琴氏以为诸侯相伐，弓矢不能制服，乃横弓着臂，（弩柄曰臂。）施机设枢，加之以力，其名曰弩。琴氏传之楚三侯。（熊渠之三子也。）楚由是世世以桃弓棘矢，备御邻国。臣之前人受其道于楚，五世于兹矣。弩之所向，鸟不及飞，兽不及走。惟王试之！”越王亦遣士三千，使音教习于北郊



之外。音授以连弩之法，三矢连续而去，人不能防。三月尽其巧。陈音病死，越王厚葬之，名其山曰陈音山。（山在山阴县西南四里。）此是后话。髯仙诗云：

击剑弯弓总为吴，卧薪尝胆泪几枯。

苏台歌舞方如沸，遑向邻邦事有无？

子胥闻越王习武之事，乃求见夫差，流涕而言曰：“大王信越之臣顺，今越用范蠡，日夜训练士卒，剑戟弓矢之艺，无不精良。一旦乘吾间而入，吾国祸不支矣。王如不信，何不使人察之？”夫差果使人探听越国，备知处女、陈音之事，回报夫差。夫差谓伯嚭曰：“越已服矣，复治兵欲何为乎？”（呆子话。）嚭对曰：“越蒙大王赐地，非兵莫守。夫治兵，乃守国之常事，王何疑焉？”（虽是佞人遮饰话，却亦不为无理。）夫差终不释然，遂有兴师伐越之意。

话分两头。再说齐国陈氏，世得民心，久怀擅国之志。及陈恒嗣位，逆谋愈急，惮高、国之党尚众，思尽去之。乃奏于简公曰：“鲁邻国而共吴伐齐，此仇不可忘也。”简公信其言。恒因荐国书为大将，高无丕、宗楼副之，大夫公孙夏、公孙挥、闾丘明等皆从。悉车千乘，陈恒亲送其师。屯于汶水之上，誓欲灭鲁方还。时孔子在鲁，删述《诗》、《书》。一日，门人琴牢字子张，自齐至鲁，来见其师。孔子问及齐事，知齐兵在境上，大惊曰：“鲁乃父母之国，今被兵，不可不救！”因问群弟子：“谁能为某出使于齐，以止伐鲁之兵者？”子张（姓颛孙，名师）、子石（公孙龙，卫人。）俱愿往，孔子不许。子贡离席而问曰：“赐可以去乎？”孔子曰：“可矣。”子贡即日辞行，至汶上，求见陈恒。恒知子贡



乃孔门高弟，此来必有游说之语，乃预作色以待之。子贡坦然而入，旁若无人。恒迎入相见，坐定，问曰：“先生此来，为鲁作说客耶？”子贡曰：“赐之来，为齐非为鲁也。夫鲁，难伐之国，相国何为伐之？”陈恒曰：“鲁何难伐也？”子贡曰：“其城薄以卑，其池狭以浅，其君弱，大臣无能，士不习战，故曰‘难伐’。为相国计，不如伐吴。吴城高而池广，兵甲精利，又有良将为守，此易攻耳。”恒勃然曰：“子所言难易，颠倒不情，恒所不解。”（真是难解。）子贡曰：“请屏左右，为相国解之。”恒乃屏去从人，前席请教。子贡曰：“赐闻：‘忧在外者攻其弱，忧在内者攻其强。’赐窃窥相国之势，非能与诸大臣共事者也。（说得隐秀得妙。）今破弱鲁以为诸大臣之功，而相国无与焉，诸大臣之势日盛，而相国危矣！若移师于吴，大臣外困于强敌，而相国专制齐国，岂非计之最便乎？”陈恒色顿解，（道破隐衷，不怕不解。）欣然问曰：“先生之言，彻恒肺腑。然兵已在汶上，若移而向吴，人将疑我，奈何？”子贡曰：“但按兵勿动，赐请南见吴王，使救鲁而伐齐，如是而战吴，不患无词。”陈恒大悦，乃谓国书曰：“吾闻吴将伐齐，吾兵姑驻此，未可轻动，打探吴人动静，须先败吴兵，然后伐鲁。”国书领诺，陈恒遂归齐国。

再说子贡星夜行至东吴，来见吴王夫差，说曰：“吴、鲁连兵伐齐，齐恨入骨髓。今其兵已在汶上，将以伐鲁，其次必及吴。大王何不伐齐以救鲁？夫败万乘之齐，而收千乘之鲁，威加强晋，吴遂霸矣。（妙在又说着他心事。）夫差曰：“前者齐许世世服事吴国，寡人以此班师。今朝聘不至，寡人政欲往问其罪。但闻越君勤政训武，有谋吴之心，寡人



欲先伐越国，然后及齐未晚。”子贡曰：“不可！越弱而齐强，伐越之利小，而纵齐之患大。（只是要他急于伐齐，以救鲁，不是要救越。）夫畏弱越而避强齐，非勇也；（激他一句，妙甚。）逐小利而忘大患，非智也；智勇俱失，何以争霸？大王必虑越国，臣请为大王东见越王，使亲橐鞬（橐，音高，箭衣；鞬，音坚，弓衣。）以从下史，何如？”（搔着痒处。）夫差大悦曰：“诚如此，孤之愿也。”

子贡辞了吴王，东行至越。越王勾践闻子贡将至，使候人（主宾客者。）预为除道，郊迎三十里，馆之上舍，鞠躬而问曰：“敝邑僻处东海，何烦高贤远辱？”子贡曰：“特来吊君？”勾践再拜稽首曰：“孤闻‘祸与福为邻’。先生下吊，孤之福矣，请闻其说。”子贡曰：“臣今者见吴王，说以救鲁而伐齐，吴王疑越谋之，其意欲先加诛于越。夫无报人之志，而使人疑之者，拙也；有报人之志，而使人知之者，危也。”（两层并说，妙于立言。）勾践愕然，长跪曰：“先生何以救我？”子贡曰：“吴王骄而好佞，宰嚭专而善谗，君以重器悦其心，以卑辞尽其礼，亲率一军从吴伐齐。彼战而不胜，吴自此削矣；若战而胜，必侈然有霸诸侯之心，将以兵临强晋，如此，则吴国有间，而越可乘矣。”（子贡说越，全是二扇并提法。）勾践再拜曰：“先生之来，实出天赐。如起死人而肉白骨，孤敢不奉教！”乃赠子贡以黄金百镒，宝剑一口，良马二匹。子贡固辞不受。还见吴王，报曰：“越王感大王生全之德，闻大王有疑，意甚悚惧，旦暮遣使来谢矣。”夫差使子贡就馆，留五日，越果遣文种至吴，叩首于吴王之前曰：“东海贱臣勾践，蒙大王不杀之恩，得奉宗祀，虽肝脑涂地，未能为报！今闻大王兴大义，诛强救弱，（好



在全是奉承。)故使下臣种贡上前王所藏精甲二十领，‘屈卢’之矛，‘步光’之剑，以贺军吏。勾践请问师期，将悉四境之内，选士三千人，以从下吏。勾践愿披坚执锐，亲受矢石，死无所惧。”夫差大悦，乃召子贡谓曰：“勾践果信义人也。(且慢些说。)欲率选士三千，以从伐齐之役，先生以为可否？”子贡曰：“不可。夫用人之众，又役及其君，亦太过矣。不如许其师而辞其君。”(处置得恰好，妙甚。)夫差从之。

子贡辞吴，复北往晋国，见晋定公，说曰：“臣闻：‘无远虑者，必有近忧。’今吴之战齐有日矣。战而胜，必与晋争伯，君宜修兵休卒以诗之。”晋侯曰：“谨受教。”比及子贡反鲁，齐兵已为吴所败矣。不知吴如何败奇，再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二回 杀子胥夫差争敌 纳蒯□子路结纆

伯□之占梦，其为谄佞不必言。即公孙之占，亦未为确切。圣殆亦忠直之士，借占梦以进谏耳。

梦者，阴昧之事，当昼而梦，去阳入阴，已为不祥之兆。至于坐而见鬼，则妖异更甚矣。夫差悦于谗言，不知儆省，宜其灭亡之速也。

妖梦童谣，凶兆迭见。夫差不知修政，反杀直谏之臣，心之惑溺已极，安得不亡？

子胥先朝重臣，有大功于吴国，即以直谏忤意，非有罪恶也。而夫差竟忿而杀之，残虐不仁，昧良灭理之甚。盖自子胥死，而吴之灭亡决矣。

伯□亦楚亡臣，子胥收纳而引荐之，故得用于吴。即论越事不合，非有深仇大怨，□乃谮而杀之。可见奸险小人，逞小忿而忘大德，不可与作缘如此。

子胥前面错看一伯□，后面错看一夫差，如此英雄，可惜眼力不济。

子胥只因错看伯□、夫差，遂致杀身之祸。可见没眼力人，其病痛不是小小。

麟为瑞兽，旷世难逢。只因出非其时，遂死于野人之手，于此可悟君子出处之道焉。

处人家国骨肉之间，固是难事，然不能奉身以退，则必思所以善处之方。蒯□虽以得罪于父而出奔，然非辄之所得拒也。况□所以得罪之故，又非不孝大逆之可比乎？卫辄据国拒父，自是全无人心。孔悝为执政之



臣，亦不得而辞其责也。

孔悝助子拒父，于道理上已是不明；及被蒯□之劫，又无一善处之计，无才无勇，只一鄙夫而已。卫辄用这等人作腹心，宜其不足以享国也。

子路亲炙圣人之教，于大义处却认不清，死于孔悝之难，而不足以成名，总是好勇为累耳。

吴越篇中多用韵语，是国语中变体文字。

话说周敬王三十六年春，越王勾践使大夫诸稽郢帅兵三千，助吴攻齐。吴王夫差遂征九郡之兵，大举伐齐。预遣人建别馆于句曲，（即句容县。）遍植秋梧，号曰梧宫。使西施移居避暑。俟胜齐回日，即于梧宫过夏方归。吴兵将发，子胥又谏曰：“越在，我心腹之病也；若齐，特疥癬耳。今王兴十万之师，行粮千里，以争疥癬之患，而忘大毒之在腹心。臣恐齐未必胜，而越祸已至也。”夫差怒曰：“孤发兵有期，老贼故出不祥之语，阻挠大计，当得何罪？”意欲杀之。伯嚭密奏曰：“此前王之老臣，不可加诛。王不若遣之往齐约战，假手齐人。”夫差曰：“太宰之计甚善。”乃为书数齐伐鲁慢吴之罪，命子胥往见齐君，冀其激怒而杀子胥也。

子胥料吴必亡，乃私携其子伍封同行。至临淄，致吴王之命。齐简公大怒，欲杀子胥。鲍息（鲍牧子。）谏曰：“子胥乃吴之忠臣，屡谏不入，已成水火。今遣来齐，欲齐杀之，以自免其谤。宜纵之使归，令其忠佞自相攻击，而夫差受其恶名矣。”简公乃厚待子胥，报以战期，定于春末。子胥原与鲍牧相识，故鲍息谏齐侯勿杀子胥也。（朝内无人莫做官。）鲍息私问吴事，子胥垂泪不言，但引其子伍封，使拜鲍息为兄，寄居于鲍氏，“今后只称王孙封，勿用伍姓。”



鲍息叹曰：“子胥将以谏死，故预谋存祀于齐耳。”不说子胥父子分离之苦。

再说吴王夫差择日于西门出军，过姑苏台午膳，膳毕，忽然睡去，得其异梦。既觉，心中恍惚，乃召伯嚭告曰：“寡人昼寝片时，所梦甚多。梦入章明宫，见两釜炊而不熟；又有黑犬二只，一嚙南，一嚙北；又有钢锹二把，插于宫墙之上；又流水汤汤，（音商。）流于殿堂；后房非鼓非钟，声若锻工；前园别无他植，横生梧桐。太宰为寡人占其吉凶！”（此一段是韵语。）伯嚭稽首称贺曰：“美哉！大王之梦，应在兴师伐齐矣。臣闻：（不知在何处闻来。）‘章明’者，破敌成功，声朗朗也；‘两釜炊而不熟’者，大王德盛，气有馀也；‘两犬嚙南嚙北’者，四夷宾服，朝诸侯也；‘两锹插宫墙’者，农工尽力，田夫耕也；‘流水入殿堂’者，邻国贡献，财货充也；‘后房声若锻工’者，宫女悦乐，声相谐也；‘前园横生梧桐’者，桐作琴瑟，音调和也。（虽是谄佞之言，却也解得像。）大王此行，美不可言。”夫差虽喜其谀，而心中终未快然。复告于王孙骆，骆对曰：“臣愚昧，不能通微。城西阳山，有一异士，唤做公孙圣，此人多见博闻，（便知此人不止是个术士。）大王心上狐疑，何不召而决之？”夫差曰：“子即为我召来。”

骆承命，驰车往迎公孙圣。圣闻其故，伏地涕泣。其妻从旁笑曰：“子性太鄙，希见人主，卒闻宣召，涕泪如雨。”（韵语。）圣仰天长叹曰：“悲哉！非汝所知。吾曾自推寿数，尽于今日。今将与汝永别，是以悲耳。”（明知直言必将得祸，却不肯谀佞以求生，公孙圣贤者。）骆催促登车，遂相与驰至姑苏之台。夫差召而见之，告以所梦之详。公孙圣



曰：“臣知言而必死，然虽死不敢不言。怪哉！大王之梦，应在兴师伐齐也。臣闻：‘章’者，战不胜，走章皇也；‘明’者，去昭昭，就冥冥也；（只如解此二字，便知不是正解，分明借以进谏。）‘两釜炊而不熟’者，大王败走，不火食也；‘黑犬嗥南嗥北’者，黑为阴类，走阴方也；（如此句亦不的确。）‘两锹插宫墙’者，越兵入吴，掘社稷也；‘流水入殿堂’者，波涛漂没，后宫空也；‘后房声若锻工’者，宫女为俘，长叹息也；‘前园横生梧桐’者，桐作冥器，待殉葬也。（此句亦不的确。）愿大王罢伐齐之师，更遣太宰嚭解冠肉袒，稽首谢罪于勾践，（只如此句，便知不是术士之言。）则国可安而身可保矣。”伯嚭从旁奏曰：“草野匹夫，妖言肆毁，合加诛戮！”公孙圣睁目大骂曰：“太宰居高官，食重禄，不思尽忠报主，端事谄谀，他日越兵灭吴，太宰独能保其首领乎？”（岂是术士口气。）夫差大怒曰：“野人无识，一味乱言，不诛，必然惑众！”顾力士石番：“可取铁锤击杀此贼！”圣乃仰天大呼曰：“皇天，皇天！知我之冤。忠而获罪，身死无辜，死后不愿葬埋，愿撒我在阳山之下，后作影响，以报大王也。”夫差已击杀圣，使人投其尸于阳山之下，数之曰：“豺狼食汝肉，野火烧汝骨，风扬汝骸，形销影灭，（韵语。）何能为声响报我哉！”伯嚭捧觞趋进曰：“贺大王，妖孽已灭，愿进一觞，兵便可发矣。”史臣有诗云：

妖梦先机已兆凶，骄君尚恋伐齐功。

吴庭多少文和武，谁似公孙肯尽忠！

夫差自将中军，太宰嚭为副，胥门巢将上军，王子姑曹将下军，兴师十万，同越兵三千，浩浩荡荡，望山东一路进



发。先遣人约会鲁哀公，合兵攻齐。子胥于中途复命，称病先归，不肯从师。（此等处却有赌气意。）

却说齐将国书，屯兵汶上，闻吴、鲁连兵来伐，聚集诸将商议迎敌。忽报陈相国遣其弟陈逆来到。国书同诸将迎入中军，叩问：“子行（陈逆字。）此来何意？”陈逆曰：“吴兵长驱，已过嬴博，（俱泰安州。）国家安危，在于呼吸。相国恐诸君不肯用力，遣小将至此督战。今日之事，有进无退，有死无生，军中只许鸣鼓，不许鸣金。”（不是要胜吴，分明是要送却诸人性命。）诸将皆曰：“吾等誓决一死敌！”国书传令，拔寨都起，往迎吴军。至于艾陵，吴将胥门巢上军先到。国书问：“谁人敢冲头阵？”公孙挥欣然愿往，率领本部车马，疾驱而出。胥门巢急忙迎敌。两下交锋，约三十余合，不分胜败。国书一股锐气，按捺不住，自引中军夹攻。军中鼓声如雷，胥门巢不能支，大败而走。国书胜了一阵，意气愈壮，令军士临阵，各带长绳一条，曰：“吴俗断发，当以绳贯其首。”一军若狂，以为吴兵旦暮可扫也。（狂得可笑。）

胥门巢引败兵来见吴王。吴王大怒，欲斩巢以徇。巢奏曰：“臣初至不知虚实，是以偶挫；若再战不胜，甘伏军法！”伯嚭亦力为劝解。夫差叱退，以大将展如代领其军。适鲁将叔孙州仇引兵来会。夫差赐以剑甲各一具，使为向导，离艾陵五里下寨。国书使人下战书。吴王批下：“来日决战。”次早，两下各排阵势。夫差命叔孙州仇打第一阵，展如打第二阵，王子姑曹打第三阵。使胥门巢率越兵三千，往来诱敌。自与伯嚭引大军屯于高阜，相机救援。留越将诸稽郢于身旁观战。



却说齐军列阵方完，陈逆令诸将各具含玉，（人死含之以殓。）曰：“死即入殓！”（分明不是要他们生还。）公孙夏、公孙挥使军中皆歌送葬之词，誓曰：“生还者，不为烈丈夫也！”国书曰：“诸君以必死自励，何患不胜乎？”（还在梦中。）两阵对圆，胥门巢先来搦战。国书谓公孙挥曰：“此汝手中败将，可便擒之。”公孙挥奋戟而出，胥门巢便走，叔孙州仇引兵接住公孙挥厮杀。胥门巢复身又来，国书恐其夹攻，再使公孙夏出阵。胥门巢又走，公孙夏追之，吴阵上大将展如，引兵便接住公孙夏厮杀。胥门巢又回车帮战，恼得齐将高无丕、宗楼性起，一齐出阵，王子姑曹挺身独战二将，全无惧怯。两军各自奋力，杀伤相抵。国书见吴兵不退，亲自执枹鸣鼓，悉起大军，前来助战。吴王在高阜处看得亲切，见齐兵十分奋勇，吴兵渐渐失了便宜，乃命伯嚭引兵一万，先去接应。国书见吴兵又至，正欲分军迎敌，忽闻金声大震，钲铙皆鸣。齐人只道吴兵欲退，不防吴王夫差自引精兵三万，分为三股，反以鸣金为号，从刺斜里直冲齐阵，将齐兵隔绝三外。（夫差也还算能兵。）展如、姑曹等，闻吴王亲自临阵，勇气百倍，杀得齐军七零八落。展如就阵上擒了公孙夏，胥门巢刺杀公孙挥于车中，夫差亲射宗楼，中之。闾邱明谓国书曰：“齐兵将尽矣！元帅可微服遁去，再作道理。”（就是逃去，陈恒岂肯轻放？）国书叹曰：“吾以十万强兵，败于吴人之手，何面目还朝？”乃解甲冲入吴军，为乱军所杀。闾邱明伏于草中，亦被鲁将州仇搜获。夫差大胜齐师，诸将献功。共斩上将国书、公孙挥二人，生擒公孙夏、闾邱明二人，即斩首讫，（正合陈恒之意。）只单走了高无丕、陈逆二人，其他擒斩不计其数，革车八百乘，尽为吴



所有，无得免者。

夫差谓诸稽郢曰：“子观吴兵强勇，视越何如？”郢稽首曰：“吴兵之强，天下莫当，何论弱越！”夫差大悦，重赏越兵，使诸稽郢先回报捷。齐简公大惊，与陈恒、阚止商议，遣使大贡金币，谢罪请和。（若早肯如此，岂不救却许多人性命？）夫差主张齐、鲁复修兄弟之好，各无侵害，二国俱听命受盟。夫差乃歌凯而回，史臣有诗曰：

艾陵白骨垒如山，尽道吴王奏凯还。

壮气一时吞宇宙，隐忧谁想伏吴关？

夫差回至句曲新宫，见西施谓曰“寡人使美人居此者，取相见之速耳。”西施拜贺且谢。时值新秋，桐阴正茂，凉风吹至，夫差与西施登台饮酒甚乐。至夜深，忽闻有众小儿和歌之声，夫差听之。歌曰：

桐叶冷，吴王醒未醒？梧叶秋，吴王愁更愁！

夫差恶之，使人拘群儿至宫，问：“此歌谁人所教？”群儿曰：“有一绯衣童子，不知何来，教我为歌，今不知何往矣。”夫差怒曰：“寡人天之所生，神之所使，有何愁哉？”（梦中语。）欲诛众小儿。西施力劝乃止。（西施有大功德。）伯嚭进曰：“春至而万物喜，秋至而万物悲，此天道也。大王悲喜与天同道，何所虑乎？”（如此谀言，亦太厚脸。）夫差乃悦。住梧宫三日，即起驾还吴。

吴王升殿，百官迎贺。子胥亦到，独无一言。（何妨一贺，赌气可笑。）夫差乃让之曰：“子谏寡人不当伐齐，今得胜而回，子独无功，宁不自羞？”子胥攘臂大怒，（谏君亦不当发怒。）释剑而对曰：“天之将亡人国，先逢其小喜，而后授之以大忧。胜齐不过小喜也，臣恐大忧之即至也。”夫差



愠曰：“久不见相国，耳边颇觉清静，今又来絮聒耶？”乃掩耳瞑目，坐于殿上。（也不成款。）顷间，忽睁眼直视久之，大叫：“怪事！”群臣问曰：“王何所见？”夫差曰：“吾见四人相背而倚，须臾四分而走；又见殿下两人相对，北向人杀南向人。（这却明白之甚，与前次之梦不同。）诸卿曾见之否？”群臣皆曰：“不见。”子胥奏曰：“四人相背而走，四方离散之象也。北向人杀南向人，为下贼上，臣弑君。王不知儆省，必有身弑国亡之祸。”夫差怒曰：“汝言太不祥，孤所恶闻！”伯嚭曰：“四方离散，奔走吴庭；吴国霸王，将有代周之事，此亦下贼其上，臣犯其君也。”（偏有许多解说。然愈解说，愈支离矣。）夫差曰：“太宰之言，足启心胸。相国耄矣，言不足采。”

过数日，越王勾践率群臣亲至吴邦来朝，并贺战胜；吴庭诸臣，俱有馈赂。伯嚭曰：“此奔走吴庭之应也。”（偏有照应。）吴王置酒于文台之上，越王侍坐，诸大夫皆侍立于侧。夫差曰：“寡人闻之：‘君不忘有功之臣，父不没有力之子。’今太宰嚭为寡人治兵有功，吾将赏为上卿；越王孝事寡人，始终不倦，吾将再增其国，以酬助伐之功；于众大夫之意如何？”群臣皆曰：“大王赏功酬劳，此霸王之事也。”于是子胥伏地涕泣曰：“呜呼哀哉！忠臣掩口，谗夫在侧，邪说谰辞，以曲为直。养乱畜奸，将灭吴国，庙社为墟，殿生荆棘。”（韵语。）夫差大怒曰：“老贼多诈，为吴妖孽，乃欲专权擅威，倾覆吾国，（韵语。）寡人以前王之故，不忍加诛，今退自谋，无劳再见！”子胥曰：“老臣若不忠不信，不得为前王之臣。譬如龙逢逢桀，比干逢纣，臣虽见诛，君亦随灭。臣与王永辞，不复见矣！”遂趋出。吴王怒犹未息。



伯嚭曰：“臣闻子胥使齐，以其子托于齐臣鲍氏，有叛吴之心，（乘隙而入，恶甚。）王其察之！”夫差乃使人赐子胥以“属镂”之剑。（属镂，剑名。）子胥接剑在手，叹曰：“王欲吾自裁也！”乃徒跣下阶，立于中庭，仰天大呼曰：“天乎，天乎！昔先王不欲立汝，赖吾力争，汝得嗣位。吾为汝破楚败越，威加诸侯。今汝不用吾言，反赐我死！我今日死，明日越兵至，掘汝社稷矣。”（全是赌气，不似忠臣口角。）乃谓家人曰：“吾死后，可抉吾之目，悬于东门，以观越兵之入吴也！”言讫，自刎其喉而绝。使者取剑还报，述其临终之囑。夫差往视其尸，数之曰：“胥，汝一死之后，尚何知哉？”乃自断其头，置于盘门城楼之上；（今盘门悬有铁环在，久而不磨，云是子胥悬头之物。）取其尸，盛以鸱夷之器，（鸱夷，榼形，盛酒器，以马革为之。）使人载去，投于江中。（钱塘江。）谓曰：“日月炙汝骨，鱼鳖食汝肉，汝骨变形灰，复何所见！”尸入江中，随流扬波，依潮来往，荡激崩岸。土人惧，乃私捞取，埋之于吴山。（在杭州。）后世因改称胥山，今山有子胥庙。陇西居士有古风一篇云：

将军自幼称英武，磊落雄才越千古。一旦蒙谗杀父兄，湘流誓济吞荆楚。贯弓亡命欲何之？荥阳睢水空栖迟。昭关锁钥愁无翼，鬓毛一夜成霜丝。浣女沉溪渔丈死，箫声吹入吴人耳。鱼肠作合定君臣，复为强兵进孙子。五战长驱据楚宫，君王含泪逃云中。掘墓鞭尸吐宿恨，精诚贯日生长虹。英雄再振匡吴业，夫椒一战栖强越。釜中鱼鳖宰夫手，纵虎归山还自啖。姑苏台上西施笑，谗臣称贺忠臣吊。可怜两世辅吴功，到头翻把属镂报！鸱夷激起钱塘潮，朝朝暮暮如呼号。吴越兴衰成往



事，忠魂千古恨难消！

夫差既杀子胥，乃进伯嚭为相国。欲增越之封地，勾践固辞乃止。于是勾践归越，谋吴益急。夫差全不在念，意益骄恣。（及今而修改，仍可挽回也。）乃发卒数万，筑邗（音韩。）城，（即扬州城。）穿沟，东北通射阳湖，西北使江淮水合，北达于沂，（齐、鲁之界。）西达于济。太子友知吴王复欲与中国会盟，欲切谏，恐触怒，思以讽谏感悟其父。清旦怀丸持弹，从后园而来，衣履俱湿，吴王怪而问之。友对曰：“孩儿适游后园，闻秋蝉鸣于高树，往而观之，望见秋蝉趋风长鸣，自谓得所，不知螳螂超枝缘条，曳腰耸距，欲捕蝉而食之；螳螂一心只对秋蝉，不知黄雀徘徊绿阴，欲啄螳螂；黄雀一心只对螳螂，不知孩儿挟弹持弓，欲弹黄雀；孩儿一心只对黄雀，又不知旁有空坎，失足堕陷；从此衣履俱沾湿，为父王所笑。”（也想得好。）吴王曰：“汝但贪前利，不顾后患，天下之愚，莫甚于此。”友对曰：“天下之愚，更有甚者。鲁承周公之后，有孔子之教，不犯邻国，齐无故谋伐之，以为遂有鲁矣。不知吴悉境内之士，暴师千里而攻之。吴国大败齐师，以为遂有齐矣，不知越王将选死士，出三江之口，（松江下七十里分流，东北入海者为娄江，东南流者为东江，并松江为三江。）入五湖之中，（太湖水通五道，曰五湖。）屠我吴国，灭我吴宫。（韵语。）天下之愚，莫甚于此！”吴王怒曰：“此伍员之唾余，久已厌闻，汝复拾之，以挠我大计耶？再多言，非吾子也！”太子友悚然辞出。夫差乃使太子友同王子地、王孙弥庸守国，亲帅国中精兵，由邗沟北上，会鲁哀公于橐皋，（即巢县。）会卫出公于发阳，（地近扬州。）遂约诸侯，大会于黄池，（卫地，在开封



府封丘县南一里。)欲与晋争盟主之位。

越王勾践闻吴王已出境，乃与范蠡计议，发习流（善水战者。）三千人，俊士四万，君子六千人，（私卒也。）从海道通江以袭吴。（来了。）前队畴无馀先及吴郊，王孙弥庸出战，不数合，王子地引兵夹攻，畴无馀马蹶被擒。次日，勾践大军齐到。太子友欲坚守，王孙弥庸曰：“越人畏吴之心尚在，（只怕未必。）且远来疲敝，再胜之，必走。即不胜，守犹未晚。”太子友惑其言，乃使弥庸出师迎敌，友继其后。勾践亲立于行阵，督兵交战。阵方合，范蠡、泄庸两翼呼噪而至，势如风雨。吴兵精勇惯战者，俱随吴王出征，（可见吴兵若不出，胜负犹未可知。）其国中皆未教之卒。那越国是数年训练就的精兵，弓弩剑戟，十分劲利，又范蠡、泄庸俱是宿将，怎能抵当，吴兵大败。王孙弥庸为泄庸所杀。太子友陷于越军，冲突不出，身中数箭，恐被执辱，自刎而亡。越兵直造城下，王子地把城门牢闭，率民夫上城把守，一面使人往吴王处告急。勾践乃留水军屯于太湖，陆营屯于胥、阖之间，使范蠡焚姑苏之台，火弥月不息，其舟除煌大舟，悉徙于湖中。吴兵不敢复出。

再说吴王夫差与鲁、卫二君同至黄池，使人请晋定公赴会。晋定公不敢不至。（出丑。）夫差使王孙骆与晋上卿赵鞅议载书名次之先后。赵鞅曰：“晋世主夏盟，又何让焉？”王孙骆曰：“晋祖叔虞，乃成王之弟；吴祖太伯，乃武王之伯祖，尊卑隔绝数辈。况晋虽主盟，会宋会虢，已出楚下，今乃欲踞吴之上乎？”（却也争得有理。）于是彼此争论，连日不决。忽王子地密报至，言：“越兵入吴，杀太子，焚姑苏台，见今围城，势甚危急。”夫差大惊。伯嚭拔剑砍杀使者，



夫差问曰：“尔杀使人何意？”伯嚭曰：“事之虚实，尚未可知，留使者泄漏其语，齐、晋将乘危生事，大王安得晏然而归乎？”（小人亦有见识。）夫差曰：“尔言是也。然吴、晋争长未定，又有此报，孤将不会而归乎？抑会而先晋乎？”王孙骆进曰：“二者俱不可。不会而归，人将窥我之急；若会而先晋，我之行止，将听命于晋；（实是不好。）必求主会，方保无虞。”夫差曰：“欲主会，计将安出？”王孙骆密奏曰：“事在危急，请王鸣鼓挑战，以夺晋人之气。”（打急醮，不得不如此。）夫差曰：“善。”

是夜出令，中夜士皆饱食秣马，衔枚疾驱，去晋军才一里，结为方阵，百人为一行，一行建一大旗，百二十行为一面。中军皆白舆、白旗、白甲、白羽之矟，望之如白茅吐秀，吴王亲自仗钺，秉素旌，中阵而立。左军面左，亦百二十行，皆赤舆、赤旗、丹甲、朱衣之矟，一望如血，太宰嚭主之。右军面右，亦百二十行，皆黑舆、黑旗、玄甲、乌羽之矟，一望如墨，王孙骆主之。（却也好看，也威风。）带甲之士，共三万六千人。黎明阵定，吴王亲执柝鸣鼓，军中万鼓皆鸣，钟声铙声，丁宁铮于，一时齐扣。三军哗吟，响震天地。晋军大骇，不知其故，乃使大夫董褐至吴军请命。夫差亲对曰：“周王有旨，命寡人主盟中夏，以缝诸姬之阙。今晋君逆命争长，迁延不决，寡人恐烦使者往来，亲听命于藩篱之外，从与不从，决于此日！”董褐还报晋侯，鲁、卫二君皆在坐。董褐私谓赵鞅曰：“臣观吴王口强而色惨，中心似有大忧，（会看。）或者越人入其国都乎？若不许其先，必逞其毒于我；然而不可徒让也，必使之去王号以为名。”赵鞅言于晋侯，使董褐再入吴军，致晋侯之命，曰：



“君以王命宣布于诸侯，寡君敢不敬奉！然上国以伯肇封，而号曰吴王，谓周室何？（责得好。）君若去王号而称公，惟君所命。”夫差以其言为正，乃敛兵就幕，与诸侯相见，称吴公，先歃。晋侯次之，鲁、卫以次受歃。

会毕，即班师，从江、淮水路而回。于途中连得告急之报，军士知家国被袭，心胆俱碎，又且远行疲敝，皆无斗志。吴王犹率众与越相持，吴军大败。夫差惧，谓伯嚭曰：“子言越必不叛，故听子而归越王。今日之事，子当为我请成于越。不然，子胥‘属镂’之剑犹在，当以属子！”（假使越不许成，虽杀伯嚭，又何益于事乎？）伯嚭乃造越军，稽首于越王，求赦吴罪，其犒军之礼，悉如越之昔日。范蠡曰：“吴王尚未可灭也，姑许成，以为太宰之惠。吴自今亦不振矣。”勾践乃许吴成，班师而归。此周敬王三十八年事也。

明年，鲁哀公狩于大野，（兖州府巨野县。）叔孙氏家臣钅商获一兽，麋身牛尾，其角有肉，怪而杀之，以问孔子。孔子观之曰：“此麟也！”视其角，赤绂犹在，识其为颜母昔日所系，叹曰：“吾道其终穷矣！”使弟子取而埋之。今巨野故城东十里有土台，广轮四十馀步，俗呼为获麟堆，即麟葬外。孔子援琴作歌曰：

明王作兮麟凤游，今非其时来何求？麟兮麟兮我心忧！

于是取《鲁史》，自鲁隐公元年，至哀公获麟之岁，共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笔削而成《春秋》，与《易》、《诗》、《书》、《礼》、《乐》号为“六经”。



是年，齐右相陈恒知吴为越所破，外无强敌，内无强家，单单只碍一阍止，乃使其族人陈逆、陈豹等攻杀阍止，齐简公出奔，陈恒追而弑之，尽灭阍氏之党。（简公并立二相，原欲分陈恒之权，岂知即以此被弑，并害阍止乎？）立简公弟骜，是为平公，陈恒独相。孔子闻齐变，斋三日，沐浴而朝哀公，请兵伐齐，讨陈恒弑君之罪。哀公使告三家，（孟、叔、季。）孔子曰：“臣知有鲁君，不知有三家。”陈恒亦惧诸侯之讨，乃悉归鲁、卫之侵地，北结好于晋之四卿，南行聘于吴、越。（此时吴、晋之伯，名存而实亡矣。）复修陈桓子之政，散财输粟，以赡贫乏，国人悦服。乃渐除鲍、晏、高、国诸家及公族子姓，而割国之大半为己封邑。（代国之势已成。）又选国中女子长七尺以上者，纳于后房，不下百人，纵其宾客出入不禁，生男子七十余人，欲以自强其宗。（欲为强宗计，实先已自亡其宗矣。）齐都邑大夫宰，莫非陈氏。此是后话。

再说卫世子蒯聩在戚，其子出公辄率国人拒之，（没人气。）大夫高柴谏，不听。蒯聩之姊嫁于大夫孔圉，生子曰孔悝，嗣为大夫，事出公，执卫政。孙氏小臣曰浑良夫，身长而貌美，孔圉卒，良夫通于孔姬。孔姬使浑良夫往戚，问候其弟蒯聩。蒯聩握其手言曰：“子能使我入国为君，使子服冕乘轩，三死无与。”浑良夫妇，言于孔姬。孔姬使良夫以妇人之服往迎蒯聩。昏夜，良夫与蒯聩同为妇装，勇士石乞、孟廪为御，乘温车，诡称婢妾，混入城中，匿于孔姬之室。孔姬曰：“国家之事，皆在吾儿掌握。今饮于公宫，俟其归，当以威劫之，事乃有济耳。”使石乞、孟廪、浑良夫



皆被甲怀剑以俟，伏蒯聩于台上。（家中之台。）须臾，孔悝自朝带醉而回，孔姬召而问曰：“父母之族，孰为至亲？”悝曰：“父则伯叔，母则舅氏而已。”孔姬曰：“汝既知舅氏为母至亲，何故不纳吾弟？”孔悝曰：“废子立孙，此先君遗命，悝不敢违也。”（虽是先君遗命，然以子拒父，毕竟理上欠通。）遂起身如厕。（便屋。）孔姬使石乞、孟黶候天厕外，俟悝出厕，左右帮定，曰：“太子相召。”不由分说，拥之上台，来见蒯聩。孔姬已先在侧，喝曰：“太子在此，孔悝如何不拜！”悝只得下拜。孔姬曰：“汝今日肯从舅氏否？”悝曰：“惟命。”孔姬乃杀豕，使蒯聩与悝歃血定盟。孔姬留石乞、孟黶守悝于台上，而以悝命召聚家甲，使浑良夫帅之袭公宫。出公辄醉而欲寝，闻乱，使左右往召孔悝。左右曰：“为乱者，正孔悝也！”辄大惊，即时取定器，驾轻车，出奔鲁国。群臣不愿附蒯聩者，皆四散逃窜。

仲子路为孔悝家臣，时在城外，闻孔悝被劫，将入城来救。遇大夫高柴自城中出，曰：“门已闭矣！政不在子，不必与其难也。”（说得是。）子路曰：“由已食孔氏之禄，敢坐视乎？”（错认了。）遂疾趋及门，门果闭矣。守门者公孙敢谓子路曰：“君已出奔，子何入为？”子路曰：“吾恶夫食人之禄，而避其难者，是以来也。”适有人自内而出，子路乘门开，遂入城，径至台下，大呼曰：“仲由在此，孔大夫可下台矣！”孔悝不敢应。子路欲取火焚台。（何必。）蒯聩惧，使石乞、孟黶二人持戈下台，来敌子路。子路仗剑来迎。怎奈乞、黶双戟并举，攒刺子路，又砍断其冠缨。子路身负重伤，将死，曰：“礼，君子死不免冠。”乃整结其冠缨而死。孔悝奉蒯聩即位，是为庄公。立次子疾为太子，以浑良夫为



卿。

时孔子在卫，闻蒯瞶之乱，谓众弟子曰：“柴也其归乎！由也其死乎！”弟子问其故，孔子曰：“高柴知大义，必能自全；由好勇轻生，昧于取裁，其死必矣。”说犹未了，高柴果然奔归。师弟相见，且悲且喜。卫之使者接踵而至，见孔子曰：“寡君新立，敬慕夫子，敢献奇味。”孔子再拜而受，启视则肉醢。（音海，酱也。）孔子遽命覆之，谓使者曰：“得非吾弟子仲由之肉乎？”使者惊曰：“然也。夫子何以知之？”孔子曰：“非此，卫君必不以见颁也。”遂命弟子埋其醢，痛哭曰：“某常恐由不得其死，今果然矣！”使者辞去。未几，孔子遂得疾不起，年七十有三岁。时周敬王四十一年夏四月己丑也。史臣有赞云：

尼丘诞圣，阙里生德；七十升堂，四方取则。行诛两观，摄相夹谷；叹凤遽衰，泣麟何促。九流仰镜，万古饮躅！

弟子营葬于北阜之曲，冢大一顷，鸟雀不敢栖止其树。累朝封大成至圣文宣王，今改为大成至圣先师。天下俱立文庙，春秋二祭，子孙世袭为衍圣公不绝。不在话下。

再说卫庄公蒯瞶疑孔悝为出公辄之党，（也怪不得疑惑。）醉以酒而逐之。孔悝奔宋。庄公为府藏俱空，召浑良夫计议：“用何计策，可复得宝器？”浑良夫密奏曰：“亡君亦君之子也，（谓辄。）何不召之？”不知庄公曾召出公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三回 诛聃胜叶公定楚 灭夫差越王称霸

有蒯□之欲杀其母，便有辄之拒父，又有疾之劫父以拒兄。父子相传，家法如此，较君臣之际，为更甚矣。国虽未亡，而遂以微弱，又何怪乎？

楚建之死于郑，原是自取其祸，怪不得郑人。郑既事楚无缺，白胜安得而报其仇乎？子西之不与是也。白胜乃因此而迁怒，擅杀大臣，又因以废王而思篡位，狂悖无礼之甚矣。卒之身死家灭，为世僂笑，则狂悖适以自速其祸耳。子西之不许白胜以复仇，原没有不是。但不以义理明白折之，却胡卢提开口答应，以致白胜怀愤构难，遂以杀身，可为胡卢提人前车之戒。

凡欲看人事业之成与不成，只看人心之顺与不顺。如齐之陈恒，连弑其君，却安然无祸；卫之蒯□，父子屡出屡入，而始终不能有国是也。只看楚国两队百姓对叶公两样说话，便知其必能定楚而无难。观白胜无一人之与，便知断不能以成事也。

勾践怀深耻大怨，积二十年之忧勤，养精蓄锐，以求报吴，又有文、范诸人为之左右，其志勇而力全，固有必胜之具，然毕竟是夫差荒淫骄侈，自有灭亡之机耳。若使夫差能修明政事，任用贤良，恤兵力而爱百姓，自足以制越而有馀，何至遂为所灭耶？

范少伯见几远隐，其高不必言，又精于货殖之术，能生财而致富，真是千古奇人。

文、范二人，其才不相上下，后来结果乃竟迥然



者，范之识胜故也。多识者强，自昌而昌，少识者茫，远存近亡。知言哉！

话说卫庄公蒯聩因府藏宝货俱被出公辄取去，谋于浑良夫。良夫曰：“太子疾与亡君，皆君之子，君何不以择嗣召之？亡君若归，器可得也。”（辄曾拒父，明是大逆之人，召使反国，能保无他变乎？此计可笑。）有小竖闻其语，私告于太子疾。疾使壮士数人，载豕从己，乘间劫庄公，使歃血立誓，（儿子与老子歃血，千古奇事。）勿召亡君，且必杀浑良夫。庄公曰：“勿召辄易耳。业与良夫有盟在前，免其三死，奈何？”太子疾曰：“请俟四罪，然后杀之。”庄公许诺。未几，庄公新造虎幕，（幕以虎皮为饰。）召诸大夫落成。浑良夫紫衣狐裘而至，袒裘，不释剑而食。太子疾使力士牵良夫以退。良夫曰：“臣何罪？”太子疾数之曰：“臣见君有常服，侍食必释剑。尔紫衣，一罪也；狐裘，二罪也；不释剑，三罪也。”良夫呼曰：“有盟免三死。”疾曰：“亡君以子拒父，大逆不孝，汝欲召之，非四罪乎？”（这却责得有理。）良夫不能答，俯首受刑。他日，庄公梦厉鬼被发，北面而噪曰：“余为浑良夫，叫天无辜！”庄公觉，使下大夫胥弥赦占之，曰：“不害也。”既辞出，谓人曰：“冤鬼为厉，身死国危，兆已见矣。”遂逃奔宋。（这是个见几人。）

蒯聩立二年，晋怒其不朝，上卿赵鞅帅师伐卫。卫人逐庄公，（可知是不得人心。）庄公奔戎国，戎人杀之，并杀太子疾。国人立公子般师。齐陈恒帅师救卫，执般师，立公子起。（蒯□庶弟。）卫大夫石圃逐起，复迎出公辄为君。辄既复国，逐石圃。（没良心。）诸大夫不睦于辄，逐辄奔越。（可知也是不得人心。）国人立公子默，（亦□庶弟。）是为悼



公。自是卫臣服于晋，国益微弱，依赵氏。此段话阁过不提。

再说白公胜（胜为白公，遂以白为氏。）自归楚国，每念郑人杀父之仇，（郑杀太子建，见第七十二回。）思以报之。（不思己过，只是怪人，便不是好人。）只为伍子胥是白公胜的恩人，子胥前已赦郑，况郑服事昭王，不敢失礼，故胜含忍不言。及昭王已薨，（事在周敬王三十一年。）令尹子西、司马子期奉越女之子章即位，是为惠王。白公胜自以故太子之后，冀子西召己，同秉楚政。（并无才能功德，妄想非分，岂是好人？）子西竟不召，又不加禄，心怀怏怏。及闻子胥已死，曰：“报郑此其时矣！”使人请于子西曰：“郑人肆毒于先太子，令尹所知也。父仇不报，无以为人？令尹倘哀先太子之无辜，（不为无辜。）发一旅以声郑罪，胜愿为前驱，死无所恨！”子西辞曰：“新王方立，楚国未定，子姑待我。”（如此答应，可笑。）白公胜乃托言备吴，使心腹家臣石乞筑城（今岳州府慈利县有白城。）练兵，盛为战具。复请于子西，愿以私卒为先锋伐郑。子西许之。（又好笑。）尚未出师，晋赵鞅以兵伐郑，郑请救于楚。子西帅师救郑，晋兵乃退，子西与郑定盟班师。白公怒曰：“不伐郑而救郑，令尹欺我甚矣！当先杀令尹，然后伐郑。”（可杀在随口答应上。）召其宗人白善于澧阳。（即澧州。）善曰：“从子而乱其国，则不忠于君；背子而发其私，则不仁于族。”遂弃禄，筑圃灌园终其身。（好白善。）楚人因名其圃曰：“白善将军药圃。”白公闻白善不来，怒曰：“我无白善，遂不能杀令尹耶？”即召石乞议曰：“令尹与司马各用五百人，足以当之



否？”石乞曰：“未足也。市南有勇士熊宜僚者，若得此人，可当五百人之用。”

白公乃同石乞造于市南，见熊宜僚。宜僚大惊曰：“王孙贵人，奈何屈身而至？”（岂不闻礼下于人，必有所求？）白公曰：“某有事，欲与子谋之。”遂告以杀子西之事。宜僚摇首曰：“令尹有功于国，而无仇于僚，僚不敢奉命。”（说得是。）白公怒，拔剑指其喉曰：“不从，先杀汝！”（暴得好笑。）宜僚面不改色，从容对曰：“杀一宜僚，如去蝼蚁，何以怒为？”白公乃投剑于地，叹曰：“子真勇士，吾聊试子耳！”（扯谎。）即以车载回，礼为上宾，饮食必共，出入必俱。宜僚感其恩，遂以身许白公。及吴王夫差会黄池时，楚国畏吴之强，戒飭边人，使修戒备。白公胜托言吴兵将谋袭楚，乃反以兵袭吴边境，颇有所掠。遂张大其功，只说大败吴师，得其铠仗兵器若干，欲亲至楚庭献捷，以张国威。（何必亲到？便有可疑。）子西不知其计，许之。

白公悉出自己甲兵，装作卤获百馀乘，亲率壮士千人，押解入朝献功。惠王登殿受捷，子西、子期待立于旁。白公胜参见已毕，惠王见阶下立著两筹好汉，全身披挂，问：“是何人？”胜答曰：“此乃臣部下将士石乞、熊宜僚，伐吴有功者。”遂以手招二人。（乘势就来，骇疾之甚。）二人举步，方欲升阶，子期喝曰：“吾王御殿，边臣只许在下叩头，不得升阶！”石乞、熊宜僚那肯听从，大踏步登阶。子期使侍卫阻之。熊宜僚用手拉，侍卫东倒西歪，二人径入殿中。屹拔剑来砍子西，熊宜僚拔剑来砍子期。白公大喝：“众人何不齐上！”壮士千人齐执兵器，蜂拥而登。白公绑住惠王，不许转动。石乞生缚子西，百官皆惊散。子期素有勇力，遂



拔殿戟，与宜僚交战。宜僚弃剑，前夺子期之戟。子期拾剑，以劈宜僚，中其左肩。宜僚亦刺中子期之腹。二人死命相持不舍，搅做一团，死于殿庭。子西谓胜曰：“汝糊口吴邦，我念骨肉之亲，召汝还国，封为公爵，何负于汝而反耶？”胜曰：“郑杀吾父，汝与郑讲和，汝即郑也。吾为父报仇，岂顾私恩哉？”子西叹曰：“悔不听沈诸梁之言也！”白公胜手剑斩子西之头，陈其尸于朝。石乞曰：“不弑王，事终不济。”胜曰：“孺子者何罪，废之可也。”（这还算好处。）乃拘惠王于高府，（楚之别府。）欲立王子启（平王子，字子闾。）为王。启固辞，遂杀之。（不肯立不为有罪，奈何杀之？暴横如此，安望有成？）石乞又劝胜自立。胜曰：“县公尚众，当悉召之。”乃屯兵于太庙。大夫管修（管仲之后，逃仕于楚。）率家甲往攻白公，战三日，修众败被杀。圉公阳乘间使人掘高府之墙为小穴，夜潜入，负惠王以出，匿于昭夫人（即越女。）之宫。

叶公沈诸梁闻变，悉起叶众，星夜至楚。及郊，百姓遮道迎之。见叶公未曾甲胄，讶曰：“公胡不胄？国人望公之来，如赤子之望父母，万一盗贼之矢伤害于公，民何望焉？”（说得妙。）叶公乃披挂戴胄而进。将近都城，又遇一群百姓前来迎接，见叶公戴胄，又讶曰：“公胡胄？国人望公之来，如凶年之望谷米，若得见公之面，犹死而得生也，虽老稚，谁不为公致死力者！奈何掩蔽其面，使人怀疑，无所用力乎？”（又说得妙。沈诸梁异姓远臣，何至人心向往若此？一半是素服叶公，一半还是不附白胜。）叶公乃解胄而进。叶公知民心附己，乃建大旆于车。箴尹固因白公之召，欲率私属入城，即见大旗上“叶”字，遂从叶公守城。兵民望见叶



公来到，大开城门，以纳其众。叶公率国人攻白公胜于太庙。石乞兵败，扶胜登车，逃往龙山，（山在荆州府城西北。）欲适他国，未定。叶公引兵追至，胜自缢而死。（凶悖人结果。）石乞埋尸于山后。叶公兵至，生擒石乞，问：“白公何在？”对曰“已自尽矣！”又问：“尸在何处？”石乞坚不肯言。叶公命取鼎镬，扬火沸汤，置于乞前，谓曰：“再不言，当烹汝！”石乞自解其衣，笑曰：“事成贵为上卿，事不成则就烹，此乃理之当然也。吾岂肯卖死骨以自免乎？”（此人却好似白胜。）遂跳入镬中，须臾糜烂。胜尸竟不知所在。石乞虽所从不正，亦好汉也！“叶公迎惠王复位。时陈国乘楚乱，以兵侵楚。叶公请于惠王，帅师伐陈，灭之。（小国而幸大国之灾，自取其祸。）以子西之子宁嗣为令尹，子期之子宽嗣为司马，自己告老归叶。自此楚国危而复安。此周敬王四十二年事也。

是年，越王勾践探听得吴王自越兵退后，荒于酒色，不理朝政；（有此四字，自然该灭。）况连岁凶荒，民心愁怨，乃复悉起境内士卒，大举伐吴。方出郊，于路上见一大蛙，目睁腹胀，似有怒气。勾践肃然，凭轼而起。左右问曰：“君何敬？”勾践曰：“吾见怒蛙如欲斗之士，是以敬之。”（这是故意做作。）军中皆曰：“吾王敬及怒蛙，吾等受数年教训，岂反不如蛙乎？”于是交相劝勉，以必死为志。（原是要你们如此。）国人各送其子弟于郊境之上，皆泣涕诀别，相语曰：“此行不灭吴，不复相见！”勾践复诏于军曰：“父子俱在军中者，父归；兄弟俱在军中者，兄归；有父母无昆弟者，归养；有疾病不能胜兵者，以告，给医药糜粥。”军中感越王爱才之德，欢声如雷。（何患不胜。）行及江口，斩



有罪者，以申军法，军心肃然。

吴王夫差闻越兵再至，亦悉起士卒，迎敌于江上。越兵屯于江南，吴兵屯于江北。越王将大军分为左右二阵，范蠡率右军，文种率左军。君子之卒六千人，从越王为中阵。明日，将战于江中。乃于黄昏左侧，令左军衔枚，溯江而上五里，以待吴兵，戒以夜半鸣鼓而进。复令右军衔枚，逾江十里，只等左军接战，右军上前夹攻，各用大鼓，务使鼓声震闻远近。（欲夺吴兵之气也。）吴兵至夜半，忽闻鼓声震天，知是越军来袭，仓皇举火，尚未看得明白，远远的鼓声又起，两军相应，合围拢来。夫差大惊，急传令分军迎战。不期越王潜引私卒六千，金鼓不鸣，于黑暗中径冲吴中军。此时天色尚未明，但觉前后左右中央，尽是越军，吴兵不能抵当，大败而走。勾践率三军紧紧追之，及于笠泽。（今松江。）复战，吴师又败。一连三战三北，（可知是人心离叛。）名将王子姑曹、胥门巢等俱死。夫差连夜遁回，闭门自守。勾践从横山进兵，即今越来溪是也。筑一城于胥门之外，谓之越城，欲以困吴。

越王围吴多时，吴人大困。伯嚭托疾不出。（好货。）夫差乃使王孙骆肉袒膝行而前，请成于越王，曰：“孤臣夫差异日得罪于会稽，夫差不敢逆命，得与君王结成以归。今君王举兵而诛孤臣，孤臣意者，亦望君王如会稽之赦！”时勾践不忍其言，意欲许之。（软话最易动人。）范蠡曰：“君王早朝晏罢，谋之二十年，奈何垂成而弃之？”遂不准其行成。（恶。）吴使往返七次，种、蠡坚执不肯。遂鸣鼓攻城，吴人不能复战。种、蠡商议，欲毁胥门而入。其夜，望见吴南城上有伍子胥头，巨若车轮，目若耀电，须发四张，光射十



里。（怕人。）越将士无不畏惧，暂且屯兵。至夜半，暴风从南门而起，疾雨如注，雷轰电掣，飞石扬沙，疾于弓弩。越兵遭者，不死即伤，船索俱解，不能连属。范蠡、文种情急，乃肉袒冒雨，遥望南门，稽顙谢罪。良久，风息雨止。种、蠡坐而假寐，以待天明。梦见子胥乘白马素车而至，衣冠甚伟，俨如生时。开言曰：“吾前知越兵必至，故求置吾头于东门，以观汝之入吴。吴王置吾头于南门，吾忠心未绝，不忍汝从吾头下而入，故为风雨，以退汝军。然越之有吴，此乃天定，吾安能止哉？汝如欲入，更从东门，我当为汝开道，贯城以通汝路。”（纵是天定，何必又为之开道乎？想亦自欲舒其见杀之怨耳。）二人所梦皆同，乃告于越王，使士卒开渠，自南而东。将及蛇、匠二门之间，忽然太湖水发，自胥门汹涌而来，波涛冲击，竟将罗城荡开一大穴，有鱖鱼（俱鱼名。）无数，随涛而入。范蠡曰：“此子胥为我开道也！”遂驱兵入城，其后因穴为门，名曰鱖鱼门，因水多葑草，又名葑门。其水名葑溪。此乃子胥显灵古迹也。

夫差闻越兵入城，伯嚭已降，（快得好。）遂同王孙骆及其三子（太子友之弟。）奔于阳山。昼驰夜走，腹馁口饥，目视昏眩。左右采得生稻，剥之以进。吴王嚼之，伏地掬饮沟中之水，（可怜。）问左右曰：“所食者，何物也？”左右对曰：“生稻。”夫差曰：“此公孙圣所言‘不得火食走章皇，也。’”王孙骆曰：“饱食而去，前有深谷，可以暂避。”夫差曰：“妖梦已准，死在旦夕，暂避何为？”乃止于阳山，谓王孙骆曰：“吾前戮公孙圣，投于此山之巔，不知尚有灵响否？”骆曰：“王试呼之。”夫差乃大呼曰：“公孙圣！”山中亦应曰：“公孙圣。”三呼而三应。（此自深山谷应声，吴人



信鬼，夫差又有影子在胸中，故遂以为实耳。)夫差心中恐惧，乃迁于干隧。(一名遂山，在阳山西南十里。)勾践率千人追至，围之数重。夫差作书，系于矢上，射入越军。军人拾取呈上，种、蠡二人同启视，其词曰：“吾闻：‘狡兔死而良犬烹。敌国如灭，谋臣必亡。’大夫何不存吴一线，以自为馀地？”(虽是欲以自全，其言却亦有理。)文种亦作书系矢而答之曰：“吴有大过者六：戮忠臣伍子胥，大过一也；以直言杀公孙圣，大过二也；太宰谗佞而听用之，大过三也；(即此便知伯□必不能安于越国。)齐、晋无罪，数伐其国，大过四也；吴、越同壤而侵伐，大过五也；越亲戕吴之前王，不知报仇，而纵敌贻患，大过六也。(这一过责得更妙。)有此六大过，欲免于亡，得乎？(不说报仇，只似问罪一般，妙甚。)昔天以越赐吴，吴不肯受。今天以吴赐越，越其敢违天之命！”夫差得书，读至第六款大过，垂泪曰：“寡人不诛勾践，忘先王之仇，为不孝之子，此天之所以弃吴也！”(却不在此。)王孙骆曰：“臣请再见越王而哀恳之。”夫差曰：“寡人不愿复国，若许为附庸，世世事越，固所愿矣。”

骆至越军，蠡、种拒之，不得入。勾践望见吴使者涕泣而去，意颇怜之，使人谓吴王曰：“寡人念君昔日之情，请置君于甬东，(今鄞县。)给夫妇五百家，以终王之世。”夫差含泪而对曰：“君王幸赦吴，吴亦君之外府也。若覆社稷，废宗庙，而以五百家为臣，孤老矣，不能从编氓之列，孤有死耳！”(这还算好汉语，强于蜀后主、陈叔宝许多。)越使者去，夫差犹未肯自裁。勾践谓种、蠡曰：“二子何不执而诛之？”种、蠡对曰：“人臣不敢加诛于君，(这还是春秋时



古道。)愿主公自命之!天诛当行,不可久稽。”勾践乃仗“步光”之剑,立军前,使人告吴王曰:“世无万岁之君,总之一死,何必使吾师加刃于王耶?”夫差乃太息数声,四顾而望,泣曰:“吾杀忠臣子胥、公孙圣,今自杀晚矣!”谓左右曰:“使死者有知,无面目见子胥、公孙圣于地下,必重罗三幅,以掩吾面!”言罢,拔佩剑自刎。王孙骆解衣以覆吴王之尸,即以组带自缢于傍。(此人好。)勾践命以侯礼葬于阳山,使军士每人负土一簣,须臾,遂成大冢。流其三子于龙尾山,(在婺源县。)后人名其里为吴山里。诗人张羽有诗叹云:

荒台独上故城西,辇路凄凉草木悲。废墓已无金虎卧,坏墙时有夜乌啼。采香径断来麋鹿,响屐廊空变黍离。欲吊伍员何处所?淡烟斜月不堪题!

杨诚斋《苏台吊古》诗云:

插天四塔云中出,隔水诸峰雪后新。
道是远瞻三百里,如何不见六千人?

胡曾先生咏史诗云:

吴王恃霸逞雄才,贪向姑苏醉绿醅。
不觉钱塘江上月,一宵西送越兵来。

元人萨都刺诗云:

阊门杨柳自春风,水殿幽花泣露红。
飞絮年年满城郭,行人不见馆娃宫。

唐人陆龟蒙咏西施云:

半夜娃宫作战场,血腥犹杂宴时香。
西施不及烧残蜡,犹为君王泣数行。

再说越王入姑苏城,据吴王之宫,百官称贺。伯嚭亦在



其列，恃其旧日周旋之恩，面有德色。（下流狗才！）勾践谓曰：“子，吴太宰也，寡人敢相屈乎？汝君在阳山，何不从之？”伯嚭惭而退。勾践使力士执而杀之，灭其家，（伯嚭自是该杀，然勾践之杀之，却算无情。）曰：“吾以报子胥之忠也！”勾践抚定吴民，乃以兵北渡江、淮，与齐、晋、宋、鲁诸侯会于舒州，（齐地，陈氏封邑。）使人致贡于周。（此举却好似夫差。）时周敬王已崩，太子名仁嗣位，是为元王。元王使人赐勾践衮冕、圭璧、彤弓、弧矢，命为东方之伯。勾践受命，诸侯悉遣人致贺。其时楚灭陈国，惧越兵威，亦遣使修聘。勾践割淮上之地以与楚，（自削南藩，是失着处。）割泗水之东地方百里以与鲁，以吴所侵宋地归宋。（这却该。）诸侯悦服，尊越为霸。越王还吴国，遣人筑贺台于会稽，以盖昔日被栖之耻。置酒吴宫文台之上，与群臣为乐，命乐工作《伐吴》之曲，乐师引琴而鼓之。其词曰：

吾王神武蓄兵威，欲诛无道当何时？大夫种蠡前致词，吴杀忠臣伍子胥。今不伐吴又何须？良臣集谋迎天禧。一战开疆千里馀，恢恢功业勒常彝。赏无所吝罚不违，君臣同乐酒盈卮。

台上群臣大悦而笑，惟勾践面无喜色。范蠡私叹曰：“越王不欲功归臣下，疑忌之端已见矣！”（雪亮眼透明心。）次日，入辞越王曰：“臣闻：‘主辱臣死。’向者大王辱于会稽，臣所以不死者，欲隐忍成越之功也。今吴已灭矣，大王倘免臣会稽之诛，愿乞骸骨，老于江湖。”越王恻然，泣下沾衣，（分明是假，只看后日待文种便知。）言曰：“寡人赖子之力，以有今日，方思图报，（君王谎也。）奈何弃寡人而去乎？留则与子共国，去则妻子为戮！”蠡曰：“臣则宜死，



妻子何罪？死生惟王，臣不顾矣。”是夜，乘扁舟出齐女门，涉三江，入五湖。至今齐门外有地名蠡口，即范蠡涉三江之道也。次日，越王使人召范蠡，蠡已行矣。越王愀然变色，谓文种曰：“蠡可追乎？”（君王谎也。）文种曰：“蠡有鬼神不测之机，不可追也。”

种既出，有人持书一封投之。种启视，乃范蠡亲笔。其书曰：

子不记吴王之言乎？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忍辱妒功；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安乐。于今不去，祸必不免！

文种看罢，欲召送书之人，已不知何往矣。种怏怏不乐，然犹未深信其言，叹曰：“少伯（蠡字。）何虑之过乎？”（正恐不过虑者，难保无事耳。）

过数日，勾践班师回越，携西施以归。越夫人潜使人引出，负以大石，沉于江中，曰：“此亡国之物，留之何为？”（此是妒心为虐，其语乃是饰词，读者莫被他瞒过，反失口叹其有识也。）后人不知其事，讹传范蠡载入五湖，遂有“载去西施岂无意？恐留倾国误君王”之句。按范蠡扁舟独往，妻子且弃之，况吴宫宠妃，何敢私载乎？又有言范蠡恐越王复迷其色，乃以计沉之于江，此亦谬也。罗隐有诗辨西施之冤云：

家国兴亡自有时，时人何苦咎西施！西施若解亡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

再说越王念范蠡之功，收其妻子，封以百里之地，复使良工铸金象范蠡之形，置之座侧，如蠡之生也。（此因少伯已去，落得赚人耳目，不然，请问杀文种是何说乎？）



却说范蠡自五湖入海，忽一日，使人取妻子去，遂入齐。改名曰鸱夷子皮，仕齐为上卿。（这却古怪，何以又要做官。）未几，弃官隐于陶山，（在济南府肥城县。）畜五牝，（五畜之牝者。）生息获利千金，自号曰陶朱公。后人所传《致富奇书》，云是陶朱公之遗术也。其后吴人祀范蠡于吴江，与晋张翰、唐陆龟蒙为“三高祠”。宋人刘寅有诗云：

人谓吴痴信不虚，建崇越相果何如？

千年亡国无穷恨，只合江边祀子胥。

勾践不行灭吴之赏，（可恨！）无尺土寸地分授，与旧臣疏远，相见益稀。计倪佯狂辞职，曳庸等亦多告老。文种心念范蠡之言，称疾不朝。（何不竟学少伯乎？）越王左右有不悦文种者，谮于王曰：“种自以功大赏薄，心怀怨望，故不朝耳。”越王素知文种之才能，以为灭吴之后，无所用之，恐其一旦为乱，无人可制，（“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欲除之，又无其名。其时鲁哀公与季、孟、仲三家有隙，欲借越兵伐鲁，以除去三家，乃借朝越为名，来至越国。勾践心虞文种，故不为发兵，哀公遂死于越。

再说越王忽一日往视文种之疾，种为病状，强迎王入。王乃解剑而坐，（有心。）谓曰：“寡人闻之：‘志士不忧其身之死，而忧其道之不行。’子有七术，寡人行其三，而吴已破灭，尚有四术，安所用之？”种对曰：“臣不知所用也。”越王曰：“愿以四术为我谋吴之前人于地下，可乎？”（忍心害理，胡说可恨！）言毕，即升舆而去。遗下佩剑于座，种取视之，剑室有“属镂”二字，即夫差赐子胥自刭之剑也。种仰天叹曰：“古人云：‘大德不报。’吾不听范少伯之言，（谁教你不听来？）乃为越王所戮，岂非愚哉！”复自笑曰：



“百世而下，论者必以吾配子胥，亦复何恨！”（却乎与他不同。）遂伏剑而死。越王知种死，乃大喜，（真没良心。）葬种于卧龙山，（在今绍兴府城内。）后人因名其山曰种山。葬一年，海水大发，穿山胁，冢忽崩裂，有人见子胥同文种前后逐浪而去。（附会不足信。）今钱塘江上海潮重叠，前为子胥，后乃文种也。髯翁有《文种赞》曰：

忠哉文种，治国之杰！三术亡吴，一身殉越。不共蠡行，宁同胥灭，千载生气，海潮叠叠。

勾践在位二十七年而薨，周元王之七年也。其后子孙，世称为霸。

话分两头。却说晋国六卿，自范、中行二氏灭后，止存智、赵、魏、韩四卿。智氏、荀氏因与范氏同出于荀，欲别其族，乃循智□之旧，改称智氏，时智瑶为政，号为智伯。四家闻田氏弑君专国，诸侯莫讨，于是私自立议，各择便据地，以为封邑。晋出公（定公子。）之地，反少于四卿，无可奈何。（也就是第二个周室了。）就中单表赵简子名鞅，有子数人，长子名伯鲁，其最幼者，名无恤，乃贱婢所生。（芝草无根，醴泉无源。）有善相人者，姓姑布，名子卿，至于晋，鞅召诸子使相之。子卿曰：“无为将军者。”鞅叹曰：“赵氏其灭矣！”子卿曰：“吾来时遇一少年在途，相从者皆君府中人，此得非君之子耶？”鞅曰：“此吾幼子无恤，所出甚贱，岂足道哉？”（浅小可笑。）子卿曰：“天之所废，虽贵必贱；天之所兴，虽贱必贵。（达者之语。）此子骨相，似异诸公子，吾未得详视也。君可召之。”鞅使人召无恤至。子卿望见，遽起拱立曰：“此真将军矣！”鞅笑而不答。他日悉



召诸子，叩其学问，无恤有问必答，条理分明，鞅始知其贤。（此时方知，不成老子。）乃废伯鲁而立无恤为適子。一日，智伯怒郑之不朝，欲同赵鞅伐郑。鞅偶患疾，使无恤代将以往。智伯以酒灌无恤，无恤不能饮。智伯醉而怒，以酒罍投无恤之面，面伤出血。赵氏将士俱怒，欲攻智伯。无恤曰：“此小耻，吾姑忍之。”（便自不凡。）智伯班师回晋，反言无恤之过，欲鞅废之。鞅不从。无恤自此与智伯有隙。赵鞅病笃，谓无恤曰：“异日晋国有难，惟晋阳可恃，汝可识之。”言毕遂卒。无恤代立，是为赵襄子。此乃周贞定王（名介，元王子。）十一年之事。

时晋出公愤四卿之专，密使人乞兵于齐、鲁，请伐四卿。（错走门路了。）齐田氏，鲁三家，反以其谋告于智伯。智伯大怒，同韩康子虎（韩不信之孙，韩庚之子）、魏桓子驹（魏曼多之孙，魏须之子）、赵襄子无恤，合四家之众，反伐出公。出公出奔于齐。智伯立昭公之曾孙骄为晋君，是为哀公。自此晋之大权，尽归于智伯瑶。瑶遂有代晋之志，召集家臣商议。毕竟智伯成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四回 智伯决水灌晋阳 豫让击衣报襄子

建嗣原为承家，以才智凌人而不仁，便有覆宗之道矣，智果之言，明白确切之至，徐吾之不听，只是把“不仁”二字轻看了。

晋四卿之中，智氏地多而最强，若肯安分守己，谁敢先与为难者？乃先自启衅端，反以速其亡灭。老氏云：“无为福始，无为祸先。”真是千古至言。

段规、任章、絺疵、张孟谈，都是敌手棋子，而絺疵为更雄。智瑶乃不见听，岂非天灭智宗乎？

韩、魏与赵势均力敌，而智氏独强，求地之意，既已皆知其将削三家矣。赵亡，则必及韩、魏，事理亦是显然。三家不共谋于始事之日，直至晋阳垂破，方有张孟谈之说词，其计亦疏而晚矣。使絺疵之说得行，三家其不俱尽乎？吾故曰：智氏之亡，殆天意也。智瑶求地，韩、魏意本不欲，而卒献之者，惧速祸也。赵氏非能强于二家，为赵氏计，亦当阳献地，而阴约二家以图之，方为善着。奈何首撻其怒，而受大创乎？赵氏之不亡，亦有天幸在内。

智瑶不信絺疵之说，所恃者韩、魏二家必喜得地耳。却不想智氏亡，二家独不得地乎？况赵氏亡，二家之得地犹未稳，而且有后忧；与赵氏合谋而灭智氏，则其得地更稳。平日恃其强，以为人不敢害，不知惟其太强，故人之谋害更切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智瑶之谓乎？



董安于、尹铎为治于数十年之前，而其得力乃在数十年之后，贤者之忧深虑远如此。

豫让报仇不奇，奇在第二次。第二次报仇也还不奇，奇在毁形灭性，以求济事。此其精诚专一，岂复寻常之报仇者所可比哉？宜乎有袍血之应也。为豫让难，为襄子尤难。不难在纵之，而难在避之。至后次之以衣与让，更为好义而豁达。

话说智伯名瑶，乃智武子踔之孙，智宣子徐吾之子。徐吾欲建嗣，谋于族人智果曰：“吾欲立瑶，何如？”智果曰：“不如宵也。”徐吾曰：“宵才智皆逊于瑶，不如立瑶。”智果曰：“瑶有五长过人，惟一短耳。美须长大过人，善射御过人，多技艺过人，强毅果敢过人，智巧便给过人，然而贪残不仁，是其一短。以五长凌人，而济之以不仁，谁能容之？若果立瑶，智宗必灭！”（有了不仁做根本，便有五十长、五百长，亦只速其祸耳。智果真是解人。）徐吾不以为然，竟立瑶为適子。智果叹曰：“吾不别族，惧其随波而溺也！”乃私谒太史，求改氏谱，自称辅氏。及徐吾卒，瑶嗣位，独专晋政。内有智开、智国等肺腑之亲，外有絺疵、豫让等忠谋之士，权尊势重，遂有代晋之志。（起心不良。）召诸臣密议其事。谋士絺疵进曰：“四卿位均力敌，一家先发，三家拒之。今欲谋晋室，先削三家之势。”（算计未尝不是，只是没天理些。）智伯曰：“削之何道？”絺疵曰：“今越国方盛，晋失主盟，主公托言兴兵，与越争霸，假传晋侯之命，令韩、赵、魏三家各献地百里，率其赋以为军资。三家若从命割地，我坐而增三百里之封，智氏益强，而三家日削矣。有不从者，矫晋侯之命，率大军先除灭之。此‘食果去皮’之



法也。”(为己计则得矣，独不思三家无故削地，能不怀愤而虑患乎?)智伯曰：“此计甚妙！但三家先从那家割起？”絺疵曰：“智氏睦于韩、魏，而与赵有隙。宜先韩次魏，韩、魏既从，赵不能独异也。”(只怕未必。)智伯即遣智开至韩虎府中，虎延入中堂，叩其来意。智开曰：“吾兄奉晋侯之命，治兵伐越，令三卿各割采地百里，入于公家，取其赋以充公用。(何以独不割智氏？明露破绽。)吾兄命某致意，愿乞地界回复。”韩虎曰：“子且暂回，某来日即当报命。”智开去，韩康子虎召集群下谋曰：“智瑶欲挟晋侯以弱三家，故请割地为名。吾欲兴兵先除此贼，卿等以为何如？”谋士段规曰：“智伯贪而无厌，假君命以削吾地，若用兵，是抗君也，彼将借以罪我，不如与之。彼得吾地，必又求之于越、魏，赵、魏不从，必相攻击，吾得安坐而观其胜负。”(是一样主意，却也其心不良。)韩虎然之。次日，令段规画出地界百里之图，亲自进于智伯。智伯大喜，设宴于蓝台之上，以款韩虎。饮酒中间，智伯命左右取画一轴，置于几上，同虎观之，乃鲁卞庄子刺三虎之图。(是用心。)上有题赞云：

三虎啖羊，势在必争。其斗可俟，其倦可乘。一举兼收，卞庄之能！

智伯戏谓韩虎曰：“某尝稽诸史册，列国中与足下同名者，齐有高虎，郑有罕虎，今与足下而三矣。”(这等戏法，也没甚趣味。)时段规侍侧，进曰：“礼，不呼名，惧触讳也。君之戏吾主，毋乃甚乎？”段规生得身材矮小，立于智伯之旁，才及乳下。智伯以手拍其顶曰：“小儿何知，亦来饶舌！三虎所啖之余，得非汝耶？”言毕，拍手大笑。段规



不敢对，以目视韩虎。韩佯醉，闭目应曰：“智伯之言是也。”即时辞去。智国闻之，谏曰：“主公戏其君而侮其臣，韩氏之恨必深，若不备之，祸且至矣。”智伯瞋目大言曰：“我不祸人足矣，谁敢兴祸于我？”（且看。）智国曰：“蚂蚁蜂蚕，犹能害人，况君相乎？主公不备，异日悔之何及！”智伯曰：“吾将效卞庄子一举刺三虎，蚂蚁蜂蚕，我何患哉！”智国叹息而出。史臣有诗云：

智伯分明井底蛙，眼中不复置王家。

宗英空进兴亡计，避害谁如辅果嘉？

次日，智伯再遣智开求地于魏桓子驹，驹欲拒之。谋臣任章曰：“若求地而与之，失地者必惧，得地者必骄，骄则轻敌，惧则相亲，以相亲之众，待轻敌之人，智氏之亡可待矣。”（又是一样主意，然却正似段规。）魏驹曰：“善。”亦以万家之邑献之。智伯乃遣其兄智宵，求蔡皋狼之地于赵氏。赵襄子无恤衔其旧恨，怒曰：“土地乃先世所传，安敢弃之？韩、魏有地自予，吾不能媚人也！”（不与固可，但如此不与法，却不妥当。）智宵回报，智伯大怒，尽出智氏之甲，使人邀韩、魏二家，共攻赵氏，约以灭赵氏之日，三分其地。韩虎、魏驹一来惧智伯之强，二来贪赵氏之地，各引一军，从智伯征进。智伯自将中军，韩军在右，魏军在左，杀奔赵府中，欲擒赵无恤。赵氏谋臣张孟谈预知兵到，奔告无恤曰：“寡不敌众，主公速宜逃难！”无恤曰：“逃在何处方好？”张孟谈曰：“莫如晋阳。昔董安于曾筑公宫于城内，又经尹铎经理一番，百姓受尹铎数十年宽恤之恩，必能效死。（太平时肯宽恤民力，有变时便有所恃。不仁者却说是迂阔。）先君临终有言：‘异日国家有变，必往晋阳。’主公



宜速行，不可迟疑。”无恤即率家臣张孟谈、高赫等，望晋阳疾走。智伯勒二家之兵以追无恤。

却说无恤有家臣原过，行迟落后，于中途遇一神人，半云半雾，惟见上截金冠锦袍，面貌亦不甚分明，以青竹二节授之，嘱曰：“为我致赵无恤。”原过追上无恤，告以所见，以竹管呈之。无恤亲剖其竹，竹中有朱书二行：“告赵无恤，余霍山（在平阳府霍州。）之神也。奉上帝命，三月丙戌，使汝灭智氏。”（此等处无益于事，只是山神讨好耳。山神也要讨好，大奇。）无恤令秘其事。行至晋阳，晋阳百姓感尹铎仁德，携老扶幼，迎接入城，驻扎公宫。无恤见百姓亲附，又见晋阳城堞高固，仓廩充实，心中稍安。即时晓谕百姓，登城守望。点阅军器，戈戟钝敝，箭不满千，愀然不乐，谓张孟谈曰：“守城之器，莫利于弓矢，今箭不过数百，不勾分给，奈何？”孟谈曰：“吾闻董安于之治晋阳也，公宫之墙垣，皆以荻蒿（草可作矢）木苦楚（木可作矢。）聚而筑之。主公何不发其墙垣，以验虚实？”无恤使人发其墙垣，果然都是箭簳之料。无恤曰：“箭已足矣，奈无金以铸兵器何？”孟谈曰：“闻董安于建宫之时，堂室皆练精铜为柱，卸而用之，铸兵有馀也。”（董安于固是绝大经济人，张孟谈却宗宗晓得，也是满心经济久了。）无恤再发其柱，纯是练过的精铜。即使冶工碎柱，铸为剑戟刀枪，无不精利，人情益安。无恤叹曰：“甚哉，治国之需贤臣也！得董安于而器用备，得尹铎而民心归，天祚赵氏，其未艾乎？”

再说智、韩、魏三家兵到，分作三大营，连络而居，把晋阳围得铁桶相似。晋阳百姓情愿出战者甚众，齐赴公宫请令。无恤召张孟谈商之。孟谈曰：“彼众我寡，战未必胜，



不如深沟高垒，坚闭不出，以待其变。韩、魏无仇于赵，特为智伯所迫耳。两家割地，亦非心愿，虽同兵而实不同心，不出数月，必有自相疑猜之事，（从来反间之计，必出于被祸之人，孟谈欲坐待其隙，只算得一半。）安能久乎？”无恤纳其言，亲自抚谕百姓，示以协力固守之意。军民互相劝勉，虽妇女童稚，亦皆欣然愿效死力。有敌兵近城，辄以强弩射之。三家围困岁馀，不能取胜。智伯乘小车周行城外，叹曰：“此城坚如铁瓮，安可破哉？”正怀闷间，行至一山，见山下泉流万道，滚滚望东而逝。拘土人问之，答曰：“此山名曰龙山，山腹有巨石如瓮，故又名悬瓮山。晋水东流，与汾水合，此山乃发源之处也。”智伯曰：“离城几何里？”土人曰：“自此至城西门，可十里之遥。”（不知地利，不可以为将。）智伯登山以望晋水，复绕城东北，相度了良久，忽然省悟曰：“吾得破城之策矣！”即时回寨，请韩、魏二家计议，欲引水灌城。韩虎曰：“晋水东流，安能决之使西乎？”智伯曰：“吾非引晋水也。晋水发源于龙山，其流如注，若于龙山高阜处掘成大渠，预为蓄水之地，然后将晋水上流坝断，使水不归于晋川，势必尽注新渠。方今春雨将降，山水必大发，俟水至之日，决堤灌城，城中之人，皆为鱼鳖矣。”（水攻、火攻，是兵家最厉害之着。）韩、魏齐声赞曰：“此计妙哉！”智伯曰：“今日便须派定路数，各司其事。韩公守把东路，魏公守把南路，须早夜用心，以防奔突。某将大营移屯龙山，兼守西北二路，专督开渠筑堤之事。”韩、魏领命辞去。智伯传下号令，多备锹钬，凿渠于晋水之北。次将各处泉流下泄之道，尽皆坝断。复于渠之左右，筑起高堤，凡山坳泄水之处，都有堤坝。那泉源泛滥，



奔激无归，只得望北而走，尽注新渠。却将铁枋闸板渐次增添，截住水口，其水便有留而无去，有增而无减了。今晋水北流一支，名智伯渠，即当日所凿也。一月之后，果然春雨大降，山水骤涨，渠高顿与堤平。智伯使人决开北面，其水从北溢出，竟灌入晋阳城来。有诗为证：

向闻洪水汨山陵，复见壅泉灌晋城。

能令阳侯添胆大，便教神禹也心惊。

时城中虽被围困，百姓向来富庶，不苦冻馁。况城基筑得十分坚厚，虽经水浸，并无剥损。（不如此，不足显董安于。）过数日，水势愈高，渐渐灌入城中，房屋不是倒榻，便是淹没，百姓无地可栖，无灶可爨，皆构巢而居，悬釜而炊。公宫虽有高台，无恤不敢安居，与张孟谈不时乘竹筏，周视城垣。但见城外水声淙淙，一望江湖，有排山倒峡之势，再加四五尺，便高过城头了。无恤心下暗暗惊恐。且喜守城军民昼夜巡警，未尝疏忽，百姓皆以死自誓，更无二心。（不如此，不足显尹铎。）无恤叹曰：“今日方知尹铎之功矣！”乃私谓张孟谈曰：“民心虽未变，而水势不退，倘山水再涨，阖城皆为鱼鳖，将若之何？霍山神其欺我乎？”孟谈曰：“韩、魏献地，未必甘心，今日从兵，迫于势耳。臣请今夜潜出城外，说韩、魏之君，反攻智伯，方脱此患。”无恤曰：“兵围水困，虽插翅亦不能飞出也。”孟谈曰：“臣自有计，吾主不必忧虑。主公但令诸将多造船筏，利兵器，倘徼天之幸，臣说得行，智伯之头，指日可取矣。”无恤许之。

孟谈知韩康子屯兵于东门，乃假扮智伯军士，于昏夜缒城而出，径奔韩家大寨，只说：“智元师有机密事，差某面



禀。”韩虎正坐帐中，使人召入。其时军中严急，凡进见之人，俱搜简干净，方才放进。张孟谈既与军士一般打扮，身边又无夹带，并不疑心。（不知一个反间计的肚子，一张说利害的嘴，早已夹带进去了。）孟谈既见韩虎，乞屏左右。虎命从人闪开，叩其所以。孟谈曰：“某非军士，实乃赵氏之臣张孟谈也。吾主被围日久，亡在旦夕，恐一旦身死家灭，无由布其腹心，故特遣臣假作军士，潜夜至此，求见将军，有言相告。将军容臣进言，臣敢开口，如不然，臣请死于将军之前。”韩虎曰：“汝有话但说，有理则从。”孟谈曰：“昔日六卿和睦，同执晋政，自范氏、中行氏不得众心，自取覆灭，今存者，惟智、韩、魏、赵四家耳。智伯无故欲夺赵氏蔡皋狼之地，吾主念先世之遗，不忍遽割，未有得罪于智伯也。智伯自恃其强，纠合韩、魏，欲攻灭赵氏，赵氏亡，则祸必次及于韩、魏矣。”（张本在此句。）韩虎沉吟未答。孟谈又曰：“今日韩、魏所以从智伯而攻赵者，指望城下之日，三分赵氏之地耳。夫韩、魏不尝割万家之邑，以献智伯乎？世传疆宇，彼尚垂涎而夺之，未闻韩、魏敢出一语相抗也，况他人之地哉？（本地风光，最为切当。）赵氏灭，则智氏益强。韩、魏能引今日之劳，与之争厚薄乎？即使今日三分赵地，能保智氏异日之不复请乎？（得力在此一段。）将军请细思之！”韩虎曰：“子之意欲如何？”孟谈曰：“依臣愚见，莫若与吾主私和，反攻智伯，均之得地，而智氏之地多倍于赵，且以除异日之患，三君同心，世为唇齿，岂不美哉？”（主意在此。）韩虎曰：“子言亦似有理，俟吾与魏家计议。子且去，三日后来取回复。”孟谈曰：“臣万死一生，此来非同容易，军中耳目，难保不泄。愿留麾下三日，以待尊



命。”（正是欲其决计。）韩虎使人密召段规，告以孟谈所言。段规受智伯之侮，怀恨未忘，遂深赞孟谈之谋。韩虎使孟谈与段规相见，段规留孟谈同幕而居，二人深相结纳。（又是同病相怜，又是方以类聚。）

次日，段规奉韩虎之命，亲往魏桓子营中，密告以赵氏有人到军中讲话，如此恁般：“吾主不敢擅专，请将军裁决！”魏驹曰：“狂贼悖慢，吾亦恨之！但恐缚虎不成，反为所噬耳。”段规曰：“智伯不能相容，势所必然。与其悔于后日，不如断于今日。赵氏将亡，韩、魏存之，其德我必深，不犹愈于与凶人共事乎？”（事理利害俱透。）魏驹曰：“此事当熟思而行，不可造次。”段规辞去。

到第二日，智伯亲自行水，遂治酒于悬瓮山，邀请韩、魏二将军同视水势。饮酒中间，智伯喜形于色，遥指着晋阳城，谓韩、魏曰：“城不没者，仅三版矣！（一版，二尺。）吾今日始知水之可以亡人国也。晋国之盛，表里山河，汾、浹、晋、绛，皆号巨川，以吾观之，水不足恃，适足速亡耳。”魏驹私以肘撑韩虎，韩虎蹶魏驹之足，二人相视，皆有惧色。须臾席散，辞别而去。絺疵谓智伯曰：“韩、魏二家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絺疵曰：“臣未察其言，已观其色。主公与二家约，灭赵之日，三分其地，今赵城旦暮必破，二家无得地之喜，而不虑患之色，是以知其必反也。”（正是人不在情理中，便自然有古怪处了。）智伯曰：“吾与二氏方欢然同事，彼何虑焉？”絺疵曰：“主公言水不足恃，适速其亡。夫晋水可以灌晋阳，汾水可以灌安邑，（魏都。）绛水可以灌平阳。（韩都。）主公言及晋阳之水，二君安得不虑乎？”



至第三日，韩虎、魏驹亦移酒于智伯营中，答其昨日之情。智伯举觞未饮，谓韩、魏曰：“瑶素负直性，能吐不能茹。昨有人言二位将军有中变之意，不知果否？”（果是中变，如何肯说。智瑶竟是彻呆子，谁谓其才智哉？）韩虎、魏驹齐声答曰：“元帅信乎？”智伯曰：“吾若信之，岂肯面询于将军哉？”韩虎曰：“闻赵氏大出金帛，欲离间吾三人，（请问在何处闻之？明是漏空语。）此必谗臣受赵氏之私，使元帅疑我二家，因而懈于攻围，庶几脱祸耳。”魏驹亦曰：“此言甚当。不然，城破在迩，谁不愿剖分其土地，乃舍此目前必获之利，而蹈不可测之祸乎？”（反过脸来，正是一般说话。）智伯笑曰：“吾亦知二位必无此心，乃绌疵之过虑也。”韩虎曰：“元帅今日虽然不信，恐早晚复有言者，使吾两人忠心无以自明，宁不堕谗臣之计乎？”智伯以酒酹地曰：“今后彼此相猜，有如此酒！”虎、驹拱手称谢。是日饮酒倍欢，将晚而散。绌疵随后入见智伯曰：“主公奈何以臣之言泄于二君耶？”（好眼力！）智伯曰：“汝又何以知之？”绌疵曰：“适臣遇二君于辕门，二君端目视臣，已而疾走。彼谓臣已知其情，有惧臣之心，故遽遽如此。”智伯笑曰：“吾与二子酹酒为誓，各不相猜，子勿妄言，自伤和气。”绌疵退而叹曰：“智氏之命不长矣！”乃诈言暴得寒疾，求医治疗，遂逃奔秦国去讫。（去得好。）髯翁有诗咏绌疵云：

韩魏离心已见端，绌疵远识讵能瞒？

一朝托疾飘然去，明月清风到处安。

再说韩虎、魏驹从智伯营中归去，路上二君定计，与张孟谈歃血订约：“期于明日夜半，决堤泄水，你家只看水退为信，便引城内军士杀将出来，共擒智伯。”孟谈领命入城，



报知无恤。无恤大喜，暗暗传令，结束停当，等待接应。至期，韩虎、魏驹暗地使人袭杀守堤军士，于西面掘开水口，水从西决，反灌入智伯之寨。（自作自受。）军中惊乱，一片声喊起，智伯从睡梦中惊醒起来，水已及于卧榻，衣被俱湿。还认道巡视疏虞，偶然堤漏，急唤左右快去救水塞堤。须臾，水势益大，却得智国、豫让率领水军，驾筏相迎，扶入舟中。回视本营，波涛滚滚，营垒俱陷，军粮器械，飘荡一空。营中军士，尽从水中浮沉挣命。智伯正在凄惨，急闻鼓声大震，韩、魏两家之兵，各乘小舟，趁着水势杀来，将智家军乱砍，口中只叫：“拿智瑶来献者重赏！”智伯叹曰：“吾不信 绌疵之言，果中其诈！”豫让曰：“事已急矣！主公可从山后逃匿，奔入秦邦请兵。臣当以死拒敌。”智伯从其言，遂与智国棹小舟转出山背。谁知赵襄子也料智伯逃奔秦国，却遣张孟谈从韩、魏二家追逐智军，自引一队，伏于龙山之后，凑巧相遇。（等得着。）无恤亲缚智伯，数其罪斩之。智国投水溺死。（此人可惜。）豫让鼓励残兵，奋勇迎战，争奈寡不敌众，手下渐渐解散。及闻智伯已擒，遂变服逃往石室山中。（在太原西南七十里。）智氏一军尽没。无恤查是日，正三月丙戌日也。天神所赐竹书，其言验矣。（究竟他何尝助了丝毫力来？）

三家收兵在于一处，将各路坝闸尽行拆毁，水复东行，归于晋川，晋阳城中之水，方才尽退。无恤安抚居民已毕，谓韩、魏曰：“某赖二公之力，保全残城，实出望外。然智伯虽死，其族尚存，斩草留根，终为后患。”韩、魏曰：“当尽灭其宗，以泄吾等之恨！”无恤即同韩、魏回至绛州，诬智氏以叛逆之罪，围其家，无男女少长，尽行屠戮，宗族俱



尽。（都是徐吾之过。）惟智果已出姓为辅氏，得免于难，到此方知果之先见矣。韩、魏所献地各自收回。又将智氏食邑，三分均分，无一尺土入于公家。此周贞定王（名介，元王子。）十六年事也。

无恤论晋阳之功，左右皆推张孟谈为首，无恤独以高赫为第一。孟谈曰：“高赫在围城之中，不闻画一策，效一劳，而乃居首功，受上赏，臣窃不解。”无恤曰：“吾在厄困中，众俱慌错，惟高赫举动敬谨，不失君臣之礼。夫功在一时，礼垂万世，受上赏，不亦宜乎？”（只是喜欢他奉承得好耳，一笑。）孟谈愧服。无恤感山神之灵，为之立祠于霍山，（神道侥幸。）使原过世守其祀。又憾智伯不已，漆其头颅为溲便之器。豫让在石室山中，闻知其事，涕泣曰：“‘士为知己者死。’吾受智氏厚恩，今国亡族灭，辱及遗骸，吾偷生于世，何以为人？”乃更姓名，诈为囚徒服役者，挟利匕首，潜入赵氏内厕之中，欲候无恤如厕，乘间刺之。无恤到厕，忽然心动，使左右搜厕中，牵豫让出见无恤。无恤乃问曰：“子身藏利器，欲行刺于吾耶？”（何消说得？然自不得不问。）豫让正色答曰：“吾智氏亡臣，欲为智伯报仇耳！”左右曰：“此人叛逆，宜诛！”无恤止之曰：“智伯身死无后，而豫让欲为之报仇，真义士也！杀义士者不祥。”令放豫让还家。（是襄子好处。）临去，复召问曰：“吾今纵子，能释前仇否？”豫让曰：“释臣者，主之私恩；报仇者，臣之大义。”左右曰：“此人无礼，纵之必为后患。”无恤曰：“吾已许之，可失信乎？今后但谨避之可耳。”（更是人情所难。）即日归治晋阳，以避豫让之祸。

却说豫让回至家中，终日思报君仇，未能就计。其妻劝



其再仕韩、魏，以求富贵。（不能知丈夫之为，是个蠢妇了。）豫让怒，拂衣而出。思欲再入晋阳，恐其识认不便，乃削须去眉，漆其身，为癞子之状，乞丐于市中。妻往市跟寻，闻呼乞声，惊曰：“此吾夫之声也！”趋视，见豫让，曰：“其声似而其人非。”遂舍去。豫让嫌其声音尚在，复吞炭变为哑喉，再乞于市。妻虽闻声，亦不复讶。有友人素知豫让之志，（难得此好友为其知心也。）见乞者行动，心疑为让，潜呼其名，果是也。乃邀至家中进饮食，谓曰：“子报仇之志决矣！然未得报之术也。以子之才，若诈投赵氏，必得重用。此时乘隙行事，唾手而得，何苦毁形灭性，以求济其事乎？”（此人亦是心计人。）豫让谢曰：“吾既臣赵氏，而复行刺，是二心也。（所持者正。）今吾漆身吞炭，为智伯报仇，正欲使人臣怀二心者，闻吾风而知愧耳！请与子诀，勿复相见。”遂奔晋阳城来，行乞如故，更无人识之者。

赵无恤在晋阳观智伯新渠，已成之业，不可复废，乃使人建桥于渠上，以便来往。名曰赤桥。赤乃火色，火能克水，因晋水之患，故以赤桥厌之。（这却把五行来颠倒了。）桥既成，无恤驾车出观。豫让预知无恤观桥，复怀利刃，诈为死人，伏于桥梁之下。无恤之车将近赤桥，其马忽悲嘶却步。御者连鞭数策，亦不前进。张孟谈进曰：“臣闻：‘良骥不陷其主。’今此马不渡赤桥，必有奸人藏伏，不可不察。”无恤停车，命左右搜简。回报：“桥下并无奸细，只有一死人僵卧。”无恤曰：“新筑桥梁，安得便有死尸？必豫让也。”（明白。然亦因胸中先有一豫让在也。）命曳出视之，形容虽变，无恤尚能识认。骂曰：“吾前已曲法赦子，今又来谋刺，皇天岂佑汝哉！”命牵去斩之。豫让呼天而号，泪与血下。



左右曰：“子畏死耶？”让曰：“某非畏死，痛某死之后，别无报仇之人耳！”无恤召回，问曰：“子先事范氏，范氏为智伯所灭，子忍耻偷生，反事智伯，不为范氏报仇。今智伯之死，子独报之甚切，何也？”豫让曰：“夫君臣以义合。君待臣如手足，则臣待君如腹心；君待臣如犬马，则臣待君如路人。某向事范氏，止以众人相待，吾亦以众人报之。及事智伯，蒙其解衣推食，以国土相待，吾当以国土报之。岂可一例而观耶？”（为千古君臣立关节，其感激世人不少。）无恤曰：“子心如铁石不转，吾不复赦子矣！”遂解佩剑，责令自裁。豫让曰：“臣闻：‘忠臣不忧身之死，明主不掩人之义。’蒙君赦宥，于臣已足。今日臣岂望再活？但两计不成，愤无所泄。请君脱衣与臣击之，以寓报仇之意，臣死亦瞑目矣！”无恤怜其志，脱下锦袍，使左右递与豫让。（豁达之甚，他人必所不能。）让掣剑在手，怒目视袍，如对无恤之状，三跃而三砍之，曰：“吾今可以报智伯于地下矣。”遂伏剑而死。至今此桥尚存，后人改名为豫让桥。无恤见豫让自刎，心甚悲之，即命收葬其尸。军士提起锦袍，呈与无恤。无恤视所砍之处，皆有鲜血点污。此乃真诚之所感也。（毕竟是怪事。）无恤心中惊骇，自是染病。不知性命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五回 乐羊子怒纓中山羹 西门豹乔送河伯妇

威烈王之封三晋，亦出于势之不得不然。盖六卿擅晋，其来已久。三卿灭而三卿存，其强更逾于旧。三家代晋，其势已成，因其请命而封之，使天下犹知王室之尊。即三晋喜于得封，亦将伪为效顺，而不敢萌窥周之志，则封之未为失计也。使威烈当日不从其请，能禁三晋之自立乎？三晋若竟行自立，王朝既不能有禁制之方，而天下诸侯亦必不能行其诛讨，无益于义名之数，而反启其怨心，王朝何利之有？况历世以来，楚与吴、越僭号为王，周室已无可奈何，至威烈王之世，王朝微弱更甚乎！即以晋国而论，曲沃武公仅以一军受命耳，其后之强大，则皆兼并小国，吞噬同姓之所得也，宁得为正乎？东迁以后，篡弑频仍，王朝从未能出一词以问罪。今三家虽曰分晋，犹未及于篡弑，而欲威烈之靳而不与，以为持名，岂非胶柱鼓瑟之论耶？

魏斯礼贤下士，收揽人才，遂开战国养士之风。但其所礼，却有许多真正高贤。但是抱道自尊之士，而魏斯之敬礼，亦以师道待之，是真能敬贤好道，非好名强饰之比。故不特为养士之祖，亦为战国养士诸君中第一最贤之主也。抱道自尊，固是君子之高节；然“贫贱骄人”一语，却非圣贤中道。段干木之逾垣而避魏斯，孟子已言其已甚。至世子击之下车拱立，而田子方驱车不顾，便只算傲慢无礼，不可为训也。

君臣之义固重，父子之恩亦不小。乐羊既欲为魏取



中山，便当先召其子使还，庶为恩义两尽。今因急于功名，明视其子之死而不恤，又加以啜羹而尽一器，能免于残忍刻薄之讥乎？魏文侯之不复更用，明甚妥甚。

河伯娶妇之说，妄诞不经之甚。百姓乃至流离困苦，而不敢拒，则祸福利害之说，有以动之也。邪说惑人，其害如此。今世佛老因果之说，遍于寰区，其陷溺人心，伤残风化，包藏奸宄，干犯政教，为害于世道人心，诚非浅鲜。吾安得起西门豹于九泉而谋所以治之乎？

话说赵无恤被豫让三击其衣，连打三个寒噤，豫让死后，无恤视衣砍处，皆有血迹，自此患病，逾年不痊。（只算疑心生暗鬼。）无恤生有五子，因其兄伯鲁为己而废，欲以伯鲁之子周为嗣，（不肯忘本，是有良心人。）而周先死，乃立周之子浣为世子。无恤临终，谓世子赵浣曰：“三卿灭智氏，地土宽饶，百姓悦服。（三卿之竟能分晋不在上句，在此句也。）宜乘此时，约韩、魏三分晋国，各立庙社，传之子孙。若迟疑数载，晋或出英主，揽权勤政，收拾民心，则赵氏之祀不保矣。”言讫而螟。赵浣治丧已毕，即以遗言告于韩虎。时周考王（贞定王之子。）之四年。晋哀公薨，子柳立，是为幽公。韩虎与魏、赵合谋，只以絳州、曲沃二邑，为幽公俸食，馀地皆三分入于三家，号曰三晋。幽公微弱，反往三家朝见，君臣之分倒置矣。

再说齐相国田盘，（田桓子。）闻三晋尽分公家之地，亦使其兄弟宗人尽为齐都邑大夫，（也来了。）遣使致贺于三晋，与之通好。自是列国交际，田、赵、韩、魏四家，自出名往来，齐、晋之君，拱手如木偶而已。时周考王封其弟揭



于河南王城，以续周公之官职。揭少子班，别封于巩。因巩在王城之东，号曰东周公，而称河南曰西周公，此东西二周之始。考王薨，子午立，是为威烈王。威烈王之始，赵浣卒，子赵籍代立。（后为烈侯。）而韩虔（韩虎之孙，韩启章之子，后为景侯。）嗣韩，魏期（魏驹之孙，后为文侯。）嗣魏，田和（田盘之孙，田白之子，后为齐太公。）嗣田，（四家迟迟吾行，止是为名义上过不去。）四家相结益深，约定彼此互相推援，共成大事。

威烈王二十三年，有雷电击周之九鼎，鼎俱摇动。三晋之君闻此，私议曰：“九鼎乃三代传国之重器，今忽震动，周运其将终矣。吾等立国已久，未正名号，乘此周室衰微之际，各遣使请命于周王，求为诸侯，彼畏吾之强，不敢不许。如此，则名正言顺，有富贵之实，而无篡夺之名，岂不美哉？”于是各遣心腹之使，魏遣田文，赵遣公仲连，韩遣侠累，各赍金帛及土产之物，贡献于威烈王，乞其册命。威烈王问于使者曰：“晋地皆入于三家乎？”魏使田文对曰：“晋失其政，外离内叛，三家自以兵力征讨叛臣，而有其地，非攘之于公家也。”（说得好。）威烈王又曰：“三晋既欲为诸侯，何不自立？乃复告于朕乎？”赵使公仲连对曰：“以三晋累世之强，自立诚有馀，（说得横，便有挟制之意。）所以必欲禀命者，不敢忘天子之尊耳。王若册封三晋之君，俾世笃忠贞，为周藩屏，于王室何不利焉？”（又以利动之。）威烈王大悦，即命内史作策命，赐籍为赵侯，虔为韩侯，斯为魏侯，各赐黼冕圭璧全副。

田文等回报，于是赵、韩、魏三家，各以王命宣布国中。赵都中牟，（今开封府中牟县。）韩都平阳，（今平阳府



城。)魏都安邑，(县属平阳府。)立宗庙社稷。(只算分晋，却不算代晋。)复遣使遍告诸侯，列国亦多致贺。惟秦国自弃晋附楚之后，不通中国，中国亦以夷狄待之，故独不遣贺。未几，三家废晋靖公(幽公之孙。)为庶人，迁于纯留，(今路安府纯留县。)而复分其馀地。(此时才算灭晋。)晋自唐叔传至靖公，凡二十九世，其祀遂绝。髯翁有诗叹云：

六卿归四四归三，南面称侯自不惭。

利器莫教轻授柄，许多昏主导奸贪。

又有诗讥周王不当从三晋之命，导人叛逆。诗云：

王室卑微似赘瘤，怎禁三晋不称侯？

若无册命终成窃，只怪三侯不怪周。

却说三晋之中，惟魏文侯斯最贤，能虚心下士。时孔子高弟卜商，字子夏，教授于西河，(今汾州。)文侯从之受经。魏成荐田子方之贤，文侯与之为友。成又言：“西河人段干木有德行，隐居不仕。”文侯即命驾车往见。干木闻车驾至门，乃逾后垣而避之。文侯叹曰：“高士也！”遂留西河一月，日日造门请见，将近其庐，即凭轼起立，不敢倨坐。(今汾水城东有式贤阁。)干木知其诚，不得已而见之。文侯以安车载归，与田子方同为王宾。四方贤士，闻风来归。

又有李克、翟璜、田文、任座一班谋士，济济在朝，当时人才之盛，无出魏右。秦人屡次欲加兵于魏，畏其多贤，为之寝兵。(贤才之有益于人国如此。)文侯尝与虞人(主田猎之事者。)期，定午时猎于郊外。其日早朝，值天雨，寒甚，赐群臣酒。君臣各饮，方在浹洽之际，文侯问左右曰：“时及午乎？”答曰：“时午矣。”文侯遽命撤酒，促舆人速速驾车适野。左右曰：“雨，不可猎矣，何必虚此一出乎？”文



侯曰：“吾与虞人有约，彼必相候于郊，虽不猎，敢不亲往以践约哉？”（使人告之亦可，何必冒雨而出，此是有意做名处。）国人见文侯冒雨而出，咸以为怪，及闻赴虞人之约，皆相顾语曰：“我君之不失信于人如此。”于是凡有政教，朝令夕行，无敢违者。（这个名做着了。）

却说晋之东，有国名中山，（今真定府无极县。）姬姓，子爵，乃白狄之别种，亦号鲜虞。自晋昭公之世，叛服不常，屡次征讨，赵简子率师围之，始请和，奉朝贡。及三晋分国，无所专属。中山子姬窟，好为长夜之饮，以日为夜，以夜为日，疏远大臣，狎昵群小，（有了此数语，自然便要灭亡。）黎民失业，灾异屡见。文侯谋欲伐之。魏成进曰：“中山西近赵，而南远于魏，若攻而得之，未易守也。”文侯曰：“若赵得中山，则北方之势愈重矣。”翟璜奏曰：“臣举一人，姓乐名羊，本国谷邱人也。此人文武全才，可充大将之任。”文侯曰：“何以见之？”翟璜对曰：“乐羊尝行路，得遗金，取之以归。其妻唾之曰：‘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此金不知来历，奈何取之，以污素行乎？’（好妻子。）乐羊感妻之言，乃抛金于野，别其妻而出，游学于鲁、卫。过一年来归，其妻方织机，问夫：‘所学成否？’乐羊曰：‘尚未也。’妻取刀断其机丝。乐羊惊问其故。妻曰：‘学成而后可行，犹帛成而后可服。今子学尚未成，中道而归，何异于此机之断乎？’（真好妻子。乐羊学问全是妻子成就出来。）乐羊感悟，复往就学，七年不反。今此人现在本国，高自期许，不屑小仕，何不用之？”文侯即命翟璜以辎车召乐羊，左右阻之曰：“臣闻乐羊长子乐舒，见仕中山，岂可任哉？”（自是人情。）翟璜曰：“乐羊，功名之士



也。子在中山，曾为其君招乐羊，羊以中山君无道不往。主公若寄以斧钺之任，何患不能成功乎？”文侯从之。

乐羊随翟璜入朝见文侯，文侯曰：“寡人欲以中山之事相委，奈卿子在彼国何？”乐羊曰：“丈夫建功立业，各为其主，岂以私情废公事哉？（毕竟是两尽的更妙。）臣若不能破灭中山，甘当军令！”文侯大喜曰：“子能自信，寡人无不信子。”遂拜为元帅，使西门豹为先锋，率兵五万，往伐中山。姬窟遣大将鼓须屯兵楸山，（在灵寿县西北。）以拒魏师。乐羊屯兵于文山。（在县北，上有周文王庙。）相持月馀，未分胜负。乐羊谓西门豹曰：“吾在主公面前，任军令状而来，今出兵月馀，未有寸功，岂不自愧？吾视楸山多楸树，诚得一胆勇之士，潜师而往，纵火焚林，彼兵必乱，乱而乘之，无不胜也。”西门豹愿往。

其时八月中秋，中山子姬窟遣使赍羊酒到楸山，以劳鼓须。鼓须对月畅饮，乐而忘怀。（岂是行兵举动。）约至三更，西门豹率兵壮衔枚突至，每人各持长炬一根，俱枯枝扎成，内灌有引火药物，四下将楸木焚烧。鼓须见军中火起，延及营寨，带醉率军士救火，只见□必□必□录□录，遍山皆着，没救一头处。军中大乱。鼓须知前营有魏兵，急往山后奔走。正遇乐羊亲自引兵从山后袭来，中山兵大败，鼓须死战得脱。奔至白羊关，魏兵紧追在后，鼓须弃关而走。（好个大将。）乐羊长驱直入，所向皆破。

鼓须引败兵见姬窟，言：“乐羊勇智难敌。”须臾，乐羊引兵围了中山。姬窟大怒，大夫公孙焦进曰：“乐羊者，乐舒之父，舒仕于本国，君令舒于城上说退父兵，此为上策。”（也不是什么上策。）姬窟依计，谓乐舒曰：“尔父为魏将攻



城，如说得退兵，当封汝大邑。”乐舒曰：“臣父前不肯仕中山，而仕于魏，今各为其主，岂臣说之可行哉？”（乐舒却不糊涂。）姬窟强之。乐舒不得已，只得登城大呼，请其父相见。乐羊披挂登于车辘车，一见乐舒，不等开口，遽责曰：“君子不居危国，不事乱朝，汝贪于富贵，不识去就。（何不早教他去。）吾奉君命吊民伐罪，可劝汝君速降，尚可相见。”乐舒曰：“降不降在君，非男所得专也。但求父暂缓其攻，容我君臣从容计议。”乐羊曰：“吾且休兵一月，以全父子之情。汝君臣可早早定议，勿误大事。”乐羊果然出令，只教软困，不去攻城。姬窟恃着乐羊爱子之心，决不急攻，且图延缓，全无主意。过了一月，乐羊使人讨取降信。姬窟又叫乐舒求宽，（宽来宽去，难道就罢了不成？可笑。）乐羊又宽一月。如此三次，西门豹进曰：“元帅不欲下中山乎？何以久而不攻也？”乐羊曰：“中山君不恤百姓，吾故伐之。若攻之太急，伤民益甚。吾之三从其请，不独为父子之情，亦所以收民心也。”

却说魏文侯左右见乐羊新进，骤得大用，俱有不平之意。及闻其三次辍攻，遂谮于文侯曰：“乐羊乘屡胜之威，势如破竹，特因乐舒一语，三月不攻，父子情深，亦可知矣。主公若不召回，恐老师费财，无益于事。”（虽是谗言，却也说得有理。）文侯不应，问于翟璜。璜曰：“此必有计，主公勿疑。”自此群臣纷纷上书，有言中山将分国之半与乐羊者，有言乐羊谋与中山共攻魏国者，文侯俱封置篋内。但时时遣使劳苦，（妙甚。）预为治府第于都中，以待其归。（妙甚。）

乐羊心甚感激，见中山不降，遂率将士尽力攻击。中山



城坚厚，且积粮甚多，鼓须与公孙焦昼夜巡警，拆城中木石，为捍御之备，攻至数月，尚不能破。恼得乐羊性起，与西门豹亲立于矢石之下，督令四门急攻。鼓须方指挥军士，脑门中箭而死。城中房屋墙垣，渐已拆尽。公孙焦言于姬窟曰：“事已急矣！今日止有一计，可退魏兵。”（拿不稳。）窟问：“何计？”公孙焦曰：“乐舒三次求宽，羊俱听之，足见其爱子之情矣。今攻击至急，可将乐舒绑缚，置于高竿，若不退师，当杀其子。使乐舒哀呼乞命，乐羊之攻，必然又缓。”（也不觉甚么好。）姬窟从其言。乐舒在高竿上大呼：“父亲救命！”乐羊见之，大骂曰：“不肖子！汝仕于人国，上不能出奇运策，使其主有战胜之功；下不能见危委命，使君决行成之计；尚敢如含乳小儿，以哀号乞怜乎？”（这却责备得是。）言毕，架弓搭矢，欲射乐舒。舒叫苦下城，见姬窟曰：“吾父志在为国，不念父子之情。主公自谋战守，臣请死于君前，以明不能退兵之罪。”公孙焦曰：“其父攻城，其子不能无罪，合当赐死。”姬窟曰：“非乐舒之过也。”公孙焦曰：“乐舒死，臣便有退兵之计。”（想是素与乐舒有仇，不然，何以必欲其死。）姬窟遂以剑授舒，舒自刭而亡。公孙焦曰：“人情莫亲于父子，今将乐舒烹羹以遗乐羊，羊见羹必然不忍，乘其哀泣之际，无心攻战，主公引一军杀出，大战一场，幸而得胜，再作计较。”（却不算到不胜便怎么样。）姬窟不得已而从之。命将乐舒之肉烹羹，并其首送于乐羊曰：“寡君以小将军不能退师，已杀而烹之，谨献其羹。小将军尚有妻孥，元师若再攻城，即当尽行诛戮。”（只是一乐舒盘来盘去，便算守城妙计耶？可笑极矣。）乐羊认得是其子首，大骂曰：“不肖子！事无道昏君，固宜取死。”即



取羹对使者食之，尽一器。（这却何必。）谓使者曰：“蒙汝君馈羹，破城日面谢。吾军中亦有鼎镬，以待汝君也。”使者还报。

姬窟见乐羊全无痛子之心，攻城愈急，恐城破见辱，遂入后宫自缢。公孙焦开门出降，乐羊数其谗谄败国之罪，斩之。（该杀。）抚慰居民已毕，留兵五千，使西门豹居守。尽收中山府藏宝玉，班师回魏。

魏文侯闻乐羊成功，亲自出城迎劳，曰：“将军为国丧子，实孤之过也。”乐羊顿首曰：“臣义不敢顾私情，以负主公斧钺之寄。”乐羊朝见毕，呈上中山地图及宝货之数。群臣称贺。文侯设宴于内台之上，亲捧觞以赐乐羊。羊受觞饮之，足高气扬，大有矜功之色。（便是浅人。）宴毕，文侯命左右挈二筐，封识甚固，送乐羊归第。（妙甚。）左右将二筐交割，乐羊想道：“筐内必是珍珠金玉之类。（妄想。）主公恐群臣相妒，故封识赠我。”命家人抬进中堂，启筐视之，俱是群臣奏本，本内尽说乐羊反叛之事。乐羊大惊曰：“原来朝中如此造谤！若非吾君相信之深，必为所惑，怎得成功？”（这时便才晓得。）次日，入朝谢恩，文侯议加上赏。乐羊再拜辞曰：“中山之灭，全赖主公力持于内。臣在外稍效犬马，何力之有？”文侯曰：“非寡人不能任卿，非卿亦不能副寡人之任也。（两分说好。）然将军劳矣，盍就封安食乎？”即以灵寿（中山地，今有县。）封羊，称为灵寿君，罢其兵权。

翟璜进曰：“君既知乐羊之能，奈何不使将兵备边，而纵其安闲乎？”（臣不如君。）文侯笑而不答。璜出朝以问李克，克曰：“乐羊不爱其子，况他人哉？此管仲所以疑易牙



也。”（此人便强。）翟璜乃悟。文侯思中山地远，必得亲信之人为守，乃保无虞。乃使其世子击为中山君。

击受命而出，遇田子方乘敝车而来。击慌忙下车，拱立道旁致敬。田子方驱车直过，傲然不顾。（胡说！）击心怀不平，乃使人牵其车索，上前曰：“击有问于子，富贵者骄人乎？贫贱者骄人乎？”子方笑曰：“自古以来，只有贫贱骄人，那有富贵骄人之理？”（讲到一“骄”字，无论富贵贫贱，都使不得。）国君而骄人，则不保社稷，大夫而骄人，则不保宗庙。楚灵王以骄亡其国，智伯瑶以骄亡其家，富贵之不足恃明矣。若夫贫贱之士，食不过藜藿，衣不过布褐，无求于人，无欲于世，惟好士之主，自乐而就之，言听计合，勉为之留。不然，则浩然长往，谁能禁之？武王能诛万乘之纣，而不能屈首阳之二士，盖贫贱之足贵如此。”（任是说得好，只算偏锋。）太子击大惭，谢罪而去。文侯闻子方不屈于世子，益加敬礼。

时邺都（今彰德府临漳县。）缺守，翟璜曰：“邺介于上党、邯郸之间，与韩、赵为邻，必得强明之士以守之，非西门豹不可。”文侯即用西门豹为邺都守。豹至邺城，见闾里萧条，人民稀少，召父老至前，问其所苦。（肯召父老问所苦，便自然是贤守令。）父老皆曰：“苦为河伯娶妇。”豹曰：“怪事，怪事！河伯如何娶妇？”汝为我详言之。”父老曰：“漳水自沾岭（在山西太原府乐平县。）而来，由沙城（今彰德府涉县。）而东，经于邺，为漳河。河伯即清漳之神也。其神好美妇，（怎见得？）岁纳一夫人。（不知曾见来谢亲否？一笑。）若择妇嫁之，常保年丰岁稔，雨水调均。不然，神



怒，致水波泛滥，漂溺人家。”豹曰：“此事谁人倡始？”父老曰：“此邑之巫覡所言也。俗畏水患，不敢不从。每年里豪及廷掾，（吏胥类。）与巫覡共计，赋民钱数百万，用二三十万，为河伯娶妇之费，其余则共分用之。”（凡事必是大家有贪图，方才行得去。）豹问曰：“百姓任其瓜分，宁无一言乎？”父老曰：“巫覡主祝祷河伯之事，三老、廷掾有科敛奔走之劳，分用公费，固所甘心。更有至苦，当春初布种，巫覡遍访人家女子，有几分颜色者，即云：‘此女当为河伯夫人。’不愿者，多将财帛买免，（已先赚了一注大钱。）别觅他女。有贫民不能买免，只得将女与之。巫覡治斋宫于河上，绛帷床席，铺设一新，将此女沐浴更衣，居于斋宫之内。（虽则死得可怜，却到体面。）卜一吉日，编苇为舟，使女登之，浮于河，流数十里乃灭。人家苦此烦费，又有爱女者，恐为河伯所娶，携女远窜，所以城中益空。”豹曰：“汝邑曾受漂溺之患否？”父老曰：“赖岁载娶妇，不曾触河神之怒，但漂溺虽免，奈本邑土高路远，河水难达，每逢岁旱，又有干枯之患。”豹曰：“神既有灵，当嫁女时，吾亦欲往送，（好在不先说明。）当为汝祷之。”

及期，父老果然来禀。西门豹具衣冠亲往河上。凡邑中官属，三老、豪户、里长、父老，莫不毕集。百姓远近皆会，聚观者数千人。（热闹。）三老、里长等，引大巫（巫之长。）来见，其貌甚倨。（便该死。）豹观之，乃一老女子也。小巫女弟子二十余人，衣冠楚楚，悉持巾栉炉香之类，随侍其后。豹曰：“劳苦大巫，烦呼河伯妇来，我欲视之。”老巫顾弟子使唤至。豹视女子，鲜衣素袜，颜色中等。豹谓巫姬及三老众人曰：“河伯贵神，女必有殊色，方才相称。此女



不佳，烦大巫为我入报河伯，但传太守之语：‘更当别求好女，于后日送之。’”（不烦分割，只就其说而用之，妙甚。）即使吏卒数人，共抱老巫，投之于河，左右莫不惊骇失色。豹静立俟之，良久曰：“姬年老不干事，去河中许久，尚不回话，弟子为我催之。”（妙甚。）复使吏卒抱弟子一人，投于河中。（逐渐来，妙。）少顷，又曰：“弟子去何久也？”复使弟子一人催之。又嫌其迟，更投一人。凡投弟子三人，（事不过三，河伯太没分晓。一笑。）入水即没。豹曰：“是皆女子之流，传语不明，烦三老入河，明白言之。”三老方欲辞。豹喝：“快去，即取回覆。”吏卒左牵右拽，不由分说，又推河中，逐波而去。旁观者皆为吐舌。豹簪笔鞠躬，向河恭敬以待。约莫又一个时辰，豹曰：“三老年高，亦复不济。须得廷掾、豪长者投告。”那廷掾、里豪吓得面如土色，流汗浹背，一齐皆叩头求哀，流血满面，坚不肯起。（原来你也怕死么？）西门豹曰：“且俟须臾。”众人战战兢兢，又过一刻，西门豹曰：“河水滔滔，去而不返，河伯安在？枉杀民间女子，汝曹罪当偿命！”（至此方才正说，妙。若早说，必然有许多歪议论来搪塞也。）众人复叩头谢曰：“从来都被巫觋所欺，非某等之罪也。”豹曰：“巫姬已死，今后再有言河伯娶妇者，即令其人为媒，往报河伯。”于是廷掾、里豪、三老，干没财赋，悉追出散还民间。（若不是怕死，如何肯吐出来。）又使父老即于百姓中，询其年长无妻者，以女弟子嫁之，（我替这些百姓喜，又替他愁。喜者喜其有妻；愁者愁其要添一绿帽子也。呵呵！）巫风遂绝。百姓逃避者，复还乡里。有诗为证：



河伯何曾见娶妻？愚民无识被巫欺。

一从贤令除疑网，女子安眠不受亏。

豹又相度地形，视漳水可通处，发民凿渠，各十二处，引漳水入渠，既杀河势，又腹内田亩，得渠水浸灌，无旱干之患，（大经济。）禾稼倍收，（想是河伯被许多夫人盘慌，亦以不娶妇为乐了，一笑。）百姓乐业。今临漳县有西门渠，即豹所凿也。文侯谓翟璜曰：“寡人听子之言，使乐羊伐中山，使西门豹治邺，皆胜其任，寡人赖之。今西河在魏西鄙，为秦人犯魏之道，卿思何人可以守？”翟璜沉思半晌，答曰：“臣举一人，姓吴名起，此人大有将才。今自鲁奔魏，主公速召而用之，若迟，则又他适矣。”文侯曰：“起非杀妻以求为鲁将者乎？闻此人贪财好色，性复残忍，岂可托以重任哉？”翟璜曰：“臣所举者，取其能为君成一日之功，若素行不足计也。”（这句话毕竟不稳妥。）文侯曰：“试为寡人召之。”不知吴起如何在魏立功，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六回 吴起杀妻求将 驪忌鼓琴取相

吴起击剑无赖，母之所应责也。后能改行从学固善，奈何啗臂出誓？是明有仇母之心矣。生则不归省，死则不奔丧，此岂复有天性之恩于其意中哉？根本既薄，枝叶自残，杀妻求将，又何足异？

人非圣贤，鲜有不以功名热中者。然悖伦理以求功名，则中人之所不肯出矣。吴起之仇母杀妻，伤伦孰甚，虽有将才，不足取也。

吴起、乐羊，都是为功名而伤伦理者。但乐舒之死，犹出于中山之君，田氏则自死于吴起之手。乐舒仕乱国而不思远害，犹有取死之端，田氏则无丝毫之过也。较量起来，吴起之心更为残毒。

人尽有甚忍于母，而甚不忍于其妻者？与吴起比较起来，又还是吴起为世法平等也。呵呵！

侠累负心小人，却乎该杀。但聂政以匹夫而奸君国之法，谓之勇士则可，谓之义士则不可。

聂政恐贻累于姊，死时抉眼毁形，却是好处。至其姊不惜一死，以显弟之名，可谓弟是姊。

驪忌之以说取位不难，难在齐威之肯用耳。至其处置即墨与阿大夫，更是英主不可及处。

话说吴起卫国人，少居里中，以击剑无赖，为母所责。起自啗其臂出血，（何说？）与母誓曰：“起今辞母，游学他方，不为卿相，拥节旄，乘高车，不入卫城，与母相见！”母泣而留之，起竟出北门不顾。往鲁国，受业于孔门高弟曾



参，（有此弟子，是先生不幸。）昼研夜诵，不辞辛苦。有齐国大夫田居至鲁，嘉其好学，与之谈论，渊渊不竭，乃以女妻之。（晦气。）起在曾参之门岁馀，参知其家中尚有老母，一日，问曰：“子游学六载，不归省觐，人子之心安乎？”起对曰：“起曾有誓词在前：‘不为卿相，不入卫城。’”参曰：“他人可誓，母安可誓也！”由是心恶其人。未几，卫国有信至，言起母已死。起仰天三号，旋即收泪，诵读如故。参怒曰：“吴起不奔母丧，忘本之人！夫水无本则竭，木无本则折，人而无本，能令终乎？起非吾徒矣。”命弟子绝之，不许相见。（是个大贤。）起遂弃儒学兵法，三年学成，求仕于鲁。鲁相公仪休常与论兵，知其才能，言于穆公，任为大夫。起禄入既丰，遂多买妾婢，以自娱乐。（杀妻之故，或由于此，未可知也。）时齐相国田和谋篡其国，恐鲁与齐世姻，或讨其罪，乃修艾陵之怨，（鲁前与吴伐齐，败齐于艾陵。）兴师伐鲁，欲以威力胁而服之。鲁相国公仪休进曰：“欲却齐兵，非吴起不可。”穆公口虽答应，终不肯用。及闻齐师已拔成邑，（孟孙封邑。）休复请曰：“臣言吴起可用，君何不行？”穆公曰：“吾固知起有将才，然其所娶乃田宗之女，夫至爱莫如夫妻，能保无观望之意乎？（是田氏催命牌。）吾是以踌躇而不决也。”公仪休出朝，吴起已先在相府候见，问曰：“齐寇已深，主公已得良将否？今日不是某夸口自荐，若用某为将，必使齐兵只轮不返。”公仪休曰：“吾言之再三，主公以子婚于田宗，以此持疑未决。”吴起曰：“欲释主公之疑，此特易耳。”（恶毒。）乃归家问其妻田氏曰：“人之所贵有妻者，何也？”田氏曰：“有外有内，家道始立。所贵有妻，以成家耳。”吴起曰：“夫位为卿相，食禄



万钟，功垂于竹帛，名留于千古，其成家也大矣，岂非妇之所望于夫者乎？”田氏曰：“然。”起曰：“吾有求于子，子当为我成之。”田氏曰：“妾妇人，安得助君成其功名？”起曰：“今齐师伐鲁，鲁侯欲用我为将，以我娶于田宗，疑而不用。诚得子之头，以谒见鲁侯，则鲁侯之疑释，而吾之功名可就矣。”（只消说杀之便了，又多此一番话说怎的？）田氏大惊，方欲开口答话。起拔剑一挥，田氏头已落地。（可怜。）史臣有诗云：“一夜夫妻百夜恩，无辜忍使作冤魂？母丧不顾人伦绝，妻子区区何足论。”于是以帛裹田氏头，往见穆公，奏曰：“臣报国有志，而君以妻故见疑。臣今斩妻之头，以明臣之为鲁不为齐也。”穆公惨然不乐，（我亦惨然不乐。）曰：“大夫休矣！”少顷，公仪休入见，穆公谓曰：“吴起杀妻以求将，此残忍之极，其心不可测也。”公仪休曰：“起不爱其妻而爱功名，君若弃之不用，必反而为齐矣。”（不用却是，只是此着可恨。）穆公乃从休言，即拜吴起为大将，使泄柳、申详副之，率兵二万，以拒齐师。起受命之后，在军中与士卒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见士卒裹粮负重，分而荷之。有卒病疽，起亲为调药，以口吮其脓血。（也不必如此。）士卒感起之恩，如同父子，咸摩拳擦掌，愿为一战。

却说田和引大将田忌、段朋长驱而入，直犯南鄙，闻吴起为鲁将，笑曰：“此田氏之婿，好色之徒，安知军旅事耶？（好色与军旅甚么相干？可笑。）鲁国合败，故用此人也。”及两军对垒，不见吴起挑战，阴使人觇其作为。见起方与军士中之最贱者席地而坐，分羹同食。使者还报，田和笑曰：“将尊则士畏，（士畏却不在自尊上，亦不是知兵人言语。）



士畏则战力。起举动如此，安能用众？吾无虑矣。”再遣爱将张丑假称愿与讲和，特至鲁军，探起战守之意。起将精锐之士藏于后军，悉以老弱见客；谬为恭敬，（这却妙。）延入礼待。丑曰：“军中传闻将军杀妻求将，果有之乎？”起赧赧而对曰：“某虽不肖，曾受学于圣门，安敢为此不情之事？吾妻自因病亡，与军旅之命适会其时，君之所闻，殆非其实。”丑曰：“将军若不弃田宗之好，愿与将军结盟通和。”起曰：“某书生，岂敢与田氏战乎？若获结成，此乃某之至愿也。”（这却诡得好。）起留张丑于军中，欢饮三日，方才遣归，绝不谈及兵事。临行时，再三致意，求其申好。丑辞去，起即暗调兵将，分作三路，尾其后而行。（好。）田和得张丑回报，以起兵既弱，又无战志，全不挂意。忽然辕门外鼓声大振，鲁兵突然杀至。田和大惊，马不及甲，车不及驾，军中大乱。田忌引步军出迎，段朋急令军士整顿车乘接应。不提防泄柳、申详二军，分为左右，一齐杀入，乘乱夹攻。齐军大败，杀得僵尸满野，直追逼平陆（齐地，与汶上接界。）方回。鲁穆公大悦，进起上卿。

田和责张丑误事之罪，（你也说他不能用众，岂更单怪张丑误事？）丑曰：“某所见如此，岂知起之诈谋哉？”田和乃叹曰：“起之用兵，孙武、穰苴之流也。若终为鲁用，齐必不安。吾欲遣一人至鲁，暗与通知，各无相犯，子能去乎？”丑曰：“愿舍命一行，将功折罪。”田和乃购求美女二人，加以黄金千镒，令张丑诈为贾客，携至鲁，私馈吴起。起贪财好色，见即受之，（浅夫。）谓丑曰：“致意齐相国，使齐不侵鲁，鲁何敢加齐哉？”张丑既出鲁城，故意泄其事于行人。（反间计用得恰好。）遂沸沸扬扬，传说吴起受贿通



齐之事。穆公曰：“吾固知起心不可测也。”欲削起爵究罪。起闻而惧，弃家逃奔魏国，主于翟璜之家。适文侯与璜谋及守西河之人，璜遂荐吴起可用。文侯召起见之，谓起曰：“闻将军为鲁将有功，何以见辱敝邑？”起对曰：“鲁侯听信谗言，信任不终，（弃仆逐婢，做定是说主人不好。）故臣逃死于此。慕君侯折节下士，豪杰归心，（又奉承一句，正为急于求用。）愿执鞭马前。倘蒙驱使，虽肝脑涂地，亦无所恨。”文侯乃拜起为西河守。起至西河，修城治池，练兵训武，其爱恤士卒，一如为鲁将之时。筑城以拒秦，名曰吴城。（在孝义县西南。）时秦惠公薨，太子名出子嗣位。惠公乃简公之子，简公乃灵公之季父。方灵公之薨，其子师隰年幼，群臣乃奉简公而立之。至是三传，及于出子，而师隰年长，谓大臣曰：“国，吾父之国也。吾何罪而见废？”大臣无辞以对，乃相与杀出子而立师隰，是为献公。吴起乘秦国多事之日，兴兵袭秦，取河西五城，韩、赵皆来称贺。文侯以翟璜荐贤有功，欲拜为相国，问于李克。克曰：“不如魏成。”文侯点头。克出朝，翟璜迎而问曰：“闻主公欲卜相，取决于子，今已定乎？何人也？”克曰：“已定魏成。”翟璜忿然曰：“君欲伐中山，吾进乐羊；君忧邲，吾进西门豹；君忧西河，吾进吴起。吾何以不若魏成哉？”（翟璜急于禄位，学术正自不纯。）李克曰：“成所举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非师即友。子所进者，君皆臣之。成食禄千钟，什九在外，以待贤士。子禄食皆以自贍。子安得比于魏成哉？”（好李克。）璜再拜曰：“鄙人失言，请侍门下为弟子。”自此魏国将相得人，边鄙安集，三晋之中，惟魏最强。

齐相国田和见魏之强，又文侯贤名重于天下，乃深结魏



好。遂迁其君康公贷于海上，以一城给其食，馀皆自取。使人于魏文侯处，求其转请于周，欲援三晋之例，列于诸侯。周威烈王已崩，子安王名骄立，势愈微弱。时乃安王之十三年，遂从文侯之请，赐田和为齐侯，是为田太公。自陈公子完奔齐，事齐桓公为大夫，凡传十世，至和而代齐有国，姜氏之祀遂绝。不在话下。

时三晋皆以择相得人为尚，于是相国之权最重。赵相公仲连，韩相侠累。（这也不算得人。）就中单说侠累，微时，与濮阳（卫地。）人严仲子名遂，为八拜之交。累贫而遂富，资其日用，复以千金助其游费，（也是个没眼力人。）侠累因此得达于韩，位至相国。侠累既执政，颇著威重，门绝私谒。严遂至韩，谒累冀其引进，候月馀不得见。遂自以家财赂君左右，得见烈侯。（景侯子。）烈侯大喜，欲贵重之。侠累复于烈侯前言严遂之短，（可恨！）阻其进用。严遂闻之大恨，遂去韩，遍游列国，欲求勇士刺杀侠累，以雪其恨。

行至齐国，见屠牛肆中，一人举巨斧砍牛，斧下之处，筋骨立解，而全不费力。视其斧，可重三十馀斤。严遂异之，细看其人，身長八尺，环眼虬须，颧骨特耸，声音不似齐人。遂邀与相见，问其姓名来历。答曰：“某姓聂名政，魏人也，家在轵（音质，今怀庆府济源县。）之深井里。因贱性粗直，得罪乡里，移老母及姊避居此地，屠牛以供朝夕。”亦询严遂姓字。遂告之，匆匆别去。次早，严遂具衣冠往拜，邀至酒肆，具宾主之礼。酒至三酌，遂出黄金百镒为赠。政怪其厚。遂曰：“闻子有老母在堂，故私进不腆，代吾子为一日之养。”政曰：“仲子为老母谋养，必有用政之



处，若不明言，决不敢受！”（却是好汉。）严遂将侠累负恩之事，备细说知，今欲杀之报仇。政曰：“昔专诸有言：‘老母在，此身未敢许人。’（是孝子。）仲子之事难即行，不敢虚尊赐。”遂曰：“某慕君之高义，愿结兄弟之好，岂敢舍君养母之孝，而求遂其私哉？”（不教人弃孝以图己事，仲子亦君子之流。）聂政被强不过，只得受之。以其半嫁其姊□，（姊名。）馀金日具肥甘奉母。岁馀，老母病卒。（死得凑巧。）严遂复往哭吊，代为治丧。丧葬既毕，聂政曰：“今日之身体，乃足下之身也。惟所用之，不复自惜！”仲子乃问报仇之策，欲为具车骑壮士。政曰：“相国至贵，出入兵卫，众盛无比，当以奇取，不可以力胜也。（慎密人便自然可望成事。）愿得利匕首怀之，伺隙图事。今日别仲子前行，更不相见矣，仲子亦勿问吾事。”

政至韩，宿于郊外，静息三日。早起入城，值侠累自朝中出，高车驷马，甲士执戈，前后拥卫，（可见行刺之难。）其行如飞。政尾至相府，累下车，复坐府决事。自大门至于堂阶，皆有兵仗。（可见行刺之难。）政遥望堂上，累重席凭案而坐，左右持牒禀决者甚众。俄顷，事毕将退，政乘其懈，口称：“有急事告相国。”从门外攘臂直趋，（迅疾之甚。）甲士挡之者，皆纵横颠蹶。政抢至公座，抽匕首以刺侠累。累惊起，未及离席，中心而死。堂上大乱，共呼：“有贼！”闭门来擒聂政。政击杀数人，度不能自脱，恐人识之，急以匕首自削其面，抉出双眼，（仓卒中仍有分寸。）还自刺其喉而死。早有人报知韩烈侯。烈侯问：“贼何人？”众莫能识。乃暴其尸于市中，悬千金之赏，购人告首，欲得贼人姓名来历，为相国报仇。如此七日，行人往来如蚁，绝无



识者。

此事直传至魏国轵邑，聂姊蔎闻之，即痛哭曰：“必吾弟也！”（就晓得好。）便以素帛裹头，竟至韩国，见政横尸市上，抚而哭之，甚哀。市吏拘而问曰：“汝于死者何人也？”妇人曰：“死者为吾弟聂政，妾乃其姊蔎也。聂政居轵之深井里，以勇闻。彼知刺相国罪重，恐累及贱妾，故抉目破面以自晦其名。（又晓得他心事，妙。）妾奈何惜一身之死，忍使吾弟终泯没于世人乎？”市吏曰：“死者既是汝弟，必知作贼之故。何人主使？汝若明言，吾请于主公贷汝一死。”蔎曰：“妾如爱死，不至此矣。吾弟不惜身躯，诛千乘之国相，代人报仇，妾不言其名，是没吾弟之名也，妾复泄其故，是又没吾弟之义也。”遂触市中井亭石柱而死。（这却有侠气。）市吏报之韩烈侯，烈侯叹息，令收葬之。以韩山坚为相国，代侠累之任。

烈侯传子文侯，文侯传哀侯。韩山坚素与哀侯不睦，乘间弑哀侯。诸大臣共诛杀山坚，而立哀侯子若山，是为懿侯。懿侯子昭侯，时用申不害为相。不害精于刑名之学，国以大治。此是后话。

再说周安王十五年，魏文侯斯病笃，召太子击于中山。赵闻魏太子离了中山，乃引兵袭而取之。自此魏与赵有隙。太子击归，魏文侯已薨，乃主丧嗣位，是为武侯。拜田文为相国。吴起自西河入朝，自以功大，满望拜相，及闻已相田文，忿然不悦。朝退，遇田文于门，迎而谓曰：“子知起之功乎？今日请与子论之。”田文拱手曰：“愿闻。”起曰：“将三军之众，使士卒闻鼓而忘死，为国立功，子孰与起？”文



曰：“不如。”起曰：“治百官，亲万民，使府库充实，子孰与起？”文曰：“不如。”起又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犯，韩、赵宾服，子孰与起？”文又曰：“不如。”起曰：“此三者，子皆出我之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某叨窃上位，诚然可愧。然今日新君嗣统，主少国疑，百姓不亲，大臣未附，某特以先世勋旧，承乏肺腑，或者非论功之日也。”（此数语也没甚大道理，殊不足以服人。）吴起俯首沉思，良久曰：“子言亦是。然此位终当属我。”有内侍闻二人论功之语，传报武侯。武侯疑吴起有怨望之心，遂留起不遣，欲另择人为西河守。（相国做不成，反去了一个西河守。）吴起惧见诛于武侯，出奔楚国。

楚悼王熊疑（昭王四世孙。）素闻吴起之才，一见即以相印授之。（得了。）起感恩无已，慨然以富国强兵自任。乃请于悼王曰：“楚国地方数千里，带甲百馀万，固宜雄压诸侯，世为盟主；所以不能加于列国者，养兵之道失也。夫养兵之道，先阜其财，后用其力。今不急之官布满朝署，疏远之族糜费公廩；而战士仅食升斗之馀，欲使捐躯殉国，不亦难乎？大王诚听臣计，汰冗官，斥疏族，尽储廩禄以待敢战之士，（吴起一生学问，只是爱养兵心。）如是而国威不振，则臣请伏妄言之诛！”悼王从其计。群臣多谓起言不可用，悼王不听。于是使吴起详定官制，凡削去冗官数百员，大臣子弟不得夤缘窃禄。又公族五世以上者，令自食其力，比于编氓；五世以下，酌其远近，以次裁之，所省国赋数万。（省无用以济有用，未尝不是，只是杀身之祸已伏于此。）选国中精锐之士，朝夕训练，阅其材器，以上下其廩食，有加厚至数倍者，士卒莫不竞勤，楚遂以兵强，雄视天下。三



晋、齐、秦咸畏之，终悼王之世，不敢加兵。及悼王薨，未及殓斂，楚贵戚大臣子弟失禄者，乘丧作乱，（却是这些人无礼，不得以吴起为罪。）欲杀吴起。起奔入宫寝，众持弓矢追之。起知力不能敌，抱王尸而伏。（好主意。）众攒箭射起，连王尸也中了数箭。起大叫曰：“某死不足惜，诸臣衔恨于王，僇及其尸，大逆不道，岂能逃楚国之法哉！”（好主意。）言毕而绝。众闻吴起之言，惧而散走。太子熊臧嗣位，是为肃王。月馀，追理射尸之罪，使其弟熊良夫率兵收为乱者，次第诛之，凡灭七十馀家，（却是该杀，不为无辜。）髯翁有诗叹云：

满望终身作大臣，杀妻叛母绝人伦。

谁知鲁魏成流水，到底身躯丧楚人。

又有一诗，说吴起伏王尸以求报其仇，死尚有馀智也。诗云：

为国忘身死不辞，巧将贼矢集王尸。

虽然王法应诛灭，不报公仇却报私。

话分两头。却说田和自为齐侯，凡二年而薨。和传子午，午传子因齐。当因齐之立，乃周安王之二十三年也。因齐自恃国富兵强，见吴、越俱称王，使命往来，俱用王号，不甘为下，僭称齐王，是为齐威王。魏侯□（武侯之子。）闻齐称王，曰：“魏何以不如齐？”于是亦称魏王，即孟子所见梁惠王也。

再说齐威王既立，日事酒色，听音乐，不修国政。（亏有后面之改过，不然难为国矣。）九年之间，韩、魏、鲁、赵悉起兵来伐，边将屡败。忽一日，有一士人叩阍求见，自称：“姓驸名忌，本国人，知琴。闻王好音，特来求见。”



(驹忌之以琴见，只在好音上生情耳。) 威王召而见之，赐之坐，使左右置几，进琴于前。忌扶弦而不弹。威王问曰：“闻先生善琴，寡人愿闻至音。今抚弦而不弹，岂弦不佳乎？抑有不足于寡人耶？”驹忌舍琴，正容而对曰：“臣所知者，琴理也。若夫丝桐之声，乐工之事，臣虽知之，不足以辱王之听也。”威王曰：“琴理如何，可得闻乎？”驹忌对曰：“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使归于正。昔伏羲作琴，长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六日也；广六寸，象六合也；前广后狭，象尊卑也；上圆下方，法天地也；五弦，象五行也。大弦为君，小弦为臣。其音以缓急为清浊，浊者宽而不弛，君道也；清者廉而不乱，臣道也。一弦为宫，次弦为商，次为角，次为徵，次为羽。文王、武王各加一弦，文弦为少宫，武弦为少商，以合君臣之恩也。君臣相得，政令和谐，治国之道，不过如此。”(说琴理处，亦正引入君道处，亦自然不牵强。)威王曰：“善哉。先生既知琴理，必审琴音，愿先生试为弹之！”驹忌对曰：“臣以琴为事，则审于为琴；大王以国为事，岂不审于为国哉？今大王抚国而不治，何异臣之抚琴而不弹乎？臣抚琴而不弹，无以畅大王之意；大王抚国而不治，恐无以畅万民之意也。”(这是正下说词。)威王愕然曰：“先生以琴谏寡人，寡人闻命矣！”遂留之右室。明日，沐浴而召之，与之谈论国事。驹忌劝威王节饮远色，核名实，别忠佞，(后面之处置即墨与阿大夫，出于此。)息民教战，经营霸王之业。威王大悦，(是可与有为之主。)即拜驹忌为相国。

时有辩士淳于髡，见驹忌唾手取相印，心中不服，率其徒往见驹忌。忌接之甚恭，髡有傲色，直入踞上坐，谓忌



曰：“髡有愚志，愿陈于相国之前，不识可否？”忌曰：“愿闻。”淳于髡曰：“子不离母，妇不离夫。”忌曰：“谨受教，不敢远于君侧。”髡又曰：“棘木为轮，涂以猪脂，至滑也，投于方孔则不能运转。”忌曰：“谨受教，不敢不顺人情。”髡又曰：“弓于虽胶，有时而解；众流赴海，自然而合。”忌曰：“谨受教，不敢不亲附于万民。”髡又曰：“狐裘虽敝，不可补以黄狗之皮。”忌曰：“谨受教，请选择贤者，毋杂不肖于其间。”髡又曰：“辐毂不较分寸，不能成车；琴瑟不较缓急，不能成律。”忌曰：“谨受教，请修法令而督奸吏。”（为隐语者不难，难在解者。驺忌不特能解，而且敏捷，宜其足以服髡也。）淳于髡嘿然，再拜而退。既出门，其徒曰：“夫子始见相国，何其倨；今再拜而退，又何屈也？”淳于髡曰：“吾示以微言凡五，相国随口而应，悉解吾意。此诚大才，吾所不及！”（淳于髡能服善，还是好人。）于是游说之士，闻驺忌之名，无敢入齐者。

驺忌亦用淳于髡之言，尽心图治。常访问邑守中谁贤谁不肖，同朝之人，无不极口称阿（今兖州府东阿县。）大夫之贤，而贬即墨（县在莱州府。）大夫者。忌述于威王。威王于不意中，时时问及左右，所对大略相同。乃阴使人往察二邑治状，从实回报。（这两个使人都好。）因降旨召阿、即墨二守入朝。即墨大夫先到，见朝威王，并无一言发放。左右皆惊讶，不解其故。未几，阿邑大夫亦到。威王大集群臣，欲行赏罚。左右私心揣度，都道：“阿大夫今番必有重赏，即墨大夫祸事到矣。”（卖情者要卖情，出气者要出气，想必一样兴头。）众文武朝见事毕，威王召即墨大夫至前，谓曰：“自子之官即墨也，毁言日至。吾使人视即墨，田野



开辟，人民富饶，官无留事，东方以宁。由子专意治邑，不肯媚吾左右，故蒙毁耳。子诚贤令！”乃加封万家之邑。（妙甚。）又召阿大夫谓曰：“自子守阿，誉言日至。吾使人视阿，田野荒芜，人民冻馁。昔日赵兵近境，子不往救，但以厚币精金贿吾左右，以求美誉。守之不肖，无过于汝！”阿大夫顿首谢罪，愿改过。威王不听，呼力士使具鼎镬。须臾，火猛汤沸，缚阿大夫投鼎中。复召左右平昔常誉阿大夫毁即墨者，凡数十人，责之曰：“汝在寡人左右，寡人以耳目寄汝，乃私受贿赂，颠倒是非，以欺寡人。有臣如此，要他何用？可俱就烹！”（更妙。）众皆泣拜哀求。威王怒犹未息，择其平日尤所亲信者十余人，次第烹之，众皆股栗。（齐扫兴。）有诗为证：

权归左右主人依，毁誉由来倒是非。

谁似烹阿封即墨，竟将公道颂齐威。

于是选贤才，改易郡守，使檀子守南城以拒楚，田朌守高唐以拒赵，黔夫守徐州（即薛县。）以拒燕，种首为司寇，田忌为司马，国内大治，诸侯畏服。（只消国内大治，诸侯便自然畏服，最宜留意。）威王以下邳（今邳州。）封驺忌，曰：“成寡人之志者，吾子也。”号曰成侯。（齐称王，故相国僭称侯。）驺忌谢恩毕，复奏曰：“昔齐桓、晋文，五霸中为最盛，所以然者，以尊周为名也。今周室虽衰，九鼎犹在，大王何不如周，行朝觐之礼，（更为所见者大。）因假王宠以令诸侯，桓、文之业，不足道矣。”威王曰：“寡人已僭号为王，今以王朝王可乎？”驺忌对曰：“夫称王者，所以雄长乎诸侯，非所以压天子也。若朝王之际，暂称齐侯，（又安放得好。）天子必喜大王之谦德，而宠命有加矣。”威



王大悦。即命驾往成周，朝见天子。时周烈王（名喜，定王子。）之六年。王室微弱，诸侯久不行朝礼，独有齐侯来朝，上下皆鼓舞相庆。烈王大搜宝藏为赠。（空谷足音，自然该喜，而齐威却亦未尝不利，驹忌之说，妙哉！）威王自周返齐，一路颂声载道，皆称其贤。

且说当时天下，大国凡七：齐、楚、魏、赵、韩、燕、秦。那七国地广兵强，大略相等。馀国如越，虽则称王，日就衰弱；（属萤火虫的，只亮得一亮。）至于宋、鲁、卫、郑，益不足道矣。自齐威王称霸，楚、魏、韩、赵、燕五国，皆为齐下，会聚之间，推为盟主。惟秦僻在西戎，中国摈弃，不与通好。秦献公之世，上天雨金三日，（可惜我不生于此时，致有贫穷之患，一笑。）周太史儋私叹曰：“秦之地，周所分也。分五百馀岁当复合，有霸王之君出焉，以金德王天下。今雨金于秦，殆其瑞乎？”及献公薨，子孝公代立，以不得列于中国为耻。于是下令招贤，（主意便好。）令曰：“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授以尊官，封之大邑。”不知有甚贤臣应诏而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七回 说秦君卫鞅变法 辞鬼谷孙臆下山

王、霸虽是两途，然其中却有相因以为用处。卫鞅之学，不出富强，其才不过霸佐，何尝晓得帝王之道确是何如。只看他后来设施，何尝有丝毫王道在内？其前二次之说秦孝公，想来不过是故为高大迂疏之论：一是先自抬身分，一是借作楔子，以坚人主之用其霸说耳。明是欺诈售奸，读者切莫被他瞒过。

王降而霸，是真假分途；至于帝降而王，则不过时势稍有变迁。所以“帝王”二字，从来俱是连说着，不得十分分别。卫鞅将“帝王”二字，也要判然分作两途，便知只是大言欺人，非有真实学问了。

凡要看人学问根底，只消看他自处何如。如卫鞅于出处之际，先有许多不正，岂是能知王道之人？

为国变法，原自不妨。“因革损益”四字，圣贤之所不废也。损益乃是小变，革字便是大变了。盖时移世异，事有宜于前而不宜于后，合于古而不合于今者，势所不得不变也。但所变之法，必须上下俱利，方为得中；若只是利归于上，则必是剥民之术，为圣贤之罪人矣。卫鞅所变之法，纯是损下益上，其心地先已偏邪，虽可幸一时之富强，而凿削元气正复不少。

时至战国，富强自是急务，而治国需才，亦列君之所知也。魏惠既知求之，又有公孙痤之力荐，乃当面失却卫鞅，殊为可惜。及后招贤，则又不能信用孟子之说，而反喜一才小言大之庞涓。即秦孝之用卫鞅，亦必



景监三番两次，方才入彀。又不能识贤，又要小觑人，又要以资格限量人，相需之殷，而相遇之疏，真令千古有才人哭煞，亦令人为千古为君者叹煞。

话说卫人公孙鞅原是卫侯之支庶，素好刑名之学，（便有不知帝王之道者。）因见卫国微弱，不足展其才能，乃入魏国，（王道虽小国可行，卫鞅必来大国，便知全是伯术。）欲求事相国田文。田文已卒，公叔痤代为相国，鞅遂委身于痤之门。痤知鞅之才，荐为中庶子，（宰相属官。）每有大事，必与计议。鞅谋无不中，痤深爱之，欲引居大位，未及而痤病。惠王亲往问疾，见痤病势已重，奄奄一息，乃垂泪而问曰：“公叔恙万一不起，寡人将托国于何人？”（既问之，又不听之，可笑。）痤对曰：“中庶子卫鞅，其年虽少，实当世之奇才也。君举国而听之，胜痤十倍矣！”惠王默然。痤又曰：“君如不用鞅，必杀之，（正是要坚其用之之心。）勿令出境。恐见用于他国，必为魏害。”惠王曰：“诺。”既上车，叹曰：“甚矣，公叔之病也，乃使我托国于卫鞅，又曰‘不用则杀之’。夫鞅何能为？岂非昏愤之语哉？”（不知是谁昏愤。）惠王既去，公叔痤召卫鞅至床头，谓曰：“吾适言于君如此。欲君用子，君不许，吾又言，若不用当杀之，君曰‘诺’。吾向者先君而后臣，故先以告君，后以告子。子必速行，毋及祸也！”（自是厚道。）鞅曰：“君既不能用相国之言而用臣，又安能用相国之言而杀臣乎？”（便有见识。）竟不去。大夫公子卬与鞅善，复荐于惠王，惠王竟不能用。

至是，闻秦孝公下令招贤，鞅遂去魏入秦，求见孝公之嬖臣景监。（来头先不正气，岂是学帝王之学人身份？）监与论国事，知其才能，言于孝公。公召见，问以治国之道。卫



鞅历举羲、农、尧、舜为对，语未及终，孝公已睡去矣。（可知是难听之语。）明日，景监入见，孝公责之曰：“子之客，妄人耳！其言迂阔无用，子何为荐之？”景监退朝，谓卫鞅曰：“吾见先生于君，欲投君之好，庶几重子。奈何以迂阔无用之谈，渎君之听耶？”鞅曰：“吾望君行帝道，（扯谎。）君不悟也。愿更一见而说之。”景监曰：“君意不悻，非五日之后，不可言也。”

过五日，景监复言于孝公曰：“臣之客，语尚未尽，自请复见，愿君许之。”孝公复召鞅。鞅备陈夏禹画土定赋，及汤武顺天应人之事。（仍是故意，想来必没甚中听。）孝公曰：“客诚博闻强记，然古今事异，所言尚未适于用。”乃麾之使退。景监先候于门，见卫鞅从公宫出，迎而问曰：“今日之说何如？”鞅曰：“吾说君以王道，犹未当君意也。”景监对曰：“人主得士而用，如弋人治缴，旦暮望其获禽耳。岂能舍目前之效，而远法帝王哉？（却不道正中下怀。）先生休矣！”鞅曰：“吾向者未察君意，恐其志高，而吾之言卑，故且探之；（可知此两说只欲自抬身分耳。）今得之矣。若使我更得见君，不忧不入。”景监曰：“先生两进言，而两拂吾君，吾尚敢饶舌以干君之怒哉？”明日，景监入朝谢罪，不敢复言卫鞅。景监归舍，鞅问曰：“子曾为我复言于君否乎？”监曰：“未曾。”鞅曰：“惜乎！君徒下求贤之令，而不能用才，鞅将去矣。”监曰：“先生何往？”鞅曰：“六王扰扰，岂无好贤之主胜于秦君者哉？即不然，岂无委曲进贤（才则有之，贤则未也。）胜于吾子者哉？鞅将求之。”景监曰：“先生且从容更待五日，吾当复言。”（还算景监好。）

又过五日，景监服侍孝公，孝公方饮酒，忽见飞鸿过



前，停杯而叹。景监进曰：“君目视飞鸿而叹，何也？”孝公曰：“昔齐桓公有言：‘吾得仲父，犹飞鸿之有羽翼也。’寡人下令求贤，且数月矣，（大贤大才，旷世一遇，秦孝求之数月，便以为久，可知其浅陋。）而无一奇才至者。譬如鸿雁，徒有冲天之志，而无羽翼之资，是以叹耳。”景监答曰：“臣客卫鞅，自言有帝、王、伯三术。向者述帝王之事，君以为迂远难用，今更有‘伯术’欲献，愿君省须臾之暇，请毕其词。”孝公闻“伯术”二字，正中其怀，命景监即召卫鞅。（如此进身，难言高品。）鞅入，孝公问曰：“闻子有伯道，何不早赐教于寡人乎？”鞅对曰：“臣非不欲言也。但伯者之术，与帝王异。帝王之道，在顺民情，伯者之道，必逆民情。”（胡说。）孝公勃然按剑变色曰：“夫伯者之道，安在其必逆人情哉！”鞅对曰：“夫琴瑟不调，必改弦而更张之。政不更张，不可为治。（做定要更张，便是偏邪处。）小民狃于目前之安，不顾百世之利，可与乐成，难于虑始。如仲父相齐，作内政而寄军令，制国为二十五乡，使四民各守其业，尽改齐国之旧。此岂小民之所乐从哉？及乎政成于内，敌服于外，君享其名，而民亦受其利，然后知仲父为天下才也。”（虽是欲动孝公，亦是自夸其才。）孝公曰：“子诚有仲父之术，寡人敢不委国而听子！但不知其术安在？”卫鞅对曰：“夫国不富，不可以用兵，兵不强，不可以摧敌。欲富国莫如力田，欲强兵莫如劝战。诱之以重赏，而后民知所趋，胁之以重罚，而后民知所畏。赏罚必信，政令必行，而国不富强者，未之有也。”（卫鞅学问，尽在此矣。试想素讲王道人，安得有此等语。）孝公曰：“善哉！此术寡人能行之。”鞅对曰：“夫富强之术，不得其人不行；得其人而任之



不专，不行；任之专而惑于人言，二三其意，又不行。”（这却说得是。一切事皆然，不独为国也。）孝公又曰：“善。”卫鞅请退，孝公曰：“寡人正欲悉子之术，奈何遽退？”鞅对曰：“原君熟思三日，以定可否，然后臣敢尽言。”（是老他一掷。）鞅出朝，景监又咎之曰：“赖君再三称善，不乘此罄吐其所怀，又欲君孰思三日，无乃为要君耶？”（如此进身，甚没体面。）鞅曰：“君意未坚，不如此，恐中变耳。”

至明日，孝公使人来召卫鞅，鞅谢曰：“臣与君言之矣，非三日后不敢见也。”景监又劝令勿辞，鞅曰：“吾始与君约而遂自失信，异日何以取信于君哉？”（徙木立信，意亦如此。）景监乃服。至第三日，孝公使人以车来迎。卫鞅复入见，孝公赐坐，请教，其意甚切。鞅乃备述秦政所当更张之事，彼此问答，一连三日三夜，孝公全无倦色。（是他本等，自然在行。）遂拜卫鞅为左庶长，赐第一区，黄金五百镒，谕群臣：“今后国政，悉听左庶长施行。有违抗者，与逆旨同！”群臣肃然。

卫鞅于是定变法之令，将条款呈上孝公，商议停当。未及张挂，恐民不信，不即奉行。乃取三丈之木，立于咸阳市之南门，使吏守之，令曰：“有能徙此木于北门者，予以十金。”（即此举，也是霸术，显然。）百姓观者甚众，皆中怀疑怪，莫测其意，无敢徙者。鞅曰：“民莫肯徙，岂嫌金少耶？”复改令，添至五十金。众人愈疑。有一人独出曰：“秦法素无重赏，今忽有此令，必有计议。纵不能得五十金，岂无薄赏！”遂荷其木，竟至北门立之。百姓从而观者如堵。吏奔告卫鞅。鞅召其人至，将之曰：“尔真良民也，能从吾令！”随取五十金与之，（此人造化。）曰：“吾终不失信于尔



民矣。”市人互相传说，皆言左庶长令出必行，预相诫谕。次日，将新令颁布，市人聚观，无不吐舌。此周显王（名扁，烈王弟。）十年事也。只见新令上云：

一、定都：秦地最胜，无如咸阳，被山带河，金城千里。今当迁都咸阳，永定王业。（这一款何必列在令上。）一、建县：凡境内村镇，悉并为县。每县设令、丞各一人，督行新法；不遵者，轻重议罪。（这只当布之朝中，不当宣之市上。）一、辟土：凡郊外旷土，非车马必由之途及田间阡陌，（南北曰阡，东西曰陌，谓田岸。）责令附近居民开垦成田。俟成熟之后，计步为亩，照常输租。六尺为一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步过六尺为欺，没田入官。一、定赋：凡赋租悉照亩起科，不用井田什一之制。凡田皆属于官，百姓不得私尺寸。（明夺民产。）一、本富：男耕女织，粟帛多者，谓之良民，免其一家之役；惰而贫者，没为官家奴仆。弃灰于道，以惰农论；（这却好，灰以壅田，故弃灰为惰。）工商则重征之。民有二男，即令分异，各出丁钱；不分异者，一人出两课。（这却是胡说。）一、劝战：官爵以军功为叙，能斩一敌首，即赏爵一级；（自公士至彻侯，凡二十级，首杀之名始于此。）退一步者即斩，（这是该的。）功多者受上爵，车服任其华美不禁；（这却可，然何必定是军功。只以爵位为序，方是合礼。）无功者虽富室，止许布褐乘犊。宗室以军功多寡为亲疏，战而无功，削其属籍，比于庶民。凡有私下争斗者，不论曲直，并皆处斩。（忒重。）一、禁奸：五家为保，十家相连，互相觉察，一家有过，九家同举；不举者，十家连



坐，俱腰斩。能首奸者，与克敌同赏。告一奸，得爵一级；私匿罪人者，与罪人同。客舍宿人，务取文凭辨验，无验者不许容留。凡民一人有罪，并其室家没官。（此却奸。即今保甲之法也。）一、重令：政令既出，不问贵贱，一体遵行；有不遵者，戮以徇。

新令既出，百姓议论纷纷，或言不便，或言便。鞅悉令拘至府中，责之曰：“汝曹闻令，但当奉而行之。言不便者，梗令之民也；言便者，亦媚令之民也。此皆非良民！”（箝人之口，去王道远甚。）悉籍其姓名，徙于边境为戍卒。大夫甘龙、杜挚私议新法，斥为庶人。于是道路以目相视，不敢有言。卫鞅乃大发徒卒，筑宫阙于咸阳城中，择日迁都。太子驷不愿迁，且言变法之非。卫鞅怒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不可加刑；若赦之，则又非法。”乃言于孝公，坐其罪于师傅。将太傅公子虔劓鼻，太师公孙贾鲸面。百姓相谓曰：“太子违令，且不免刑其师傅，况他人乎？”鞅知人心已定，择日迁都。雍州大姓徙居咸阳者，凡数千家。分秦国为三十一县，开垦田亩，增税五百馀万。（岂非损下益上？）卫鞅常亲至渭水阅囚，一日诛杀七百馀人，渭水为之尽赤，哭声遍野。（残恶至此，可恨。）百姓夜卧，梦中皆战。于是道不拾遗，国无盗贼，仓廩充足，勇于公战，而不敢私斗。秦国富强，天下莫比。于是兴师伐楚，取商、於之地，（西安府商州有古商城，其西二百馀里有於城。）武关之外，拓地六百馀里。周显王遣使册命秦为方伯，于是诸侯毕贺。

是时，三晋惟魏称王，有吞并韩、赵之意，闻卫鞅用于秦国，叹曰：“悔不听公叔痤之言也！”（昏愤人只会说过后



话。)时卜子夏、田子方、魏成、李克等俱卒，乃捐厚币，招来四方豪杰。邹人孟轲字子舆，乃子思门下高弟。子思姓孔名伋，孔子嫡孙。孟轲得圣贤之传于子思，有济世安民之志。闻魏惠王好士，自邹至魏。惠王郊迎，礼为上宾，问以利国之道。孟轲曰：“臣游于圣门，但知有仁义，不知有利。”惠王迂其言，不用，(仁义何尝不利，浅人自不知耳。)轲遂适齐。潜渊有诗云：

仁义非同功利谋，纷争谁肯用儒流？

子舆空挟图王术，历尽诸侯话不投。

却说周之阳城，(今登封县。)有一处地面，名曰鬼谷。以其山深树密，幽不可测，似非人之所居，故云鬼谷。内中有一隐者，但自号曰鬼谷子，相传姓王名栩，晋平公时人，在云梦山与宋人墨翟一同采药修道。那墨翟不畜妻子，发愿云游天下，专一济人利物，拔其苦厄，救其危难。惟王栩潜居鬼谷，人但称为鬼谷先生。其人通天彻地，有几家学问，人不能及。那几家学问？一曰数学，日星象纬，在其掌中，占往察来，言无不验；二曰兵学，六韬三略，变化无穷，布阵行兵，鬼神不测；三曰游学，广记多闻，明理审势，出词吐辨，万口莫当；四曰出世学，修真养性，服食导引，却病延年，冲举可俟。那先生既知仙家冲举之术，为何屈身世间？只为要度几个聪明弟子，同归仙境，所以借这个鬼谷栖身。初时偶然入市，为人占卜，所言吉凶休咎，应验如神。渐渐有人慕学其术。先生只看来学者资性，近着那一家学问，便以其术授之。一来成就些人才，为七国之用；二来就访求仙骨，共理出世之事。他住鬼谷也不计年数，弟子就学



者不知多少。先生来者不拒，去者不追。就中单说同时几个有名的弟子：齐人孙臆，（孙武之孙。）魏人庞涓、张仪，洛阳人苏秦。宾与涓结为兄弟，同学兵法；秦与仪结为兄弟，同学游说；各为一家之学。

单表庞涓学兵法三年有馀，自以为能。（自以为能，便自然不是真能。）忽一日，为汲水，偶然行至山下，听见路人传说魏国厚币招贤，访求将相。庞涓心动，欲辞先生下山，往魏国应聘。又恐先生不放，心下踌躇，欲言不言。（亦知先生未必十分相许。）先生见貌察情，早知其意，笑谓庞涓曰：“汝时运已至，何不下山求取富贵？”庞涓闻先生之言，正中其怀，跪而请曰：“弟子正有此意，未审此行可得意否？”先生曰：“汝可摘山花一枝，吾为汝占之。”庞涓下山，寻取山花。此时正是六月炎天，百花开过，没有山花。庞涓左盘右转，寻了多时，止觅得草花一茎，连根拔起。欲待呈与师父，忽想道：“此花质弱身微，不为大器。”弃掷于地，又去寻觅了一回。可怪绝无他花，只得转身，将先前所取草花，藏于袖中，回复先生曰：“山中没有花。”先生曰：“即没有花，汝袖中何物？”涓不能隐，只得取出呈上。其花离土，又先经日色，已半萎矣。先生曰：“汝知此花之名乎？乃马兜铃也。一开十二朵，为汝荣盛之年数。采于鬼谷，见日而萎；鬼傍着委，汝之出身，必于魏国。”庞涓暗暗称奇。先生又曰：“但汝不合见欺，他日必以欺人之事还被人欺，不可不戒！吾有八字，汝当记取：‘遇羊而荣，遇马而瘁。’”庞涓再拜曰：“吾师大教，敢不书绅！”临行，孙臆送之下山。庞涓曰：“某与兄有八拜之交，誓同富贵，此行倘有进身之阶，必当举荐吾兄，同立功业。”（始意未尝不善。）孙



臧曰：“吾弟此言果实否？”涓曰：“弟若谬言，当死于万箭之下！”（轻咒者，必慢神。）宾曰：“多谢厚情，何须重誓！”两下流泪而别。

孙臧还山，先生见其泪容，问曰：“汝惜庞涓之去乎？”宾曰：“同学之情，何能不惜？”先生曰：“汝谓庞生之才，堪为大将否？”宾曰：“承师教训已久，何为不可？”先生曰：“全未，全未！”宾大惊，请问其故。先生不言。至次日，谓弟子曰：“我夜间恶闻鼠声，汝等轮流值宿，为我驱鼠。”（先生亦会说谎，何况弟子？一笑。）众弟子如命。其夜，轮孙宾值宿，先生于枕下取出文书一卷，谓宾曰：“此乃汝祖孙武子《兵法》十三篇。昔汝祖献于吴王阖闾，阖闾用其策，大破楚师。后阖闾惜此书，不欲广传于人，乃置以铁柜，藏于姑苏台屋楹之内。自越兵焚台，此书不传。吾向与汝祖有交，求得其书，亲为注解；行兵秘密，尽在其中，未尝轻授一人。今见子心术忠厚，特以付之。”（可见心术忠厚是根本。）宾曰：“弟子少失父母，遭国家多故，宗族离散，虽知祖父有此书，实未传领。吾师既有注解，何不并传之庞涓，而独授于宾也？”（便见忠厚。）先生曰：“得此书者，善用之为天下利，不善用之为天下害；涓非佳士，岂可轻付哉？”宾乃携归卧室，昼夜研诵。三日之后，先生遽向孙臧索其原书。宾出诸袖中，缴还先生。先生逐篇盘问，宾对答如流，一字不遗。先生喜曰：“子用心如此，汝祖为不死矣！”

再说庞涓别了孙臧，一径入魏国，以兵法干相国王错，错荐于惠王。庞涓入朝之时，正值庖人进蒸羊于惠王之前，惠王方举箸，涓私喜曰：“吾师言‘遇羊而荣’，斯不谬矣。”



惠王见庞涓一表人物，（以貌取人却不是。）放箸而起，迎而礼之。庞涓再拜，惠王扶住，问其所学。涓对曰：“臣学于鬼谷先生之门，用兵之道，颇得其精。”因指画敷陈，倾倒胸中，惟恐不尽。（越是高才，偏多含蓄；偏是浅人，越会卖弄。）惠王问曰：“吾国东有齐，西有秦，南有楚，北有韩、赵、燕，皆势均力敌。而赵人夺我中山，此仇未报，先生何以策之？”庞涓曰：“大王不用微臣则已，如用微臣为将，管教战必胜，攻必取，可以兼并天下，何忧六国哉？”（说大话人多是真处不足。）惠王曰：“先生大言，得无难践乎？”涓对曰：“臣自揣所长，实可操六国于掌中，若委任不效，甘当伏罪。”惠王大悦，拜为元师，兼军师之职。（只喜说大话，其呆可知。）涓子庞英，侄庞葱、庞茅，俱为列将。涓练兵训武，先侵卫、宋诸小国，屡屡得胜。宋、鲁、卫、郑诸君，相约联翩来朝。适齐兵侵境，涓复御却之，遂自以为不世之功，不胜夸诩。

时墨翟遨游名山，偶过鬼谷探友，一见孙臆，与之谈论，深相契合。遂谓宾曰：“子学业已成，何不出就功名，而久淹山泽耶？”宾曰：“吾有同学庞涓，出仕于魏，必相援引，吾是以待之。”（是忠厚处。）墨翟曰：“涓现为魏将，吾为子入魏，以察涓之意。”（此人热肠。）墨翟辞去，径至魏国，闻庞涓自恃其能，大言不惭，知其无援引孙臆之意；乃自以野服求见魏惠王。惠王素闻墨翟之名，降阶迎入，叩以兵法。墨翟指说大略。惠王大喜，欲留任官职。墨翟固辞曰：“臣山野之性，不习衣冠。所知有孙武子之孙名宾者，真大将之才，臣万分不及。见今隐于鬼谷，大王何不召之？”惠王曰：“孙臆学于鬼谷，乃是庞涓同门，卿谓二人所学孰



胜？”墨翟曰：“宾与涓虽则同学，然宾独得乃祖秘传，虽天下无其对手，况庞涓乎？”

墨翟辞去，惠王即召庞涓问曰：“闻卿之同学有孙臆者，独得孙武子秘传，其才天下无比，将军何不为寡人召之？”庞涓对曰：“臣非不知孙臆之才。但宾是齐人，宗族皆在于齐，今若仕魏，必先齐而后魏，（便不是好人声口。）臣是以不敢进言。”惠王曰：“‘士为知己者死。’岂必本国之人，方可用乎？”（这却明白。）庞涓对曰：“大王既欲召孙臆，臣即当作书致去。”庞涓口虽不语，心下踌躇：“魏国兵权，只在我一人之手，若孙臆到来，必然夺宠；既魏王有命，不敢不依，且待来时，生计害他，阻其进用之路，却不是好？”（该死狗材！）遂修书一封，呈上惠王。惠王用驷马高车，黄金白璧，遣人带了庞涓之书，一径望鬼谷来聘取孙宾。宾拆书看之，略曰：

涓托兄之庇，一见魏王，即蒙重用。临岐援引之言，铭心不忘。今特荐于魏王，（别人荐了，却要居功，正是小人常套。）求即驱驰赴召，共图功业。

孙臆将书呈与鬼谷先生。先生知庞涓已得时大用，今番有书取用孙宾，竟无一字问候其师，此乃刻薄忘本之人，不足计较。但庞涓生性嫉妒，孙臆若去，岂能两立？欲待不容他去，又见魏王使命郑重，孙臆已自行色匆匆，不好阻当。亦使宾取山花一枝，卜其休咎。此时九月天气，宾见先生几案之上，瓶中供有黄菊一枝，遂拔以呈上，即时复归瓶中。先生乃断曰：“此花见被残折，不为完好；（有理。）但性耐岁寒，经霜不落，虽有残害，不为大凶；且喜供养瓶中，为人爱重。瓶乃范金而成，钟鼎之属。终当威行霜雪，名勒鼎



钟矣。（有理。）但此花再经提拔，恐一时未能得意。（有理。）仍旧归瓶，汝之功名，终在故土。（有理。）吾为汝增改其名，可图进取。”遂将孙臆“宾”字，左边加月（音肉，即“肉”字。）为“臆”。（婢忍切。）按字书，臆乃刖刑之名，今鬼谷子改孙臆为孙臆，明明知有刖足之事，但天机不肯泄漏耳，岂非异人哉？（说数处全是理，所以为高。）髯翁有诗云：

山花入手知休咎，试比蓍龟倍有灵。

却笑当今卖卜者，空将鬼谷画占形。

临行，又授以锦囊一枚，分付：“必遇至急之地，方可开看。”孙臆拜辞先生，随魏王使者下山，登车而去。

苏秦、张仪在旁，俱有欣羡之色，相与计议来禀，亦欲辞归，求取功名。先生曰：“天下最难得者聪明之士，（盖仙师之言如此。）以汝二人之质，若肯灰心学道，可致神仙，何苦要碌碌尘埃，甘为浮名虚利所驱逐也！”秦、仪同声对曰：“夫‘良材不终朽于岩下，良剑不终秘于匣中’。日月如流，光阴不再，某等受先生之教，亦欲乘时建功，图个名扬后世耳。”先生曰：“你两人中，肯留一人与我作伴否？”秦、仪执定欲行，无肯留者。先生强之不得，叹曰：“仙才之难如此哉！”（可叹。）乃为之各占一课，断曰：“秦先吉后凶，仪先凶后吉。秦说先行，仪当晚达。吾观孙、庞二子，势不相容，必有吞噬之事。（是说理，不是说数。）汝二人异日宜互相推让，以成名誉，勿伤同学之情！”二人稽乎受教。先生又将书二本，分赠二人。秦、仪观之，乃太公《阴符篇》也。秦、仪曰：“此书弟子久已熟诵，先生今日见赐，有何用处？”先生曰：“汝虽熟诵，未得其精。此去若未能得意，



只就此篇探讨，自有进益。我亦从此逍遥海外，不复留于此谷矣。”秦、仪既别去，不数日，鬼谷子亦浮海为蓬岛之游，或云已仙去矣。不知孙臆应聘下山，后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八回 孙臆佯狂脱祸 庞涓兵败桂陵

惟德爱德，惟才爱才，声应气求之道也。无德敬有德，无才爱有才，此上达之事，君子之盛节也。无德嫉有德，小才嫉大小，小人忌刻之心也。平人之忌刻，不过横加訾议毁谤，以求损其名而已。若有权位势力之人，则势必有杀伤之事矣。但明为难而行其挤排者，其奸易破，而其祸亦可图；至阳为好而阴肆其残，则其险毒为更甚，而其祸亦令人难防。故名位爵禄这间，有才人与无才人处，于其为好者，亦必慎以察之，勿遽信而遭其陷阱也。

君子常思下人，小人常好上人。君子为己，故乐与胜己者处，以求增其所不能；小人逞欲，故乐与不若己者处，以求饰其所不及。恶不及而好上人，虽平人亦难与处，况名位爵禄之际乎？孙臆之不死于庞涓之手者幸也！

虚心而求益，则不能者可渐至于能。自足而凌人，则长者未必长，而短者遂终短。小人只是不明白这种道理，此所以亟求上人，而日趋于下人也。

即以庞涓而论，既知孙臆才高，若肯欢然同事，则魏国必强。魏国强，则己身亦安，而荣禄可保。即使臆位出己上，于己亦有荣施，不犹愈于身败名灭乎？况以同学之情，同朝共事之谊，孙臆之忠厚，逐渐请其教益，则十三篇不难尽得其传，孙卿之外，己亦可高处一座乎？计不及此，而乃出于谋杀之途，其心虽险，而其



计实甚愚也。

话说孙臆行至魏国，即寓于庞涓府中。臆谢涓举荐之恩，涓有德色。（好老脸。）臆又述鬼谷先生改“宾”为“臆”之事，涓惊曰：“臆非佳语，何以改易？”臆曰：“先生之命，不敢违也！”次日，同入朝中，谒见惠王。惠王降阶迎接，其礼甚恭。臆再拜奏曰：“臣乃村野匹夫，过蒙大王聘礼，不胜惭愧！”惠王曰：“墨子盛称先生独得孙武秘传。（庞涓能无汗颜？）寡人望先生之来，如渴思饮。今蒙降重，大慰平生！”遂问庞涓曰：“寡人欲封孙先生为副军师之职，与卿同掌兵权，卿意如何？”庞涓对曰：“臣与孙臆，同窗结义，臆乃臣之兄也，岂可以兄为副？不若权拜客卿，候有功绩，臣当让爵，甘居其下。”（说得好听。）惠王准奏，即拜臆为客卿，赐第一区，亚于庞涓。客卿者，半为宾客，不以臣礼加之，外示优崇，不欲分兵权于臆也。自此孙、庞频相往来。庞涓想道：“孙子既有秘授，未见吐露，必须用意探之。”遂设席请酒，酒中因谈及兵机。孙子对答如流。及孙子问及庞涓数节，涓不知所出，乃佯问曰：“此非孙武子《兵法》所载乎？”臆全不疑虑，对曰：“然也。”涓曰：“愚弟昔日亦蒙先生传授，（好老脸。）自不用心，遂至遗忘。今日借观，不敢忘报。”臆曰：“此书经先生注解详明，与原本不同，先生止付看三日，便即取去，亦无录本。”涓曰：“吾兄还记得否？”臆曰：“依稀尚存记忆。”（活命在此。）涓心中巴不得便求传授，只是一时难以骤逼。

过数日，惠王欲试孙臆之能，乃阅武于教场，使孙、庞二人，各演阵法。庞涓布的阵法，孙臆一见，即便分说此为某阵，用某法破之。孙臆排成一阵，庞涓茫然不识，私问于



孙臆。臆曰：“此即‘颠倒八门阵’也。”涓曰：“有变乎？”臆曰：“攻之则变为‘长蛇阵’矣。”庞涓探了孙臆说话，先报惠王曰：（小人最懂此术。）“孙子所布，乃‘颠倒八门之阵’，可变‘长蛇’。”已而，惠王问于孙臆，所对相同。惠王以庞涓之才，不弱于孙臆，心中愈喜。只有庞涓回府，思想：“孙子之才，大胜于吾，若不除之，异日必为欺压。”（只愁欺压，便是小人。）心生一计，于相会中间，私叩孙子曰：“吾兄宗族俱在齐邦，今兄已仕魏国，何不遣人迎至此间，同享富贵？”（亏他想。）孙臆垂泪言曰：“子虽与吾同学，未悉吾家门之事也。吾四岁丧母，九岁丧父，育于叔父孙乔身畔。叔父仕于齐康公（齐简公侄孙。）为大夫。及田太公迁康公于海上，尽逐其故臣，多所诛戮，吾宗族离散，叔与从兄孙平、孙卓，挈吾避难奔周，因遇荒岁，复将吾佣于周北门之外，父子不知所住。吾后来年长，闻人言鬼谷先生道高，而心慕之，是以单身往学。又复数年，家乡杳无音信，岂有宗族可问哉！”庞涓复问曰：“然则兄长亦还忆故乡坟墓否？”（此问亦是第二层地步。）臆曰：“人非草木，能忘本原？先生于吾临行，亦言‘功名终在故土’。今已作魏臣，此话不须提起矣。”庞涓探了口气，佯应曰：“兄长之言甚当，大丈夫随地立功，何必故乡也？”（正是自要遮饰。）

约过半年，孙臆所言都已忘怀了。一日，朝罢方回，忽有汉子似山东人语音，问人曰：“此位是孙客卿否？”臆随唤入府，叩其来历。那人曰：“小子姓丁名乙，临淄人氏，在周客贩，令兄有书托某送到鬼谷，闻贵人已得仕魏邦，迂路来此。”说罢，将书呈上。孙臆接书在手，拆而观之，略云：

愚兄平、卓字达贤弟宾亲览：吾自家门不幸，宗族



荡散，不觉已三年矣。向在宋国为人耕牧，汝叔一病即世，异乡零落，苦不可言。（像。）今幸吾王尽释前嫌，招还故里，正欲奉迎吾弟，重立家门。闻吾弟就学鬼谷，良玉受琢，定成伟器。兹因某客之便，作书报闻，幸早为归计，兄弟复得相见！（说得淡，使人易信。）

孙臆得书，信以为真，不觉大哭。丁乙曰：“承贤兄分付，劝贵人早早还乡，骨肉相聚。”孙臆曰：“吾已仕于魏，此事不可造次。”乃款待丁乙饮酒，付以回书。前面亦叙思乡之语，后云：“弟已仕魏，未可便归，俟稍有建立，然后徐为首邱之计。”送丁乙黄金一锭为路费。（可惜。）丁乙接了回书，当下辞去。

谁知来人不是什么丁乙，乃是庞涓手下心腹徐甲也。庞涓套出孙臆来历姓名，遂伪作孙平、孙卓手书，教徐甲假称齐商丁乙，投见孙子。孙子兄弟自少分别，连手迹都不分明，遂认以为真了。庞涓诳得回书，遂仿其笔迹，改后数句云：“弟今虽身仕魏国，但故土难忘，心殊悬切，不日当图归计，以尽手足之欢。倘或齐王不弃微长，自当尽力报效。”于是入朝私见惠王，屏去左右，将伪书呈上，言：“孙臆有背魏向齐之心，近日私通齐使，取有回书，臣遣人邀截于郊外，搜得在此。”惠王看毕，曰：“孙臆心悬故土，岂以寡人未能重用，不尽其才耶？”（庞涓急杀。）涓对曰：“臆祖孙武子为吴王大将，后来仍旧归齐。父母之邦，谁能忘情？（说得牵强。）大王虽重用臆，臆心已恋齐，必不能为魏尽力。且臆才不下于臣，（好老脸！）若齐用为将，必然与魏争雄，此大王异日之患也。不如杀之。”惠王曰：“孙臆应召而来，今罪状未明，遽然杀之，恐天下议寡人之轻士也。”涓对曰：



“大王之言甚善。（随机转便，小人可畏。）臣当劝谕孙臧，倘肯留魏国，大王重加官爵，若其不然，大王发到微臣处议罪，微臣自有区处。”（请发到自己处，便露机关。）

庞涓辞了惠王，往见孙子，问曰：“闻兄已得千金家报，有之乎？”臧是忠直之人，全不疑虑，遂应曰：“果然。”因备述书中要他还乡之意。庞涓曰：“弟兄久别思归，人之至情，兄长何不于魏王前暂给一二月之假，归省坟墓，然后再来？”臧曰：“恐主公见疑，不允所请。”涓曰：“兄试请之，弟当从旁力赞。”臧曰：“全仗贤弟玉成。”是夜，庞涓又入见惠王，奏曰：“臣奉大王之命，往谕孙臧，臧意必不愿留，且有怨望之语。若目下有表章请假，主公便发其私通齐使之罪。”（小人害人，全不费力。）惠王点头。次日，孙臧果然进上一通表章，乞假月馀，还齐省墓。惠王见表大怒，批表尾云：“孙臧私通齐使，今又告归，显有背魏之心，有负寡人委任之意。可削其官秩，发军师府问罪。”军政司奉旨，将孙臧拿到军师府来见庞涓。涓一见，佯惊曰：“兄长何为至此！”（正不知何为至此。）军政司宣惠王之命。庞涓领旨讫，问臧曰：“吾兄受此奇冤，愚弟当于王前力保。”言罢，命舆人驾车，来见惠王，奏曰：“孙臧虽有私通齐使之罪，然罪不致死。以臣愚见，不若刖而黥之，使为废人，（好力保！）终身不能退归故土。既全其命，又无后患，岂不两全？微臣不敢自专，特来请旨！”惠王曰：“卿处分最善。”（若论庞涓计，固为最善。）庞涓辞回本府，谓孙臧曰：“魏王十分恼怒，欲加兄极刑，愚弟再三保奏，（多谢。）恭喜得全性命。但须刖足黥面，此乃魏国法度，非愚弟不尽力也。”（再要用力，便一定是死了。）孙臧叹曰：“吾师云：‘虽有残害，



不为大凶。’今得保首领，此乃贤弟之力，不敢忘报！”庞涓遂唤刀斧手，将孙臆绑住，剔去双膝盖骨。臆大叫一声，昏绝倒地，半晌方苏。又用针刺面，成“私通处国”四字，以墨涂之。庞涓假意啼哭，以刀疮药敷臆之膝，用帛缠裹。（此今人所谓瘸折腿医也，一笑。）使人抬至书馆，好言抚慰，好食将息。约过月馀，孙臆疮口已合，只是膝盖既去，两腿无力，不能行动，只好盘足而坐。髯翁有诗云：

易名臆字祸先知，何待庞涓用计时？

堪笑孙君太忠直，尚因全命感恩私。

孙臆已成废人，终日受庞涓三餐供养，甚不过意。庞涓乃求臆传示鬼谷子注解孙武兵书，臆慨然应允。涓给以木简，要他缮写。臆写未及十分之一，有苍头名唤诚儿，庞涓使伏侍孙臆，诚儿见孙子无辜受枉，反有怜悯之意。忽庞涓召诚儿至前，问：“孙臆缮写，日得几何？”诚和曰：“孙将军为两足不便，长眠短坐，每日只写得二三策。”庞涓怒曰：“如此迟慢，何日写完？汝可与我上紧催促。”诚儿退，问涓近侍曰：“军师央孙君缮写，何必如此催迫？”（此人能疑，又能密问，是有意思人。）近侍曰：“汝有所不知。军师与孙君，外虽相恤，内实相忌，所以全其性命，单为欲得兵书耳，缮写一完，便当绝其饮食。汝切不可泄漏！”（却不道已是泄漏。）诚儿闻知此信，密告孙子。（是有意思人。）孙子大惊：“原来庞涓如此无义，岂可传以《兵法》？”（还亏晓得的略早些。）又想：“若不缮写，他必然发怒，吾命旦夕休矣！”左思右想，欲求自脱之计。忽然想着：“鬼谷先生临行时，付我锦囊一个，嘱云：‘到至争时，方可开看。’今其时矣！”遂将锦囊启视，乃黄绢一幅，中间写着“诈疯魔”三字。臆



曰：“原来如此。”

当日晚餐方设，蒯正欲举箸，忽然昏愤，作呕吐之状，良久发狂，张目大叫曰：“汝何以毒药害我？”将瓶瓿悉拉于地，取写过木简向火焚烧，（好！）扑身倒地，口中含糊骂詈不绝。（落得骂。）诚儿不知是诈，慌忙奔告庞涓。涓次日亲自来看，蒯痰涎满面，伏地呵呵大笑，忽然大哭。（笑也该笑，哭也该哭。）庞涓问曰：“兄长为何而笑？为何而哭？”蒯曰：“吾笑者笑魏王欲害我命，吾有十万天兵相助，能奈我何？吾哭者哭魏邦没有孙蒯，无人作大将也！”（虽风话，亦有理，一笑。）说罢，复睁目视涓，磕头不已。口中叫：“鬼谷先生，乞救我孙蒯一命！”庞涓曰：“我是庞某，休得错认了！”蒯牵住庞涓之袍，不肯放手，乱叫：“先生救命！”（虽不是鬼谷先生，实是命悬他手，便求救也不错。）庞涓命左右扯脱，私问诚儿曰：“孙子病症是几时发的？”诚儿曰：“是夜来发的。”涓上车而去，心中疑惑不已。恐其佯狂，欲试其真伪，命左右拖入猎圈中，糞秽狼藉，（亦恶。）蒯被发覆面，倒身而卧。再使人送酒食与之，诈云：“吾小人哀怜先生被刖，聊表敬意，元帅不知也。”孙子已知是庞涓之计，怒目狰狞，骂曰：“汝又来毒我耶？”将酒食倾翻地下。使者乃拾狗矢及泥块以进，蒯取而啖之。（苦哉。）于是还报庞涓，涓曰：“此真中狂疾，不足为虑矣。”（且莫便放心着。）自此纵放孙蒯，任其出入。蒯或朝出晚归，仍卧猪圈之内，或出而不返，混缩市井之间。（必先是如此，后日方好脱身。）或谈笑自若，或悲号不已。市人认得是孙客卿，怜其病废，多以饮食遗之。蒯或食或不食，狂言诞语，不绝于口，无有知其为假风魔者。庞涓却分付地方，每日侵晨，具



报孙臆所在，尚不能置之度外也。髡翁有诗叹云：

纷纷七国斗干戈，俊杰乘时归网罗。

堪恨奸臣怀嫉忌，致令良友诈风魔。

时墨翟云游至齐，客于田忌之家，其弟子禽滑从魏而至，墨翟问：“孙臆在魏得意何如？”禽滑亲将孙子被刖之事述于墨翟。翟叹曰：“吾本欲荐臆，反害之矣！”乃将孙臆之才，及庞涓妒忌之事，转述于田忌。（古今第一热肠人。）田忌言于威王曰：“国有贤臣，而令见辱于异国，大不可也！”威王曰：“寡人发兵以迎孙子，何如？”田忌曰：“庞涓不容臆仕于本国，肯容仕于齐国乎？（见得是。）欲迎孙子，须是如此恁般，密载以归，可保万全。”威王用其谋，即令客卿淳于髡假以进茶为名至魏，欲见孙子。

淳于髡领旨，押了茶车，捧了国书，竟至魏国。禽滑装做从者随行。（就用他去甚好。）到魏都，见了魏惠王，致齐侯之命。惠王大喜，送淳于髡于馆驿。禽滑见臆发狂，不与交言，半夜私往候之。（是会干事人。）臆背靠井栏而坐，见禽滑，张目不语。（自然是日前曾认得他。）滑垂涕曰：“孙卿困至此乎？识禽滑否？吾师言孙卿之冤于齐王，齐王甚相倾慕，淳于公此来，非为贡茶，实欲载孙卿入齐，为卿报刖足之仇耳！”孙臆泪流如雨，良久言曰：“某已分死于沟渠，不期今日有此机会。但庞涓疑虑太甚，恐不便挈带，如何？”禽滑曰：“吾已定下计策，孙卿不须过虑，俟有行期，即当相迎。”约定只在此处相会，万勿移动。

次日，魏王款待淳于髡，知其善辨之士，厚赠金帛。髡辞了魏王欲行，庞涓复置酒长亭饯行。禽滑先于是夜将温车藏了孙臆，却将孙臆衣服，与廝养王义穿着，披头散发，以



泥土涂面，装作孙臆模样。（必须如此方妥。）地方已经具报，庞涓以此不疑。淳于髡即出长亭，与庞涓欢饮而别。先使禽滑驱车速行，亲自押后。过数日，王义亦脱身而来。地方但见肮脏衣服撒做一地，已不见孙臆矣。即时报知庞涓，涓疑其投井而死。（做梦未醒。）使人打捞尸首不得，连连挨访，并无影响。反恐魏王见责，戒左右只将孙臆溺死申报，亦不疑其投齐也。

再说淳于髡载孙臆离了魏境，方与沐浴。（可知其要行之速。）既入临淄，田忌亲迎于十里之外。言于威王，使乘蒲车入朝。（时来运来。）威王叩以兵法，即欲拜官。孙臆辞曰：“臣未有寸功，不敢受爵。庞涓若闻臣用于齐，又起妒嫉之端，不若姑隐其事，俟有用臣之处，然后效力，何如？”威王从之，乃使居田忌之家，忌尊为上客。臆欲偕禽滑往谢墨翟，他师弟二人，已不别而行了。（方是真正热肠人。）臆叹息不已。再使人访孙平、孙卓信息，杳然无闻，方知庞涓之诈。

齐威王暇时，常与宗族诸公子驰射赌胜为乐。田忌马力不及，屡次失金。一日，田忌引孙臆同至射圃观射。臆见马力不甚相远，而田忌三棚皆负，乃私谓忌曰：“君明日复射，臣当令君必胜。”（乍看去只疑是有符咒法术，一笑。）田忌曰：“先生果能使某必胜，某当请于王，以千金决赌。”臆曰：“君但请之。”田忌请于威王曰：“臣之驰射屡负矣。来日愿倾家财，一决输赢，每棚以千金为采。”威王笑而从之。

是日，诸公子皆盛饰车马，齐至场圃，百姓聚观者数千人。（人越多，越有兴。）田忌问孙子曰：“先生必胜之术安在？千金一棚，不可戏也！”孙臆曰：“齐之良马，聚于王



厩，而君欲与次第角胜，难矣。然臣能以术得之。夫三棚有上、中、下之别。诚以君之下驷，当彼上驷，而取君之上驷，与彼中驷角，取君之中驷，与彼下驷角；君虽一败，必有二胜。”（好计！只在眼前，粗人却想不到。）田忌曰：“妙哉！”乃以金鞍锦鞵饰其下等之马，伪为上驷，先与威王赌第一棚。马足相去甚远，田忌复失千金。威王大笑，田忌曰：“尚有二棚，臣若全输，笑臣未晚。”及二棚、三棚，田忌之马果皆胜，多得采物千金。田忌奏曰：“今日之胜，非臣马之力，乃孙子所教也。”（落得卖弄。）因述其故。威王叹曰：“即此小事，已见孙子先生之智矣！”由是益加敬重，赏赐无算。不在话下。

再说魏惠王既废孙臧，责成庞涓恢复中山之事。庞涓奏曰：“中山远于魏而近于赵，与其远争，不如近割。臣请为君直捣邯郸，以报中山之恨。”惠王许之。庞涓遂出车五百乘伐赵，围邯郸。邯郸守臣丕选，连战俱败，上表赵成侯。（敬侯之子，烈侯之孙。）成侯使人以中山赂齐求救。（庞涓难星到了。）齐威王已知孙子之能，拜为大将。臧辞曰：“臣刑馀之人，而使主兵，显齐国别无人才，为敌所笑。请以田忌为将。”威王乃用田忌为将，孙臧为军师，常居辎车之中，阴为画策，不显其名。田忌欲引兵救邯郸，臧止之曰：“赵将非庞涓之敌，比我至邯郸，其城已下矣。不如驻兵于中道，扬言欲伐襄陵，（县在平阳府。）庞涓必还，还而击之，无不胜也。”（以逸待劳，先据胜着。）忌用其谋。

时邯郸候救不至，丕选以城降涓。涓遣人报捷于魏王。正欲进兵，忽闻齐遣田忌乘虚来袭襄陵。庞涓惊曰：“襄陵



有失，安邑震动，吾当还救根本。”（在孙子算中。）乃班师。离桂陵（在东昌府堂邑县东南。）二十里，便遇齐兵。原来孙臆早已打听魏兵到来，预作准备，先使牙将袁达引三千人截路搦战。庞涓族子庞葱前队先到，迎住厮杀。约战二十馀合，袁达诈败而走。庞葱恐有计策，不敢追赶，却来禀知庞涓。涓叱曰：“谅偏将尚不能擒取，安能擒田忌乎？”即引大军追之。将及桂陵，只见前面齐兵排成阵势。庞涓乘车观看，正是孙臆初到魏国时摆的“颠倒八门阵”。（就用此阵，先疑其心，妙甚。）庞涓心疑，想道：“那田忌如何也晓此阵法？莫非孙臆已归齐国乎？”（岂敢，忒多心了。）当下亦布队成列。只见齐军中闪出“大将田”旗号，推出一辆戎车，田忌全装披挂，手执画戟，立于车中。田婴挺戈，立于车右。田忌口呼：“魏将能事者，上前打话。”庞涓亲自出车，谓田忌曰：“齐、魏一向和好，魏、赵有怨，何与齐事？将军弃好寻仇，实为失计！”（却有你一个小小仇人在内，庞涓尚未知耶？）田忌曰：“赵以中山之地献于吾主，吾主命吾帅师救之。若魏亦割数郡之地，付于吾手，吾当即退。”庞涓大怒曰：“汝有何本事，敢与某对阵？”田忌曰：“你既有本事，能识我阵否？”庞涓曰：“此乃‘颠倒八门阵’，吾受之鬼谷子，（好老脸！）汝何处窃取一二，（揣是他要说人是窃取。）反来问我？我国中三岁孩童，皆能识之！”（大人却不能识。）田忌曰：“汝即能识，如何不能打？”庞涓分付庞英、庞葱、庞茅曰：“记得孙臆曾讲此阵，略知攻打之法。（这却不算窃取。）但此阵能变长蛇，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击中则首尾皆应，攻者辄为所困。我今去打此阵，汝三人各领一军，只看此阵一变，三队齐进，使首尾不能相顾，则阵



可破矣。”

庞涓分付已毕，自帅选锋五千人，上前打阵。才入阵中，只见八方旗色纷纷转换，认不出那一门是休、生、伤、杜、景、死、惊、开了。东冲西撞，戈甲如林，并无出路。（何不叫小孩子来打。）只闻得金鼓乱鸣，四下呐喊，竖的旗上俱有“军师孙”字。庞涓大骇曰：“别夫果在齐国，吾堕其计矣！”（何见之晚？不算聪明。）正在危急，却得庞英、庞葱两路兵杀进，单单救出庞涓，那五千选锋不剩一人。问庞茅时，已被田婴所杀，共损军二万馀人。庞涓甚是伤感。原来八卦阵本按八方，连中央戊己，共是九队车马，其形正方。比及庞涓入来打阵，抽去首尾二军为二角，以遏外救，止留七队车马，变为圆阵，以此庞涓迷惑。（注解得好。）后来唐朝卫国公李靖，因此作六花阵，即从此圆阵布出。有诗为证：“八阵中藏不测机，传来鬼谷少人知。庞涓只晓长蛇势，那识方圆变化奇？”按今堂邑县东南有地名古战场，乃昔日孙、庞交兵之处也。

却说庞涓知孙臆在军中，心中惧怕，与庞英、庞葱商议，弃营而遁，连夜回魏国去了。田忌与孙臆探知空营，奏凯回齐。此周显王十七年之事。魏惠王以庞涓有取邯郸之功，虽然桂陵丧败，将功准罪。齐威王遂宠任田忌、孙臆，专以兵权委之。驸忌恐其将来代己为相，密与门客公孙阅商量，欲要夺田忌、孙臆之宠。（可知驸忌只是说士，不是贤人。）恰好庞涓使人以千金行赂于驸忌之门，要得退去孙臆。驸忌正中其怀，乃使公孙阅假作田忌家人，持十金，于五鼓叩卜者之门，曰：“我奉田忌将军之差，欲求占卦。”卦成，卜者问：“何用？”对曰：“我将军，田氏之宗也，兵权在握，



威震邻国。今欲谋大事，烦为断其吉凶。”（这等害人之法，亦太觉蠢露。）卜者大惊曰：“此悖逆之事，吾不敢与闻！”公孙阅囑曰：“先生即不肯断，幸勿泄！”公孙阅方才出门，驺忌差人已至，将卜者拿住，说他替叛臣田忌占卦。（显然有假。）卜者曰：“虽有人来小店，实不曾占。”驺忌遂入朝，以田忌所占之语，告于威王，即引卜者为证。威王果疑，每日使人伺田忌之举动。田忌闻其故，遂托病辞了兵政，（好。）以释齐王之疑。孙臧亦谢去军师之职。（好。）明年，齐威王薨，子辟疆即位，是为宣王。宣王素知田忌之冤，与孙臧之能，俱召复故位。

再说庞涓初时闻齐国退了田忌、孙臧不用，大喜曰：“吾今日乃可横行天下也！”（且慢些着。）是时韩昭侯灭郑国而都之，赵相国公仲侈如韩称贺，因请同起兵伐魏，约以灭魏之日，同分魏地。昭侯应允，回言：“偶值荒谨，俟来年当从兵进讨。”庞涓访知此信，言于惠王曰：“闻韩谋助赵攻魏，今乘其未合，宜先伐韩，以沮其谋。”（晦气到了。）惠王许之。使太子申为上将军，庞涓为大将，起倾国之兵，向韩国进发。不知胜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九回 马陵道万弩射庞涓 咸阳市五牛分商鞅

孙臆前次救赵，今次救韩，虽是两次出兵，却是一般用计：总欲致人，而不致于人也。

虽是一样出兵，却是两般用计。救赵之役，是迎其气而夺之，所以挫其锋也。救韩之举，是骄其心而诱之，所以制其命也。

庞涓见用于魏，不特忌害孙臆，其沮抑贤才，正复不少。吾于何知之？于涓死后，魏更无贤才知之。

魏惠误用庞涓，遂至蔽塞贤路，害孙臆而致齐仇，杀太子，丧师辱国，邻国见凌，再世不竟。蔽贤之人，其为害于国家如此。

孙臆两败魏兵，杀庞涓而强齐国，其才固不必言，尤妙在功成身退一着，其高更不可及。

钟离春之说齐宣，真是奇人、奇事、奇想。然钟离春不足奇，奇在齐宣之肯听，而且立以为后耳。然则齐宣奇人哉！

商鞅无论其变法厉民，只欺公子卬一事，已是欺诈奸险之极，如此人而曰素讲于帝王之学，岂非痴人说梦？

兵端开自秦，而不由魏；魏之兵力，非能强于秦也。公子卬于卫鞅，又非有深恩大德，深中于其心也。一卒未交，卫鞅何至求和如此之亟？且从来求和之举，自当出于为主而力弱者。若求和出于魏，则卫鞅或可信其无他，奈何反先出于秦乎？公子卬若于此时将主客强



弱一算，则卫鞅之诈本不难知。他只因先有一夙昔相与之见在胸中，便把事来看得十分轻易了，所以堕其诈术。只是公子卬彻呆，不是商鞅计妙。

话说庞涓同太子申起兵伐韩，行过外黄，（宋邑。）有布衣徐生请见太子。太子问曰：“先生辱见寡人，有何见谕？”徐生曰：“太子此行，将以伐韩也。臣有百战百胜之术于此，太子欲闻之否？”申曰：“此寡人所乐闻也。”徐生曰：“太子自度富有过于魏，位有过于王者乎？”申曰：“无以过矣！”徐生曰：“今太子自将而攻韩，幸而胜，富不过于魏，位不过于王也，万一不胜，将若之何？夫无不胜之害，而有称王之荣，此臣所谓百战百胜者也。”申曰：“善哉！寡人请从先生之教，即日班师。”徐生曰：“太子虽善，吾言必不行也。夫一人烹鼎，众人啜汁。今欲啜太子之汁者甚众，太子即欲还，其谁听之？”（又说他作甚？）徐生辞去。太子出令欲班师。庞涓曰：“大王以三军之寄，属于太子，未见胜败，而遽班师，与败北何异？”诸将皆不欲空还。（太子晦气。）太子申不能自决，遂引兵前进，直造韩都。韩哀侯遣人告急于齐，求其出兵相救。齐宣王大集群臣，问以救韩与不救，孰是孰非。相国驺忌曰：“韩、魏相并，此邻国之幸也，（如两国竟并了一国，邻国有何幸处？）不如勿救。”田忌、田婴皆曰：“魏胜韩，则祸必及于齐，救之为是。”（这却是，然看得半边。）孙臏独嘿然无语。宣王曰：“军师不发一言，岂救与不救，二策皆非乎？”孙臏对曰：“然也。夫魏国自恃其强，前年伐赵，今年伐韩，其心亦岂须臾忘齐哉？若不救，是弃韩以肥魏，故言不救者非也。魏方伐韩，韩未弊而吾救之，是我代韩受兵，韩享其安，而我受其危，故言救者亦非



也。”宣王曰：“然则何如？”孙臆对曰：“为大王计，宜许韩必救，以安其心。韩知有齐救，必悉力以拒魏，魏亦必悉力以攻韩。吾俟魏之弊，徐引兵而往，攻弊魏以存危韩，用力少而见功多，岂不胜于前二策耶？”（果然大胜。）宣王鼓掌称：“善。”遂许韩使，言：“齐救旦暮且至。”韩昭侯大喜，乃悉力拒魏。前后交锋五六次，韩皆不胜，复遣使往齐，催趲救兵。齐复用田忌为大将，田婴副之，孙子为军师，率车五百乘救韩。田忌又欲望韩进发，孙臆曰：“不可，不可！吾向者救赵，未尝至赵，今救韩，奈何往韩乎？”（只是一般主意。）田忌曰：“军师之意，将欲如何？”孙臆曰：“夫解纷之术，在攻其所必救。今日之计，惟有直走魏都耳。”（却与驻兵中道不同。）田忌从之。乃令三军齐向魏邦进发。

庞涓连败韩师，将逼新都，忽接本国警报，言：“齐兵复寇魏境，望元帅作速班师！”庞涓大惊，即时传令去韩归魏，韩兵亦不追赶。孙臆知庞涓将至，谓田忌曰：“三晋兵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兵法》云：‘百里而趋利者蹶上将，五十里而趋利者军半至。’吾军远入魏地，宜诈为弱形以诱之。”田忌曰：“诱之如何？”孙臆曰：“今日当作十万灶，明后日以渐减去，彼见军灶顿减，必谓吾兵怯战，逃亡过半，将兼程逐利，其气必骄，其力必疲，（算得着。）吾因以计取之。”田忌从其计。

再说庞涓兵望西南而行，心念韩兵屡败，正好征进，却被齐人侵扰，毁其成功，不胜之忿。（有这一忿，下面之追齐兵，便不暇致详了。）及至魏境，知齐兵已前去了。遗下安营之迹，地甚宽广，使人数其灶，足有十万，惊曰：“齐兵之众如此，不可轻敌也！”明日，又至前营，查其灶仅五



万有馀，又明日，灶仅三万。涓以手加额曰：“此魏王之洪福矣！”（且慢欢喜着。）太子申问曰：“军师未见敌形，何喜形于色？”涓答曰：“某固知齐人素怯，今入魏地，才三日，士卒逃亡已过半了，尚敢操戈相角乎？”太子申曰：“齐人多诈，军师须十分在意。”庞涓曰：“田忌等今番自来送死，涓虽不才，愿生擒忌等，以雪桂陵之耻。”（只怕未必。）当下传令：选精锐二万人，与太子申分为二队，倍日并行，（便上他算。）步军悉留在后，使庞葱率领徐进。孙臆时刻使人探听庞涓消息，回报：“魏兵已过沙鹿山，不分早夜，兼程而进。”孙臆屈指计程，日暮必至马陵。（在大名府城东南十里。）那马陵道在两山中间，溪谷深隘，（也恰好有这个地方。）堪以伏兵。道傍树木丛密，臆只拣绝大一株留下，馀树尽皆砍倒，纵横道上，以塞其行。（有此一栏，方好引他举火。）却将那大株向东树身砍白，用黑煤大书六字云：“庞涓死此树下！”上面横书四字云：“军师孙示。”令部将袁达、独孤陈，各选弓弩手五千，左右埋伏，吩咐：“但看树下火光起时，一齐发弩。”再令田婴引兵一万，离马陵三里埋伏，只待魏兵已过，便从后截杀。分拨已定，自与田忌引兵远远屯扎，准备接应。

再说庞涓一路打听齐兵过去不远，恨不能一步赶着，只顾催赶。（只算赶死。）来到马陵道时，恰好日落西山，其时十月下旬，又无月色。前军回报：“有断木塞路，难以进前。”庞涓叱曰：“此齐兵畏吾蹑其后，故设此计也。”（只怕他倒要蹑你之后耳。）正欲指麾军士搬木开路，忽抬头看见树上砍白处，隐隐有字迹，但昏黑难辨。命小军取火照之。（不好了，引出箭来了。）众军士一齐点起火来。庞涓于火光



之下看得分明，大惊曰：“吾中刖夫之计矣！”急救军士：“速退！”说犹未绝，那袁达、独孤陈两支伏兵，望见火光，万弩齐发。箭如骤雨，军士大乱。庞涓身带重伤，料不能脱，叹曰：“吾恨不杀此刖夫，遂成竖子之名！”即引佩剑，自刎其喉而绝。庞英亦中箭身亡。军士射死者，不计其数。史官有诗云：

昔日伪书奸似鬼，今宵伏弩妙如神。

相交须是怀忠信，莫学庞涓自陨身！

昔庞涓下山时，鬼谷曾言：“汝必以欺人之事，还被人欺。”庞涓用假书之事，欺孙臆而刖之，今日亦受孙臆之欺，堕其减灶之计。鬼谷又言：“遇马而卒。”果然死于马陵。计庞涓仕魏至身死，刚十二年，应花开十二朵之兆。始见鬼谷之占，纤微必中，神妙不测。

时太子申在后队，闻前军有失，慌忙屯扎住不行。不提防田婴一军，反从后面杀到，魏兵心胆俱裂，无人敢战，各自四散逃生。太子申势孤力寡，被田婴生擒，缚置车中。田忌和孙臆统大军接应，杀得魏军尸横遍野，轻重军器，尽归于齐。田婴将太子申献功，袁达、独孤陈将庞涓父子尸首献功。孙臆手斩庞涓之头，悬于车上。齐军大胜，奏凯而还。其夜太子申惧辱，亦自刎而死。孙臆叹息不已。大军行至沙鹿山，正逢庞葱步军，孙臆使人挑庞涓之头示之，步军不战而溃。庞葱下车，叩头乞命，田忌欲并诛之。孙臆曰：“为恶者止庞涓一人，其子且无罪，况其侄乎？”（毕竟是他厚道。）乃将太子申及庞英二尸，交付庞葱，教他回报魏王：“速速上表朝贡，不然，齐兵再至，宗社不保。”庞葱喏喏连声而去。此周显王二十八年事也。



田忌等班师回国，齐宣王大喜，设宴相劳，亲为田忌、田婴、孙臧把盏。相国驸忌自思昔日私受魏赂，欲陷田忌之事，未免于心有愧，遂称病笃，使人缴还相印。齐宣王遂拜田忌为相国，田婴为将军，孙臧军师如故，加封大邑。孙臧固辞不受，（高。）手录其祖孙武《兵书》十三篇，献于宣王曰：“臣以废人，过蒙擢用，今上报主恩，下酬私怨，于愿足矣。臣之所学，尽在此书，（肯以公于天下后世，正是厚道。）留臣亦无用，愿得闲山一片，为终老之计！”宣王留之不得，乃封以石闾之山。（在泰安州）。孙臧住山岁馀，一夕忽不见，或言鬼谷先生度之出世矣。此是后话。武成王庙有《孙子赞》云：

孙子知兵，翻为盗憎；刖足衔冤，坐筹运能。救韩攻魏，雪耻扬灵；功成辞赏，遁迹藏名。揆之祖武，何愧典型！

再说齐宣王将庞涓之首悬示国门，以张国威。使人告捷于诸侯，诸侯无不耸惧。韩、赵二君尤感救兵之德，亲来朝贺。宣王欲与韩、赵合兵攻魏，魏惠王太恐，亦遣使通和，请韩于齐。齐宣王约会三晋之君，同会于博望城，（在南阳府东北。）韩、赵、魏无敢违者。三君同时朝见，天下荣之。（得贤臣之力也。）宣王遂自恃其强，耽于酒色，筑雪宫于城内，以备宴乐。辟郊外四十里为苑囿，以备狩猎。（安而不骄，最是难事。）又听信文学游说之士，于稷门立左右讲室，聚游客数千人，内如驸衍、田骈、接舆、环渊等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日事议论，不修实政。嬖臣王欢等用事，田忌屡谏不听，郁郁而卒。



一日，宣王宴于雪宫，盛陈女乐。忽有一妇人，广额深目，高鼻结喉，驼背肥项，长指大足，发若秋草，皮肤如漆，（诸丑偏就备于一身，恐亦是形容太过。）身穿破衣，自外而入，声言：“愿见齐王。”武士止之曰：“丑妇何人，敢见大王？”丑妇曰：“吾乃齐之无盐（古县名，在东平州界。）人也，覆姓钟离，名春，年四十馀，择嫁不得。闻大王游宴离宫，特来求见，愿入后宫，以备洒扫。”（奇人，奇事，奇想。）左右皆掩口而笑曰：“此天下强颜（犹云无耻。）之女子也！”乃奏知宣王。宣王召入。群臣侍宴者，见其丑陋，亦皆含笑。宣王问曰：“我宫中妃侍已备，今妇人貌丑，不容于乡里，以布衣欲求千乘之君，得无有奇能乎？”钟离春对曰：“妾无奇能，特有隐语之术。”宣王曰：“汝试发隐术，为孤度之。若言不中用，即当斩首。”钟离春乃扬目衄齿，举手再四，拊膝而呼曰：“殆哉，殆哉！”宣王不解其意，问于群臣，群臣莫能对。宣王曰：“春来前，为寡人明言之。”春顿首曰：“大王赦妾之死，妾乃敢言。”宣王曰：“赦尔无罪。”春曰：“妾扬目者，代王视烽火之变；衄齿者，代王怨拒谏之口；举手者，代王挥谗佞之臣；拊膝者，代王拆游宴之台。”宣王大怒曰：“寡人焉有四失？村妇妄言！”喝令斩之。春曰：“乞申明大王之四失，然后就刑。妾闻秦用高鞅，国以富强，不日出后函关，与齐争胜，必首受其患。（开端好，正中要害。）大王内无良将，边备渐弛，此妾为王扬目而视之。妾闻：‘君有谗臣，不亡其国；父有谗子，不亡其家。’大王内耽女色，处荒国政，忠谏之士，拒而不纳，妾所以衄齿为王受谏也。且王欢等阿谀取容，蔽贤窃位，驺衍等迂谈阔论，虚而无实。大王信用此辈，妾恐其有误社稷，



所以举手为王挥之。王筑宫筑囿，台榭陂池，殫竭民力，虚耗国赋，所以拊膝为王拆之。大王四失，危如累卵，而偷目前之安，不顾异日之患。妾冒死上言，倘蒙采听，虽死何恨！”宣王叹曰：“使无钟离氏之言，寡人不得闻其过也！”即日罢宴，以车载春归宫，立为正后。（齐宣难得。）春辞曰：“大王不纳妾言，安用妾身？请以理国为急，用贤为先。”于是宣王招贤下士，疏远嬖佞，散遣稷下游说之徒，以田婴为相国，以邹人孟轲为上宾，齐国大治。即以无盐之邑封春家，号春为无盐君。此是后话。

话分两头。却说秦相国卫鞅闻庞涓之死，言于孝公曰：“秦，魏比邻之国，秦之有魏，犹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即秦并魏，其势不两存明矣。魏今大破于齐，诸侯叛之，可乘此时伐魏，魏不能支，必然东徙。然后秦据河山之固，东向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孝公以为然。使卫鞅为大将，公子少官副之，帅兵五万伐魏。师出咸阳，望东进发，警报已至西河。守臣朱仓告急文书，一日三发。惠王大集群臣，问御秦之计。公子卬进曰：“鞅昔日在魏时，与臣相善，臣尝举荐于大王，大王不听。今日臣愿领兵前往，先与讲和。（公子卬之挺身而出，指望商鞅念昔日之情耳，却不知商鞅不是有情人。）如若不许，然后固守城池，请救韩、赵。”群臣皆赞其策。惠王即拜公子卬为大将，亦率兵五万，来救西河，（可见兵力亦自不弱，若非商鞅之计，未必便输。）进屯吴城。那吴城是吴起守西河时所筑，以拒秦者，坚固可守。（可见城池非不可守。）公子卬正欲修书，遣人往秦寨通问卫鞅，欲其罢兵。守城将士报道：“今有秦相国差人下书，见



在城外。”公子印命缒城而上，发书看之。言曰：

鞅始与公子相得甚欢，不异骨肉。今各事其主，为两国之将，何忍治兵，自相鱼肉？鄙意欲与公子相约，各去兵车，释甲冑，以衣冠之会，相见於玉泉山，（在孝义县西。）乐饮而罢，免使两国肝脑涂地；使千秋而下，称吾两人之交情，同于管、鲍。公子如肯俯从，幸未其期！”（其言大甘者，其中必苦。）

公子印读毕，大喜曰：“吾意正欲如此。”（却不想他来意却是为何？）遂厚待使者，答以书曰：

相国不忘夙昔之好，欲举齐桓公故事，以衣裳易兵车，安秦、魏之民，明管、鲍之谊，此印志也。三日之内，惟相国示期，敢不听命。

卫鞅得了回信，喜曰：“吾计成矣！”复使人入城，订定日期，言：“秦兵前营已撤，打发先回，（太轻易便可疑了。）只等会过元帅，便拔寨都起。”复以旱藕、麝香遗之，曰：“此二物秦地所产，旱藕益人，麝香辟邪，聊志交情，永以为好。”（何必恁般，可知是计。）公子印谓卫鞅爱己，益信其无他，答书谢之。（呆子。）卫鞅假传军令，使前营尽撤，公子少官率领先行。却暗暗吩咐，一路只说射猎充食，在狐岐山、白雀山（离玉泉山二十里。）等处，四散埋伏，期定是日午未末初，齐到玉泉山下，只听山上放炮为号，便一齐杀入，将来人尽数拿住，不许走漏一人。（便安排下赚城。）

至期，侵晨，卫鞅先使人报入城中，言：“相国先往玉泉山伺候，随行不满三百人。”公子印十分相信，亦以车马车载酒食，并乐工一部，乘车赴会，人数与卫鞅相当。（却不知还有许多人，不能相当也。）卫鞅在山下相迎。公子印见



人从既少，且无军器，坦然不疑。相见之间，各叙昔日交情，并及今日通和之意。魏国从人，无不欢喜。两边俱有酒席，公子印是地主，先替卫鞅把盏。三献三酬，奏乐三次。卫鞅使军吏席上报时，即时撤了魏国筵席，另用本国酒馔。两个侍酒的，都是秦国有名的勇士，一个唤做乌获，力举千钧，一个唤做任鄙，手格虎豹。卫鞅才举初杯相劝，以目视左右，便去山顶上放起一声号炮，山下亦放炮相应，声震陵谷。公子印大惊曰：“此炮何来？相国莫非见欺否？”（岂敢。）卫鞅笑曰：“暂欺一次，尚容告罪！”公子印心慌，便欲奔逃。却被乌获紧紧帮住，转动不得。任鄙指挥左右拿人。公子少官率领军士，拘获车仗人等，真个是滴水不漏。卫鞅吩咐将公子印上了囚车，先递回秦国报捷。却将所获随行人众，解其束缚，赐酒压惊，仍用原来军仗，教他：“只说主帅赴会回来。赚开城门，（所以不许走脱一人，正为怕漏泄消息耳。）另有重赏；如若不从，即时斩首！”那一行从人都是小辈，谁不怕死，尽皆依允。却教乌获假作公子印坐于车中，任鄙作护送使臣，单车随后。城上认得是自家人从，即时开门。那两员勇将一齐发作，将城门一拳一脚，打个粉碎，关阖不得，军士上前者，都被打倒。背后卫鞅亲率大军，飞也似赶来。城中军民乱窜，卫鞅纵军士乱杀一阵，遂占了吴城。朱仓闻知主帅被虏，度西河难守，弃城而遁。

卫鞅长驱而入，直逼安邑。惠王惧，使大夫龙贾往秦军行成。卫鞅曰：“魏王不能用吾，吾故出仕秦国。蒙秦王尊为卿相，食禄万种，今以兵权交付，若不灭魏，有负重托。”龙贾曰：“吾闻：‘良鸟恋旧林，良臣怀故主。’魏王虽不能用足下，然父母之邦，足下安得无情？”卫鞅沉思半晌，



(假意做作。)谓龙贾曰：“若要我班师，除非将西河之地尽割于秦方可。”龙贾只得应诺，回奏惠王。惠王从之，即令龙贾奉河西地图，献于秦军买和。卫鞅按图受地，奏凯而归。公子卬遂降于秦。魏惠王以安邑地近于秦，难守，遂迁都大梁去讠。(是卫鞅本意。)自此称为梁国。

秦孝公嘉卫鞅之功，封为列侯，以前所取魏地商、於等十五邑，为鞅食邑，号为商君。后世称为商鞅为此也。鞅谢恩归第，谓家臣曰：“吾以卫之支庶，挟策归秦，为秦更治，立致富强。今又得魏地七百里，封邑十五城，大丈夫得志，可谓极矣。”宾客齐声称贺。内有一士厉声而前曰：“‘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尔等居商君门下，岂可进谄而陷主乎？”众人视之，乃上客赵良也。鞅曰：“先生谓众人之谄，试言吾之治秦，与五羖大夫（百里奚也。）孰贤？”良曰：“五羖大夫之相穆公也，三置晋君，并国二十，使其主为西戎伯主。及其自奉，暑不张盖，劳不坐乘，死之日，百姓悲哭，如丧考妣。今君相秦八载，法令虽行，刑戮太惨，（是商鞅杀身之术。）民见威而不见德，知利而不知义。太子恨君刑其师傅，怨入骨髓，民间父兄子弟，久含怨心。（此数语明白确切之甚，而鞅乃不悟，岂非天诱其衰？）一旦秦君晏驾，君之危若朝露，尚可贪商、於之富贵，而自夸大丈夫乎？君何不荐贤人以自代？（大有自荐之意。）辞禄去位，退耕于野，尚可以望自全也。”（商鞅此时即能从良之言，亦未必能全免。盖鞅之恶已盈，天道必不肯放过。但受代之人或怀其德，为之斡旋于中，则其祸或可稍轻缓耳。乃竟不肯从，则适以自促其祸矣。）商君默然不乐。

后五月，秦孝公得疾而薨。君臣奉太子驪即位，是为惠



文公。商鞅自负先朝旧臣，出入傲慢。（不知死活。）公子虔初被商鞅劓鼻，积恨未报，至是，与公孙贾同奏于惠文公曰：“臣闻：‘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重者身危。’商鞅立法治秦，秦邦虽治，然妇人童稚皆言商君之法，莫言秦国之法。今又封邑十五，位尊权重，后必谋叛。”惠文公曰：“吾恨此贼久矣！但以先王之臣，反形未彰，故姑容旦夕。”乃遣使者收商鞅相印，退归商、於。鞅辞朝，具驾出城，仪仗队伍，犹比诸侯。（不知死活。）百官饯送，朝署为空。（是催命牌。）公子虔、公孙贾密告惠文公，言：“商君不知悔咎，僭拟王者仪制，如归商、於，必然谋叛。”甘龙、杜摯证成其事。惠文公大怒，即令公孙贾引武士三千，追赶商鞅，枭首回报。公孙贾领命出朝。当时百姓连街倒巷，皆怨商君。一闻公孙贾引兵追赶，攘臂相从者，何止数千余人，（人心如此，积恶可知。）商鞅车驾出城已百馀里，忽闻后面喊声大振，使人探听，回报：“朝廷发兵追赶。”商鞅大惊，知是新王见责，恐不免祸，急卸衣冠下车，扮作卒隶逃亡。走至函关，天色将昏，往旅店投宿。店主索照身之贴，鞅辞无有。店主曰：“商君之法，不许收留无贴之人，犯者并斩！吾不敢留。”（好在使他自己亲经大道也。）商鞅叹曰：“吾设此法，乃自害其身也。”乃冒夜前行，混出关门，径奔魏国。魏惠王恨商鞅诱虏公子印，割其西河之地，于是欲囚商鞅以献秦。（得意时死作冤家，失意时偏要撞着。）鞅复逃回商、於；谋起兵攻秦，被公孙贾追至缚归。惠文公历数其罪，吩咐将鞅押出市曹，五牛分尸。（处得痛快，然正是天道。）百姓争啖其肉，须臾而尽。于是尽灭其族。可怜商鞅变立新法，使秦国富强，今日受车裂之祸，岂非过刻之报乎？此周



显王三十一年事也。髯翁有诗云：

商於封邑未经年，五路分尸亦可怜！

惨刻从来凶报至，劝君熟读《省刑》篇。

自商鞅之死，百姓歌舞于道，如释重负。六国闻之，亦皆相庆。甘龙、杜摯先被革职，今皆复官。拜公孙衍为相国。衍劝惠文公西并巴、蜀，称王以号召天下，要列国悉如魏国割地为贺，如有违者，即发兵伐之。惠文公遂称王，遣使者遍告列国，都要割地为贺。诸侯俱犹豫未决。惟楚威王熊商，任用昭阳，新败越兵，杀越王无疆，尽有越地，地广兵强，与秦为敌。秦使至楚，被楚王叱咤而去。于是洛阳苏秦挟“兼并”之策，以说秦王。不知苏秦如何说秦，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回 苏秦合从相六国 张仪被激往秦邦

学有可以得富贵之道，而为学者，不可有求富贵之心。从学起见则为己，而为君子；从富贵起见则徇欲，而为小人。为学同而所以为学者异也。如苏秦之读书刺股，非不于学甚勤，而其所以然，只为富贵热中，不是为己发愤，故其人品殊不足数。

为学虽不可有求富贵之心，而才学却有可以得富贵之具。观人才，但当视其才学以为低昂也。乃世俗人情，不论你才学不才学，只看你富贵不富贵，真令天下有才人气杀，亦令天下有心人叹杀。

没才学人，虽得富贵，只成其为可笑可鄙。有才学而坎坷贫困，纵不生敬，亦当生怜。世俗却只敬富贵，不怜才学，如苏秦之一家是世也。势利起于家庭，不怕千古高才不遇人，同声哭杀也。

遁世无闷，固君子之高风；白眼揶揄，实世情之恶态。若饥寒可继，闭户自娱犹可。若未免求衣食于世俗之中，这“无闷”两字却也难说。

“富贵才学”四字，虽有相连处，亦有相拗处。我见世间多少糊糊涂涂人，一般也富而且贵，享用一生，多少怀才抱艺人，淹蹇憔悴，终身不振。时命之不偶，造化之弄人，真是没法。苏秦前虽困顿，后面也还扬眉吐气一番，还是他命运强似人处。

苏秦是倾危奸诈之人，心术甚不端正，只看他先说秦以兼并便知。



苏秦之以“合从”立说，是因恨秦之不用，而思抗之以泄其忿也。然为六国计，则实是“合从”有益。六国若能终守其说，何至为秦之所并耶？

苏秦说六国之语，总是夸其强大，可以拒秦，不应受其欺，而自卑自削，然后归到“合从”，是一般机轴。

苏秦、张仪二人，才学俱不相上下，若论奸猾诡诈，还是张仪占强。苏秦之所以能制张仪，全亏收之于困厄之际，助其资以谋得秦柄，足以动其感激之心耳。读者莫因仪之入秦术中，遂分二人高下也。

凡人激不甚则怒不极，其求泄忿必不勇，而济之者为德亦不深。苏秦之激怒张仪，只是先为之极，则后日之收煞，不患不入吾彀中耳。

话说苏秦、张仪自从辞了鬼谷子下山，张仪自往魏国去了。苏秦回到洛阳家中，老母在堂，一兄二弟，兄已先亡，惟寡嫂在，二弟乃苏代、苏厉也，一别数年，今日重会，举家欢喜，自不必说。过了数日，苏秦欲出游列国，乃请于父母，变卖家财，为资身之费。（就是有才学，也先要本钱，可叹。）母嫂及妻俱力阻之，曰：“季子（秦字。）不治耕获，力工商，求什一之利，乃思以口舌博富贵，弃见成之业，图未获之利，他日生计无聊，岂可悔乎？”（虽是庸人见近，却亦不为无理。）苏代、苏厉亦曰：“兄如善于游说之术，何不就说周王，在本乡亦可成名，何必远出？”（食禄有方，岂定本土？）苏秦被一家阻挡，乃求见周显王，说以自强之术。显王留之馆舍。左右皆素知苏秦出于农贾之家，疑其言空疏无用，不肯在显王前保举。（当方不养当方人，往往如此，可叹。）



苏秦在馆舍羁留岁馀，不能讨个进身。于是发愤回家，尽破其产，得黄金百镒，（有产可破还好，无产便不免仰屋之嗟矣，可叹。）制黑貂裘为衣，治车马仆从，遨游列国，访求山川地形，人民风土，尽得天下利害之详。如此数年，未有所遇。（时候未来，真是没法。）闻卫鞅封商君，甚得秦孝公之心，乃西至咸阳，而孝公已薨，商君亦死，乃求见惠文王。惠文王宣秦至殿，问曰：“先生不远千里而来敝邑，有何教诲？”苏秦奏曰：“臣闻大王求诸侯割地，意者欲安坐而并天下乎？”惠文王曰：“然。”秦曰：“大王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胡、貉，此四塞之国也。沃野千里，奋击百万，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臣请献谋效力，并诸侯，吞周室，称帝而一天下，易如反掌。岂有安坐而能成事者乎？”惠文王初杀商鞅，心恶游说之士，（便是姓苏的时运不通。）乃辞曰：“孤闻：‘毛羽不成，不能高飞。’先生所言，孤有志未逮，更俟数年，兵力稍足，然后议之。”苏秦乃退。复将古三王五霸攻战而得天下之术，汇成一书，凡十馀万言。（时运不来，多才无益。）次日，献上秦王。秦王虽然留览，绝无用苏秦之意。再谒秦相公孙衍，（越发不是路了）衍忌其才，不为引进。

苏秦留秦复岁馀，黄金百镒，俱已用尽，黑貂之裘亦敝坏，计无所出。（不怕气死人。）乃货其车马仆从，以为路资，担囊徒步而归。父母见其狼狈，辱骂之。妻方织布，见秦来，不肯下机相见。秦饿甚，向嫂求一饭，嫂辞以无柴，不肯为炊。（不怕气死人。）有诗为证：

富贵途人成骨肉，贫穷骨肉亦途人。

试看季子貂裘敝，举目虽亲尽不亲。



秦不觉堕泪，（天下古今，正不知有多少英雄，同堕过此副眼泪，区区苏秦，何足为道。）叹曰：“一身贫贱，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母不以我为子，皆我之罪也！”于是简书筐中，得太公《阴符》一篇，忽悟曰：“鬼谷先生曾言：‘若游说失意，只须熟玩此书，自有进益。’”乃闭户探讨，务穷其趣，尽夜不息。夜倦欲睡，则引锥自刺其股，血流遍足。（苦志如此，不愁学问不成。但富贵之得与不得，却不在此。）既于《阴符》有悟，然后将列国形势，细细揣摩，如此一年，天下大势，如在掌中。乃自慰曰：“秦有学如此，以说人主，岂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位者乎？”遂谓其弟代、厉曰：“吾学已成，取富贵如寄，弟可助吾行资，出说列国。倘有出身之日，必当相引。”复以《阴符》为弟讲解。代与厉亦有省悟，乃各出黄金，以资其行。（亏有此两弟，不然只好仰屋空嗟而已，可叹。）

秦辞父母妻嫂，欲再往秦国，思想：“当今七国之中，惟秦最强，可以辅成帝业。可奈秦王不肯收用。吾今再去，倘复如前，何面复归故里？”乃思一擒秦之策，必使列国同心协力，以孤秦势，方可自立。（可知“合从”之计，只是为自己之私。）于是东投赵国。时赵肃侯在位，其弟公子成为相国，号奉阳君。苏秦先说奉阳君，奉阳君不喜。（还是运未至。）秦乃去赵，北游于燕，求见燕文公，左右莫为通达。居岁馀，资用已罄，饥饿于旅邸。（游谒不遇，其苦如此。）旅邸之人哀之，贷以百钱，（济人须济急时无。）秦赖以济。适值燕文公出游，秦伏谒道左。（时候到了。）文公问其姓名，知是苏秦，喜曰：“闻先生昔年以十万言献秦王，寡人心慕之，恨未得能读先生之书。今先生幸惠教寡人，燕



之幸也。”遂回车入朝，召秦入见，鞠躬请教。苏秦奏曰：（以下说六国语，俱与《国策》、《史记》不同，不可置论。）“大王列在战国，地方二千里，兵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然比于中原，曾未及半。乃耳不闻金戈铁马之声，目不睹覆车斩将之危，安居无事，大王亦知其故乎？”燕文公曰：“寡人不知也。”秦又曰：“燕所以不被兵者，以赵为之蔽耳。大王不知结好于近赵，而反欲割地以媚远秦，不愚甚耶？”燕文公曰：“然则如何？”秦对曰：“依臣愚见，不若与赵从亲，因而结连列国，天下为一，相与协力御秦，此百世之安也。”燕文公曰：“先生‘合从’以安燕国，寡人所愿，但恐诸侯不肯为从耳。”秦又曰：“臣虽不才，愿面见赵侯，与定从约。”燕文公大喜，资以金帛路费，高车驷马，使壮士送秦至赵。

适奉阳君赵成已卒，赵肃侯闻燕国送客来至，遂降阶而迎，曰：“上客远辱，何以教我？”苏秦奏曰：“秦闻天下布衣贤士，莫不高贤君之行义，皆愿陈忠于君前，奈奉阳君妒才嫉能，是以游士裹足而不进，卷口而不言。今奉阳君捐馆舍，（死也。）臣故敢献其愚忠。臣闻：‘保国莫如安民，安民莫如择交。’当今山东之国，惟赵为强。赵地方二千馀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数年。秦之所最忌害也，莫如赵。然而不敢举兵伐赵者，畏韩、魏之袭其后也。故为赵南蔽者，韩、魏也。韩、魏无名山大川之险，一旦秦兵大出，蚕食二国，二国降，则祸次于赵矣。臣尝考地图，列国之地，过秦万里，诸侯之兵，多秦十倍，设使六国合一，并力西向，何难破秦。今为秦谋者，以秦恐吓诸侯，必须割地求和。夫无故而割地，是自破也。破人与破于人，二



者孰愈？依臣愚见，莫如约列国君臣会于洹水，（在彰德府林县，即安阳也。）交盟定誓，结为兄弟，联为唇齿。秦攻一国，则五国共救之，如有败盟背誓者，诸侯共伐之。秦虽强暴，岂敢以孤国与天下之众争胜负哉？”赵肃侯曰：“寡人年少，立国日浅，未闻至计。今上客欲纠诸侯以拒秦，寡人敢不敬从！”乃佩以相印，赐以大第，又以饰车百乘，黄金千镒，白璧百双，锦绣千匹，使为“从约长”。

苏秦乃使人以百金往燕，偿旅邸人之百钱。（有德不忘，是他好处。好大利钱，这债放着了，一笑。）正欲择日起行，历说韩、魏诸国。忽赵肃侯召苏秦入朝，有急事商议。苏秦慌忙来见肃侯。肃侯曰：“适边吏来报：‘秦相国公孙衍出师攻魏，擒其大将龙贾，斩首四万五千，魏王割河北十城以求和。衍又欲移兵攻赵’将若之何？”苏秦闻言，暗暗吃惊：“秦兵若到赵，赵君必然亦效魏求和，‘合从’之计不成矣。”正是人急计生，且答应过去，另作区处。乃故作安闲之态，拱手对曰：“臣度秦兵疲敝，未能即至赵国，万一来到，臣自有计退之。”肃侯曰：“先生且暂留敝邑，待秦兵果然不到，方可远离寡人耳。”这句话，正中苏秦之意，应诺而退。

苏秦回至府第，唤门下心腹，唤做毕成，至于密室，分付曰：“吾有同学故人，名曰张仪，字馥子，乃大梁人氏。我今予汝千金，汝可扮作商贾，变姓名为贾舍人，前往魏邦，寻访张仪。倘相见时，须如此如此。若到赵之日，又须如此如此。汝可小心在意。”贾舍人领命，连夜望大梁而行。

话分两头。却说张仪自离鬼谷归魏，家贫，求事魏惠王不得。（又是一个时运未到人。）后见魏兵屡败，乃挈其妻去



魏游楚，楚相国昭阳留之为门下客。昭阳将兵伐魏，大败魏师，取襄陵（在平阳县）等七城。楚威王嘉其功，以“和氏之璧”赐之。何谓“和氏之璧”？当初楚厉王之末年，有楚人卞和，得玉璞于荆山，献于厉王。王使玉工相之，曰：“石也！”（玉工却不识玉，令人绝倒。）厉王大怒，以卞和欺君，刖其左足。及楚武王即位，和复献其璞。玉工又以为石。王怒，刖其右足。及楚文王即位，卞和又欲往献，奈双足俱刖，不能行动，乃抱璞于怀，痛哭于荆山之下，三日三夜，泣尽继之以血。有晓得卞和的，问曰：“汝再献再刖，可以止矣。尚希赏乎？又何哭为？”和曰：“吾非为求赏也。所恨者，本良玉而谓之石，本贞士而谓之欺，是非颠倒，不得自明，是以悲耳！”楚文王闻卞和之泣，乃取其璞，使玉人剖之，果得无瑕美玉，因制为璧，名曰“和氏之璧”。今襄阳府南漳县荆山之颠有池，池旁有石室，谓之抱玉岩，即卞和所居，泣玉处也。楚王怜其诚，以大夫之禄给卞和，终其身。此璧乃无价之宝，只为昭阳灭越败魏，功劳最大，故以重宝赐之。昭阳随身携带，未尝少离。一日，昭阳出游于赤山，（在襄阳府宣城县。）四方宾客从行者百人。那赤山下有深潭，相传姜太公曾钓于此。潭边建有高楼，众人在楼上饮酒作乐。及至半酣，宾客慕“和璧”之美，请于昭阳，求借观之。昭阳命守藏竖于车箱中取出宝棧至前，亲自启钥，解开三重锦袱，玉光烁烁，照人颜面。宾客次第传观，（酒后传观宝物，极会误事。）无不极口称赞。正赏玩间，左右言：“潭中有大鱼跃起。”（这鱼是张仪难星。）昭阳起身凭栏而观，众宾客一齐出看。那大鱼又跃起来，足有丈馀，群鱼从之跳跃。俄然云兴东北，大雨将至，昭阳分付：“收拾转



程。”守藏竖欲收“和璧”置棹，已不知传递谁手，竟不见了。乱了一回，昭阳回府，教门下客捱查盗璧之人。门下客曰：“张仪赤贫，素无行。要盗璧除非此人。”（无行，便动人疑心，可见素行要紧。）昭阳亦心疑之。使人执张仪笞掠之，要他招承。（也孟浪。）张仪实不曾盗，如何肯服。笞至数百，遍体俱伤，奄奄一息。昭阳见张仪垂死，只得释放。旁有可怜张仪的，扶仪归家。其妻见张仪困顿模样，垂泪而言曰：“子今日受辱，皆由读书游说所致，若安居务农，宁有此祸耶？”仪张口向妻使视之，问曰：“吾舌尚在乎？”妻笑曰：“尚在。”仪曰：“舌在，便是本钱，不愁终困也。”（说得妙。）于是将息半愈，复还魏国。

贾舍人至魏之时，张仪已回魏国半年矣。（恰好，妙。若在楚得意，如何肯往赵耶？）闻苏秦说赵得意，正欲往访。偶然出门，恰遇贾舍人休车于门外，相问问，知从赵来，遂问：“苏秦为赵相国，信果真否？”贾舍人曰：“先生何人，得无与吾相国有旧耶？何为问之？”仪告以同学兄弟之情。贾舍人曰：“若是，何不往游？相国必当荐扬。（情理之常，令人易信。）吾贾事已毕，正欲还赵，若不弃嫌微贱，愿先生同载。”张仪欣然从之。既至赵郊，贾舍人曰：“寒家在郊外，有事只得暂别。城内各门俱有旅店，安歇远客，容卑人过几日相访。”张仪辞贾舍人下车，进城安歇。

次日，修刺求谒苏秦。秦预诫门下人，不许为通。（一层。）候至第五日，方得投进名刺。秦辞以事冗，改日请会。（二层。）仪复候数日，终不得见，怒欲去。地方店主人拘留之，（三层。）曰：“子已投刺相府，未见发落，万一相国来召，何以应之？虽一年半载，亦不敢放去也。”张仪闷甚，



访贾舍人何在，人亦无知者。又过数日，复书刺往辞相府。苏秦传命：“来日相见。”（四层。）仪向店主人假借衣履停当，次日，侵晨往候。苏秦预先排下威仪，阖其中门，命客从耳门而入。（五层。）张仪欲登堂，左右止之曰：“相国公谒未毕，客宜少待。”（六层。）仪乃立于庑下，睨视堂前，官属拜见者甚众。已而，稟事者又有多人。良久，日将昃，闻堂上呼曰：“客今何在？”左右曰：“相君召客。”仪整衣升阶，只望苏秦降坐相迎，谁知秦安坐不动。（七层。）仪忍气进揖，秦起立，微举手答之，（八层。）曰：“馀子别来无恙？”仪怒气勃勃，竟不答言。左右稟进午飧。秦复曰：“公事匆冗，烦馀子久待，恐饥馁，且草率一饭，饭后有言。”命左右设坐于堂下。（九层。）秦自饭于堂上，珍羞满案。仪前不过一肉一菜，粗粝之餐而已。（十层。）张仪本待不吃，奈腹中饥甚，况店主人饭钱先已欠下许多，只指望今日见了苏秦，便不肯荐用，也有些金资贲发，不想如此光景。正是：“在他矮檐下，谁敢不低头！”出于无奈，只得含羞举箸。遥望见苏秦杯盘狼藉，以其馀肴分裳左右，比张仪所食，还盛许多。仪心中且羞且怒。食毕，秦复传言：“请客上堂。”张仪举目观看，秦仍旧高坐不起。（十一层。）张仪忍气不过，（有此十一层气，谁能忍耐耶？）走上几步，大骂：“季子，我道你不忘故旧，远来相投，何意辱我至此！同学之情何在？”苏秦徐徐答曰：“以馀子之才，只道先我而际遇了，不期穷困如此。吾岂不能于赵侯，使子富贵？但恐子志衰才退，不能有为，貽累于荐举之人。”（似是真话，故妙。）张仪曰：“大丈夫自能取富贵，岂赖汝荐乎？”秦曰：“你既能自取富贵，何必来谒？”（十二层。）念同学情分，助



汝黄金一笏，（十两。）请自方便！”命左右以金授仪。仪一时性起，将金掷于地下，愤愤而出。苏秦亦不挽留。（十三层。）

仪回至旅店，只见自己铺盖俱已移出在外。（以前只是激，今又添他一层羞，妙。）仪问其故。店主人曰：“今日足下得见相君，必然赠馆授餐，故移出耳。”张仪摇头，口中只说：“可恨，可恨！”一头脱下衣履，交还店主人。店主人曰：“莫非不是同学，足下有些妄扳么？”张仪扯住主人，将往日交情，及今日相待光景，备细述了一遍。店主人曰：“相君虽然倨傲，但位尊权重，礼之当然。（又加上旁人一句，妙。）送足下黄金一笏，亦是美情，足下收了此金，也可打发饭钱，剩些作归途之费。何必辞之？”张仪曰：“我一时使性，掷之于地，如今手无一钱，如之奈何？”

正说话间，只见前番那贾舍人走入店门，与张仪相见，（来得恰好，妙。凡人在大喜大怒中，最易用计也。）道：“连日少候，得罪！不知先生曾见过苏相国否？”张仪怒气重复提起，将手往店案上一拍，骂道：“这无情无义的贼！再莫提他！”贾舍人曰：“先生出言太重，何故如此发怒？”店主人遂将相见之事，代张仪叙述一遍。（他人代说，妙。张仪此时真不能复说第二遍也。）“今欠帐无还，又不能作归计，好不愁闷！”贾舍人曰：“当初原是小人撺掇先生来的，今日遇而不遇，却是小人带累了先生，（像。）小人情愿代先生偿了欠帐，备下车马，送先生回魏。先生意下如何？”张仪曰：“我亦无颜归魏了。欲往秦邦一游，恨无资斧。”贾舍人曰：“先生欲游秦，莫非秦邦还有同学兄弟么？（此语亦妙。）”张仪曰：“非也，当今七国中，惟秦最强，秦之力，可



以困赵。我往秦，幸得用事，（正要你如此。）可报苏秦之仇耳！”贾舍人曰：“先生若往他国，小人不敢奉承。若欲往秦，小人正欲往彼探亲，（却不道是相君曾分付来。）依旧与小人同载，彼此得伴，岂不美哉？”张仪大喜曰：“世间有此高义，足令苏秦愧死！”遂与贾舍人为八拜之交。（苏秦占了便宜，一笑。）贾舍人替张仪算还店钱，见有车马在门，二人同载，望西秦一路而行。路间为张仪制衣装，买仆从，凡仪所须，不惜财费。及至秦国，复大出金帛，赂秦惠文王左右，为张仪延誉。（这是要紧着。）

时惠文王方悔失苏秦，闻左右之荐，即时召见，拜为客卿，与之谋诸侯之事。贾舍人乃辞去。张仪垂泪曰：“始吾困厄至甚，赖子之力，得显用秦国，方图报德，何遽言去耶？”贾舍人笑曰：“臣非能知君，知君者，乃苏相国也。”张仪愕然良久，（真令人吃惊。）问曰：“子以资斧给我，何言苏相国耶？”贾舍人曰：“相国方倡‘合从’之约，虑秦伐赵败其事，思可以得秦之柄者，非君不可。故先遣臣伪为贾人，招君至赵，又恐君安于小就，故意怠慢，激怒君。君果萌游秦之意。相君乃大出金资付臣，分付恣君所用，必得秦柄而后已。（妙在此句。）今君已用于秦，臣请归报相君。”张仪叹曰：“嗟呼！吾在季子术中，而吾不觉，吾不及季子远矣。烦君多谢季子，当季子之身，不敢言‘伐赵’二字，以此报季子玉成之德也。”（真心吐露。）

贾舍人回报苏秦，秦乃奏赵肃侯曰：“秦兵果不出矣。”（放心了。）于是拜辞往韩，见韩宣惠公（昭侯子。）曰：“韩地方九百馀里，带甲数十万，然天下之强弓劲弩，皆从韩



出。今大王事秦，秦必求割地为贄，明年将复求之。夫韩地有限，而秦欲无穷，再三割则韩地尽矣。俗谚云：‘宁为鸡口，勿为牛后。’以大王之贤，挟强韩之兵，而有‘牛后’之名，臣窃羞之！”宣惠公蹴然曰：“愿以国听于先生，如赵王约。”亦赠苏秦黄金百镒。苏秦乃过魏，说魏惠王曰：“魏地方千里，然而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无如魏者，于以抗秦有馀也。今仍听群臣之言，欲割地而臣事秦，倘秦求无已，将若之何？大王诚能听臣，六国从亲，并力制秦，可使永无秦患。臣今奉赵王之命，来此约从。”魏惠王曰：“寡人愚不肖，自取败辱。今先生以长策下教寡人，敢不从命！”亦赠金帛一车。苏秦复造齐国，说齐宣王曰：“臣闻临淄之涂，车毂击，人肩摩，富盛天下莫比，乃西面而谋事秦，宁不耻乎？且齐地去秦甚远，秦兵必不能及齐，事秦何为？臣愿大王从赵约，六国和亲，互相救援。”齐宣王曰：“谨受教！”苏秦乃驱车西南，说楚威王曰：“楚地五千馀里，天下莫强。秦之所患，莫如楚。楚强则秦弱，秦强则楚弱。今列国之土，非从则衡。夫‘合从’则诸侯将割地以事楚，‘连衡’则楚将割地以事秦，此二策者，相去远矣！”楚威王曰：“先生之言，楚之福也。”

秦乃北行回报赵肃侯，行过洛阳，诸侯各发使送之，仪仗旌旄，前遮后拥，车骑辎重，连接二十里不绝，威仪比于王者。一路官员，望尘下拜。（真体面。）周显王闻苏秦将至，预使人扫除道路，设供帐于郊外以迎之。（更体面。）秦之老母，扶杖旁观，啧啧惊叹。二弟及妻嫂侧目不敢仰视，俯伏郊迎。（正为有不下机、不为炊在前耳。小人情态皆然，不足为苏氏诸人怪也。）苏秦在车中，谓其嫂曰：“嫂向不为



我炊，今又何恭之过也？”嫂曰：“见季子位高而金多，不容不敬畏耳！（老实得妙。）苏秦喟然叹曰：“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吾今日乃知富贵之不可少也！”于是以车载其亲属，同归故里。起建大宅，聚族而居，散千金以贍宗党。（更见他厚道处。）今河南府城内有苏秦宅遗址，相传有人掘之，得金百锭，盖当时所埋也。秦弟代、厉羨其兄之贵盛，亦习《阴符》，学游说之术。

苏秦住家数日，乃发车往赵。赵肃侯封为武安君，遣使约齐、楚、魏、韩、燕五国之君，俱到洹水相会。苏秦同赵肃侯预至洹水，筑坛布位，以待诸侯。燕文公先到，次韩宣惠公到。不数日，魏惠王、齐宣王、楚威王陆续俱到。苏秦先与各国大夫相见，私议坐次。论来楚、燕是个老国，齐、韩、赵、魏都是更姓新国；但此时战争之际，以国之大小为叙：楚最大，齐次之，魏次之，次赵，次燕，次韩。内中楚、齐、魏已称王，赵、燕、韩尚称侯，爵位相悬，相叙不便。于是苏秦建议，六国一概称王。赵王为约主，居主位。楚王等以次居客位，先与各国会议停当。至期，各登盟坛，照位排立。苏秦历阶而上，启告六王曰：“诸君山东大国，位皆王爵，地广兵多，足以自雄。（是“合从”的主脑。）秦乃牧马贱夫，（秦始皇祖非子，为周牧马。）据咸阳之险，蚕食列国，诸君能以北面之礼事秦乎？”诸侯皆曰：“不愿事秦，愿奉先生明教。”苏秦曰：“‘合从摈秦’之策，向者已悉陈于诸君之前矣，今日但当刑牲歃血，誓于神明，结为兄弟，务期患难相恤。”（虽是为私，却是善计。）六王皆拱手曰：“谨受教！”秦遂捧盘，请六王以次歃血，拜告天地及六国祖宗，一国背盟，五国共击。写下誓书六通，六国各收一通，



然后就宴。赵王曰：“苏秦以大策奠安六国，宜封高爵，俾其往来六国，坚此从约。”（却是该的。）五王皆曰：“赵王之言是也！”于是六王合封苏秦为“从约长”，兼佩六国相印，金牌宝剑，总辖六国臣民。又各赐黄金百镒，良马十乘。苏秦谢恩。六王各散归国。苏秦随赵肃侯归赵。此乃周显王三十六年事也。史官有诗云：

相要洹水誓明神，唇齿相依骨肉亲。

假使合从终不解，何难协力灭孤秦？

是年，魏惠王、燕文王俱薨，魏襄王、燕易王嗣立。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一回 学让国燕吟召兵 伪献地张仪欺楚

六国为“从”，则不利于秦，秦之必欲设法以败其约，宜也。但“合从”以摈秦，不知六国有何不利？乃旋约而旋解，堕秦人之计而自取灭亡，愚得可笑。

“纵”、“横”二说，虽是互为胜负，然毕竟是主“从”者，其理顺而为说易；主“横”者，理逆而为说难。却反是“横”说易行，而秦卒以兼并六国；“从”约旋合旋解，而终为秦所并者，六国各自为心故也。

秦人散“从”，始终不过两策：一是诱之以利，使其同类相残而已收渔人之利，一是胁之以威，以动其恐惧之心。但六国若坚心“合从”，互相救援，则威不足惧。至其以利诱人，则全是欺人，不曾信过一次。只是此方被欺，彼又旋蹈其辙，始终不悟，岂非愚甚？

国家禅代，是何等大事？燕吟与子之一对庸妄下材，连自己本分事还不能照顾，却无缘无故忽然想学起尧、舜来，岂非愚人奇想？

张仪欺楚之计，本不甚高，只因楚怀贪而愚，故堕其术中耳。

话说苏秦即“合从”六国，遂将“从”约写一通，投于秦关。（欲用先声恐喝之法。）关吏送与秦惠文王观之。惠文王大惊，谓相国公孙衍曰：“若六国为一，寡人之进取无望矣！必须画一计，散其‘从’约，方可图大事。”（可知“从”约不解，是六国之利。）公孙衍曰：“首‘从’约者赵也，大王兴师伐赵，视其先救赵者，即移兵伐之。如是则诸



侯惧而‘从’约可散矣。”时张仪在坐，意不欲伐赵，以负苏秦之德，乃进曰：“六国新合，其势未可猝离也。秦如伐赵，则韩军宜阳，楚军武关，魏军河外，齐涉清河，燕悉锐师以助战。秦师拒关不暇，何暇他移哉？（虽为不肯伐赵，然为秦策却未尝不是。）夫近秦之国无如魏，而燕在北最远。大王诚遣使以重赂求成于魏，以疑各国之心，而与燕太子结婚。如此则‘从’约自解矣。”（此计却好似伐赵。）惠文王称善，乃许魏还襄陵等七城以讲和。魏亦使人报秦之聘，复以女许配秦太子。（魏人首败“从”约，可恨！）

赵王闻之，召苏秦责之曰：“子倡为‘从’约，六国和亲，相与摈秦。今未逾年，而魏、燕二国皆与秦通，‘从’约之不足恃明矣。倘秦兵猝然加赵，尚可望二国之救乎？”苏秦惶恐谢曰：“臣请为大王出使燕国，必有以报魏也。”（只图脱身，非有好计。）秦乃去赵适燕，燕易王以为相国。时易王新即位，齐宣王乘丧伐之，取十城。（贪利败信，可恨！）易王谓苏秦曰：“始先君以国听子，六国和亲，今先君之骨未寒，而齐兵压境，取我十城，如洹水之誓何？”苏秦曰：“臣请为大王使齐，奉十城以还燕。”燕易王许之。苏秦见齐宣王曰：“燕王者，大王之同盟，而秦王之爱婿也。大王利其十城，不惟燕怨齐，秦亦怨齐矣。得十城而结二怨，非计也。大王听臣计，不如归燕之十城，以结燕、秦之欢，齐得燕、秦，于以号召天下不难矣。”（仍要借秦为重，便自然不能摈秦。）宣王大悦，乃以十城还燕。

易王之母文夫人，素慕苏秦之才，使左右召秦入宫，因与私通。（爱才是假，好淫是实。）易王知之而不言。秦惧，乃结好于燕相国子之，与联儿女之姻；又使其弟苏代、苏



厉，与子之结为兄弟，欲以自固。燕夫人屡召苏秦（可知是好淫。）秦益惧，不敢往，乃说易王曰：“燕、齐之势，终当相并，臣愿为大王行反间于齐。”易王曰：“反间如何？”秦对曰：“臣伪为得罪于燕，而出奔齐国，齐王必重用臣。臣因败齐之政，以为燕地。”（苏秦自亦不能终守“从”说，无怪秦人之得以肆志也。）易王许之，乃收秦相印，秦遂奔齐。齐宣王重其名，以为客卿。秦因说宣王以田猎钟鼓之乐。宣王好货，因使厚其赋敛；宣王好色，因使妙选宫女。欲俟齐乱，而使燕乘之。宣王全然不悟。相国田婴、客卿孟轲极谏，皆不听。宣王薨，子闵王地立。初年颇勤国政，娶秦女为皇后。（又与他结婚姻，如何还说是“合从”。）封田婴为薛公，（薛故城在滕县南。）号靖郭君。苏秦客卿用事如故。

话分两头。再说张仪闻苏秦去赵，知“从”约将解，不与魏襄陵七邑之地。魏襄王怒，使人索地于秦。秦惠王使公子华为大将，张仪副之，帅师伐魏，攻下蒲阳。（即平阳蒲县。反去攻他，欺人太甚！）仪请于秦王，复以蒲阳还魏。又使公子繇质于魏，与之结好。张仪送之。魏襄王深感秦王之意。（却忘怀头一遭了。）张仪因说曰：“秦王遇魏甚厚，得城不取，又纳质焉。魏不可无礼于秦，宜谋所以谢之。”襄王曰：“何以为谢？”张仪曰：“土地之外，非秦所欲也。大王割地以谢秦，秦之爱魏必深。若秦、魏合兵以图诸侯，大王之取偿于他国者，必十倍于今之所献也。”襄王惑其言，乃献少梁（今西安府韩城县。）之地以谢秦，（因其还地而感之，却又割地以谢之，是何等愚法！）又不敢受质。秦王大悦，因罢公孙衍，用张仪为相。

时楚威王已薨，子熊槐立，是为怀王。张仪乃遣人致书



怀王，迎其妻子，且言昔日盗璧之冤。楚怀王面责昭阳曰：“张仪贤士，子何不进于先君，而迫之使为秦用也？”昭阳嘿然甚愧，归家发病死。怀王惧张仪用秦，复申苏秦“合从”之约，结连诸侯。而苏秦已得罪于燕，去燕奔齐。张仪乃见秦王，辞相印，自称往魏。惠文王曰：“君舍秦往魏，何意？”仪对曰：“六国溺于苏秦之说，未能即解，臣若得魏柄，请令魏先事秦，以为诸侯之倡。”（此所以为倾危也。）惠文王许之。仪遂投魏，魏襄王果用为相国。仪因说曰：“大梁南邻楚，北邻赵，东邻齐，西邻韩，而无山川之险可恃，此四分五裂之道也。故非事秦，国不得安。”魏襄王计未定。张仪阴使人招秦伐魏，大败魏师，取曲沃。（欺诈可恨。）髯翁有诗云：

仕齐却为燕邦去，相魏翻因秦国来。

虽则纵横分两路，一般反复小人才。

襄王怒，益不肯事秦，谋为“合从”，仍推楚怀王为“从约长”。于是苏秦益重于齐。

时齐相国田婴病卒，子田文嗣为薛公，号为孟尝君。田婴有子四十余人，田文乃贱妾之子，以五月五日生。初生时，田婴戒其妾弃之勿育。（是不明道理人举动。）妾不忍弃，乃私育之。即长五岁，妾乃引见田婴。婴怒其违命。文顿首曰：“父所以见充者，何故？”婴曰：“世人相传五月五日为凶日，生子者长与户齐，将不利于父母。”文对曰：“人生受命于天，岂受命于户耶？必若受命于户，何不增而高之？”（妙语解颐。）婴不能答，然暗暗称奇。及文长十馀岁，便能接应宾客，宾客皆乐与之游，为之延誉。诸侯使者至齐，皆求见田文。于是田婴以文为贤，立为適子，遂继薛公



之爵，号孟尝君。孟尝君既嗣位，大筑馆舍，以招天下之士。凡士来投者，不问贤愚，无不收留。（这却没分晓。）天下亡人有罪者，皆归之。孟尝君虽贵，其饮食与诸客同。一日，待客夜食，有人蔽其火光。客疑饭有二等，投箸辞去。（这客也是个傲气人。）田文起坐，自持饭比之，果然无二。客叹曰：“以孟尝君之待士如此，而吾过疑之，吾真小人矣！尚何面目立于其门下？”乃引刀自刭而死。（何必。）孟尝君哭临其丧甚哀。从客无不感动，归者益众，食客尝满数千人。诸侯闻孟尝君之贤，且多宾客，皆尊重齐，相戒不敢犯其境。正是：

虎豹踞山禽兽远，蛟龙在水怪鱼藏。

堂中有客三千辈，天下人人畏孟尝。

再说张仪相魏三年，而魏襄王薨，子哀王立。楚怀王遣使吊丧，因征兵伐秦，哀王许之。韩宣惠王、赵武灵王（肃侯子）、燕王哙（易王子）皆乐于从兵。楚使者至齐，齐闵王集群臣问计。左右皆曰：“秦甥舅之亲，未有仇隙，不可伐。”苏秦主“合从”之约，坚执以为可伐。孟尝君独曰：“言可伐与不可伐，皆非也。伐则结秦之仇，不伐则触五国之怒。以臣愚计，莫如发兵而缓其行。兵发，则不与五国为异同；行缓，则可观望为进退。”（为私谋却好。）闵王以为然，即使孟尝君帅兵二万以往。孟尝君方出齐郊，遽称病，延医疗治，一路耽搁不行。

却说韩、赵、魏、燕四王，与楚怀王相会于函谷关外，（关在河南府灵宝县。）刻期进攻。怀王虽为“从约长”，那四王各将其军，不相统一。（行兵如此，必然无功。）秦守将樗里疾大开关门，陈兵索战。五国互相推诿，莫敢先发。



(可丑。)相持数日，樗里疾出奇兵绝楚饷道，楚兵乏食，兵士皆哗，樗里疾乘机袭之，楚兵败走。于是四国皆还。孟尝君未至秦境，而五国之师已撤矣。此乃孟尝君之巧计也。孟尝君回齐，齐闵王叹曰：“几误听苏秦之计！”乃赠孟尝君黄金百斤，为食客费，益爱重之。苏秦自愧以为不及。楚怀王恐齐、秦交合，乃遣使厚结于孟尝君，与齐申盟结好，两国聘使往来不绝。

自齐宣王之世，苏秦专贵宠用，左右贵戚多有妒者。及闵王时，秦宠未衰。今日闵王不用苏秦之计，却依了孟尝君，果然伐秦失利，孟尝君受多金之赏，左右遂疑闵王已不喜苏秦矣，乃募壮士，怀利匕首刺苏秦于朝。匕首入秦腹，秦以手按腹而走，诉于闵王。闵王命擒贼，贼已逃去，不可得。苏秦曰：“臣死之后，愿大王斩臣之头，号令于市曰：‘苏秦为燕行反间于齐，今幸诛死。有人知其阴事来告者，赏以千金。’如是，则贼可得也。”(可计。)言讫，拔去匕首，血流满地而死。闵王依其言，号令苏秦之头于齐市中。须臾，有人过其头下，见赏格，自夸于人曰：“杀秦者我也！”市吏因执之以见闵王。王令司寇以严刑鞫之，尽得主使之人，诛灭凡数家。史官论苏秦虽身死，犹能用计自报其仇，可谓智矣！而身不免见刺，岂非反复不忠之报乎？苏秦死后，其宾客往往泄苏秦之谋，言：“秦为燕而仕齐。”闵王始悟秦之诈，自是与燕有隙，欲使孟尝君将兵伐燕。苏代说燕王，纳质子以和齐。燕王从之，使苏厉引质子来见闵王。闵王恨苏秦不已，欲囚苏厉。苏厉呼曰：“燕王欲以国依秦，臣之兄弟陈大王之威德，以为事秦不如事齐，故使臣纳质请平。大王奈何疑死者之心，而加生者之罪乎？”(说得明白，



自然动人。) 闵王悦，乃厚待苏厉。厉遂委质为齐大夫。苏代留仕燕国。史官有苏秦赞曰：

季子周人，师事鬼谷。揣摩既就，《阴符》伏读。
合纵离横，佩印者六。晚节不终，燕齐反复。

再说张仪见六国伐秦无成，心中暗喜，及闻苏秦已死，乃大喜曰：“今日乃吾吐舌之时矣！”遂乘间说魏哀王曰：“以秦之强，御五国而有馀，此其不可抗明矣。（不是秦强，只是五国不济耳。然既有此番，他自然落得说嘴。）本倡‘合从’之议者苏秦，而秦且不保其身，况能保人国乎？（这却牵强。）夫亲兄弟共父母者，或因钱财争斗不休，（比得切。）况异国哉？大王犹执苏秦之议，不肯事秦，倘列国有先事秦者，合兵攻魏，魏其危矣。”（只是虚语恐喝。）哀王曰：“寡人愿从相国事秦，诚恐秦不见纳，奈何？”张仪曰：“臣请为大王谢罪于秦，以结两国之好。”哀王乃饰车从，遣张仪入秦求和。于是秦、魏通好。张仪遂留秦，仍为秦相。

再说燕相国子之身長八尺，腰大十围，肌肥肉重，面阔口方，手绰飞禽，走及奔马，自燕易王时，已执国柄。及燕王哙嗣位，荒于酒色，但贪逸乐，不肯临朝听政，（便是杀材。）子之遂有篡燕之意。苏代、苏厉与子之相厚，每对诸侯使者，扬其贤名。燕王哙使苏代如齐，问候质子，事毕归燕。燕王哙问曰：“闻齐有孟尝君，天下之大贤也。齐王有此贤臣，遂可以霸天下乎？”代对曰：“不能”。哙问曰：“何故不能？”代对曰：“知孟尝君之贤，而任之不专，安能成霸？”（隐语，引人上路。）哙曰：“寡人独不得孟尝君为臣耳，何难专任哉？”苏代曰：“今相国子之明习政事，是即燕



之孟尝君也。” 咍乃使子之专决国事。忽一日，咍问于大夫鹿毛寿曰：“古之人君多矣，何以独称尧、舜？”鹿毛寿亦是子之之党，遂对曰：“尧、舜所以称圣者，以尧能让天下于舜，舜能让天下于禹也。”咍曰：“然则禹何为独传于子？”鹿毛寿曰：“禹不能让天下于益，但使代理政事，而未尝废其太子。故禹崩之后，太子启竟夺益之天下。至今论者谓禹德衰，不及尧、舜，以此之故。”燕王曰：“寡人欲以国让于子之，事可行否？”鹿毛寿曰：“王如行之，与尧、舜何以异哉！”（丧心人。）咍遂大集群臣，废太子平，而禅国于子之。子之佯为谦逊再三，然后受之。乃郊天祭地，服袞冕，执圭，南面称王，略无惭色。咍反北面列于臣位，（此是何礼？愚得可笑。）出就别宫居住。苏代、鹿毛寿俱拜上卿。将军市被心中不忿，乃帅本部军士往攻子之，百姓亦多从之。（便知不能有成。）两下连战十馀日，杀伤数万人。（尧、舜之间，不闻有此，一笑。）市被终不胜，为子之所杀。鹿毛寿言于子之曰：“市被所以作乱者，以故太子平在也。”（丧尽良心。）子之因欲收太子平。太傅郭隗与平微服共逃于无终山（在顺天府玉田县。）避难。（丹朱、商均不曾遭难如此，一笑。）平之庶弟公子职出奔韩国。国人无不怨愤。

齐闵王闻燕乱，乃使匡章为大将，率兵十万，从渤海（今河间府涿州。）进兵。燕人恨子之入骨，皆箪食壶浆，以迎齐师，无有持寸兵拒战者。（子之不得民心如此，安能受国？）匡章出兵凡五十日，兵不留行，直达燕都，百姓开门纳之。子之之党见齐兵众盛，长驱而入，亦皆耸惧奔窜。子之自恃其勇，与鹿毛寿率兵拒战于大衢。兵士渐散，鹿毛寿战死，子之身负重伤，犹格杀百余人，力竭被擒。（好个舜、



禹！) 燕王哙自缢于别宫。(好个尧、舜！) 苏代奔周。匡章因毁燕之宗庙，尽收燕府库中宝货，将子之置囚车中，先解去临淄献功。燕地三千馀里，大半俱属于齐。匡章留屯燕都，以徇属邑。此周赧王（名延，慎靓王子。）元年事也。齐闵王亲数子之之罪，凌迟处死，（不谓要做尧、舜人，却如此结果。）以其肉为醢，遍赐群臣。子之为王才一岁有馀，痴心贪位，自取丧灭，岂不愚哉！

燕人虽恨子之，见齐王意在灭燕，众心不服。（便知灭他不得。）乃共求故太子平，得之于无终山，奉以为君，是为昭王。郭隗为相国。时赵武灵王不忿齐之并燕，使大将乐池迎公子职于韩，欲奉立为燕王，闻太子平已立，乃止。郭隗传檄燕都，告以恢复之义，各邑已降齐者，一时皆叛齐为燕。匡章不能禁止，遂班师回齐。昭王仍归燕都，修理宗庙，志复齐仇，乃卑身厚币，欲以招求贤士，谓相国郭隗曰：“先王之耻，孤早夜在心。若得贤士可与共图齐事者，孤愿以身事之，惟先生为孤择其人。”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门役之类。）求千里之马。途遇死马，旁人皆环而叹息。涓人问其故，答曰：‘此马生时，日行千里，今死，是以惜之。’涓人乃以五百金买其骨，囊负而归。君大怒曰：‘此死骨何用，而废弃多金耶？’涓人答曰：‘所以费五百金者，为千里马之骨故也。此奇事，人将竞传，必曰：死马将得重价，况活马乎？马今至矣，不期年，得千里之马三匹。今王欲致天下贤士，请以隗为马骨，（不怕嫌疑，是有担荷人语。）况贤于隗者，谁不求价而至哉？”于是昭王特为郭隗筑宫，执弟子之礼，北面听教，亲供饮食，极其恭敬。复于易水（在保定府安州。）之傍，筑起高台，积黄金



于台上，以奉四方贤士，（欲强国而以招贤为本，便得纲领。）名曰招贤台，亦曰黄金台。于是燕王好士，传布远近。剧辛自赵往，苏代自周往，邹衍自齐往，屈景自卫往。昭王悉拜为客卿，与谋国事。元刘因有《黄金台》诗云：

燕山不改色，易水无剩声。谁知数尺台，中有万古情。区区后世，人犹爱黄金名。黄金亦何物，能为贤重轻。周道日东渐，二老皆西行。养民以致贤，王业自此成。

话分两头。再说齐闵王既胜燕，杀燕王哙与子之，威振天下，秦惠文王患之。而楚怀王为“从约长”，与齐深相结纳，置符为信。秦王欲离齐、楚之党，召张仪问计。仪奏曰：“臣凭三寸不烂之舌，南游于楚，伺便进言，必使楚王绝齐而亲于秦。”惠文王曰：“寡人听子。”

张仪乃辞相印游楚，知怀王有嬖臣，姓靳名尚，在王左右，言无不从，乃先以重贿纳交于尚，（便有地步。）然后往见怀王。怀王重张仪之名，迎之于郊，赐坐而问曰：“先生欲辱临敝邑，有何见教？”张仪曰：“臣之此来，欲合秦、楚之交耳。”楚怀王曰：“寡人岂不愿纳交于秦哉？（这是什么意思？可笑。）但秦侵伐不已，是以不敢求亲也。”张仪对曰：“今天下之国虽七，然大者无过楚、齐与秦而三耳。秦东合于齐则齐重，南合于楚则楚重。然寡君之意，窃在楚而不在齐，何也？以齐为婚姻之国，而负秦独深也。寡君欲事大王，虽仪亦愿为大王门阑之厮。而大王与齐通好，犯寡君之所忌。大王诚能闭关而绝齐，寡君愿以商君所取楚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故地。）还归于楚，（又是诱之以利。）使秦女



为大王箕帚妾。秦、楚世为婚姻兄弟，以御诸侯之患，惟大王纳之！”怀王大悦曰：“秦肯还楚故地，寡人又何爱于齐？”（秦方才欺魏，楚怀偏又上他钩了，愚得可笑。）群臣皆以楚复得地，合词称贺。（且慢着。）独一人挺然出奏曰：“不可，不可！以臣观之，此事宜吊，不宜贺。”楚怀王视之，乃客卿陈轸也。怀王曰：“寡人不费一兵，坐而得地六百里，群臣贺，子独吊，何故？”陈轸曰：“王以张仪为可信乎？”怀王笑曰：“何为不信？”轸曰：“秦所以重楚者，以有齐也。今若绝齐，则是楚孤矣！秦何重于孤国，而割六百里之地以奉之耶？”（说得明白透快之甚。）此张仪之诡计也。倘绝齐，而张仪负王，不与王地，齐又怨王，而反附于秦，齐、秦合而攻楚，楚亡可待矣！臣所谓宜吊者为此也。王不如先遣一使，随张仪往秦受地，地入楚，而后绝齐未晚。”（可见秦诈原不难破，其如楚怀之太愚何？）大夫屈平进曰：“陈轸之言是也。张仪反复小人，决不可信！”嬖臣靳尚曰：“不绝齐，秦肯与我地乎？”（张仪所以先即纳交，正是为此。）怀王点头曰：“张仪不负寡人明矣。（怎见得。）陈子闭口勿言，请看寡人受地。”遂以相印授张仪，赐黄金百镒，良马十驷，命北关守将勿通齐使。（人搀着不走，鬼搀着飞跑。）一面使逢侯丑随张仪入秦受地。

张仪一路与逢侯丑饮酒谈心，欢若骨肉。将近咸阳，张仪诈作酒醉，失足坠于车下。左右慌忙扶起，仪曰：“吾足硃损伤，急欲就医。”先乘卧车入城，表奏秦王，留逢侯丑于馆驿。仪闭门养病，不入朝。逢侯丑求见秦王不得，去候张仪，只推未愈。如此三月，丑乃上书秦王，述张仪许地之言。惠文王复书曰：“仪如有约，寡人必当践之。但闻楚与



齐尚未决绝，（恶甚。）寡人恐受欺于楚，非得张仪病起，不可信也。”逢侯丑再往张仪之门，仪终不出。乃遣人以秦王之言，还报怀王。怀王曰：“秦犹谓楚之绝齐未甚耶？”乃遣勇士宋遗假道于宋，借宋符直造齐界，辱骂闵王。（愚得又可笑，又可怜。）闵王大怒，遂遣使西入秦，愿与秦共攻楚国。张仪闻齐使者至，其计已行，乃称病愈入朝。遇逢侯丑于朝门，故意讶曰：“将军胡不受地，乃尚淹吾国耶？”丑曰：“秦王专候相国面决，今幸相国玉体无恙，请入言于王，早定地界，回复寡君。”张仪曰：“此事何须关白秦王耶？仪所言者，乃仪之俸邑六里，自愿献之于楚王耳。”（险绝语，却轻轻的便说将出来。）丑曰：“臣受命于寡君，言商於之地六百里，未闻只六里也。”张仪曰：“楚王殆误听乎？秦地皆百战所得，岂肯以尺土让人，况六百里哉？”

逢侯丑还报怀王，怀王大怒曰：“张仪果是反复小人！吾得之，必生食其肉！”遂传旨发兵攻秦。客卿陈轸进曰：“臣今日可以开口乎？”（谐得妙，）怀王曰：“寡人不听先生之言，为狡贼所欺，先生今日有何妙计？”陈轸曰：“大王已失齐助，今复攻秦，未见利也。不如割两城以赂秦，与之合兵而攻齐，（计虽不正，然此时却亦无可奈何。）虽失地于秦，尚可取偿于齐。”怀王曰：“本欺楚者秦也，齐何罪焉？合兵而攻齐，人将笑我。”（这却是良心，不可以其败而归咎。）即日拜屈丐为大将，逢侯丑副之，兴兵十万，取路天柱山（在汉中府金州。）西北而进，径袭蓝田。（县在西安府。）秦王命魏章为大将，甘茂为副，起兵十万拒之。一面使人征兵于齐，齐将匡章亦率师助战。屈丐虽勇，怎当二国夹攻，连战俱北。秦、齐之兵追至丹阳，屈丐聚残兵复战，



被甘茂斩之。前后获首级八万有馀，名将逢侯丑等死者七十馀人，尽取汉中（今汉中府。）之地六百里。（无梁不成，反输一贴，愚人之苦如此。）楚国震动。韩、魏闻楚败，亦谋袭楚。楚怀王大惧，乃使屈平如齐谢罪，使陈轸如秦军，献二城以求和。（依旧两计俱行，只多贴却六百里地耳。）魏章遣人请命于秦王，惠文王曰：“寡人欲得黔中之地，（今贵州省。）请以商於地易之，如允便可罢兵。”魏章奉秦王之命，使人言于怀王。怀王曰：“寡人不愿得地，愿得张仪而甘心焉！如上国肯以张仪畀楚，寡人情愿献黔中之地为谢。”不知秦王肯放张仪入楚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二回 赛举鼎秦武王绝□ 莽赴会楚怀王陷秦

张仪为秦臣，其说自必出于“连横”，但其所以说六国者，纯是一派虚声恐喝，盖原无真实道理可讲也。然秦在此时，地大而兵强，已有兼并之势，六国本来都有畏惧之心，故仪之说得入耳。

张仪方才欺楚，又明知楚怀王在盛怒，闻其来求，即便挺身而往，却能终得脱身，才见秦武不喜，便设谋往魏，又能使齐不伐魏，其胆气见识知术却亦有过人处。只是心术不端，事事出于欺诈，便先把品地来弄坏了。虽有功于秦，而为君子所不齿，惜哉！

甘茂之取宜阳，全是息壤一盟之力。凡人臣欲有事于外，而内有谗忌之人者，皆当以此为法。

人君自有君职君体，不应与臣下争能，虽才能功业之事犹不可，况下至勇力之大小乎？秦武轻其万乘之尊，而欲以力夸其臣下，遂死非其命，岂不可叹？古语云：“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妙哉言乎！

凡人做一切事，进一步便须算退步。楚怀之往秦，既已虑其见欺，却不算一退步，只是冒冒失失而去，正如孤注一掷，以侥幸其瓦全，可笑之甚！

秦人果欲与楚通好，何必定要面会？即会亦当于公界地方，何为直至武关之外？明明是有欺诈之心，又有屈原、昭睢明白道破，楚怀却不醒悟，反听子兰、靳尚一个稚子，一个奸臣之言，轻身赴会，只算自寻晦气，于人乎何尤！



关外还算是公地，关内则秦家矣。相约为会，而秦王不在关外，事便可疑。使楚怀当日具司马从行，此时见机而返，还有商量。乃竟进武关，明是鸟之入笼，兽之入槛。乃直至闭关围馆，方才知是落套，岂非呆鸟！

话说楚怀王恨张仪欺诈，愿自献黔中之地，只要换张仪一人。左右忌嫉张仪者，皆曰：“以一人而易数百里之地，利莫犬焉！”秦惠文王曰：“张仪吾股肱之臣，寡人宁不得地，何忍弃之？”（这却是秦惠良心处。）张仪自请曰：“微臣愿往。”惠文王曰：“楚王含盛怒以待先生，往必见杀，故寡人不忍遣也。”张仪奏曰：“杀臣一人，而为秦得黔中之地，臣死有馀荣矣！（好看话。）况未必死乎？”（此句是主。）惠文王曰：“先生何计自脱？试为寡人言之。”张仪曰：“楚夫人郑袖，美而有智，得王之宠。臣昔在楚时，闻楚王新幸一美人，郑袖谓美人曰：‘大王恶人以鼻气触之，子见王必掩其鼻’（这算计也恶，正是张仪一类人。）美人信其言。楚王问于郑袖曰：‘美人见寡人辄掩鼻，何也？’郑袖曰：‘嫌大王体臭，故恶闻之。’楚王大怒，命劓美人之鼻，袖遂专宠。又有嬖臣靳尚，媚事郑袖，内外用事。而臣与靳尚相善，臣自料能借其庇，可以不死。（正是有所恃而不恐。）大王但诏魏章等留兵汉中，遥为进取之势，楚必然不敢杀臣矣。”秦王乃遣仪行。

仪既至楚国，怀王即命使者执而囚之，将择日告于太庙，然后行诛。（迂得可笑。然正是张仪生机。）张仪别遣人打靳尚关节。靳尚入言于郑袖曰：“夫人之宠不终矣，奈何？”郑袖曰：“何故？”靳尚曰：“秦不知楚王之怒张仪，故遣使楚。今闻楚王欲杀仪，秦将还楚侵地，使亲女下嫁于



楚，以美人善歌者为媵，以赎张仪之罪。秦女至，楚王必尊而礼之，夫人虽欲擅宠，得乎？”（分明是张仪语。）郑袖大惊曰：“子有何计，可止其事？”靳尚曰：“夫人若为不知者，而以利害言于大王，使出张仪还秦，事宜可已。”郑袖乃中夜涕泣，言于怀王曰：“大王欲以地易张仪，地未入于秦，而张仪先至，是秦之有礼于大王也。秦兵一举而席卷汉中，有吞楚之势，若杀张仪以怒之，必将益兵攻楚。我夫妇不能相保，妾中心如刺，饮食不甘者累日矣。（说得像，佞人可畏在此。）且人臣各为其主，张仪天下智士，其相秦国久，与秦偏厚，何怪其然？（替张仪出脱，语亦佳。）大王若厚待仪，仪之事楚，亦犹秦也。”怀王曰：“卿勿忧，容寡人从长计议。”靳尚复乘间言曰：“杀一张仪，何损于秦？（纵不损秦，不可为自己出气乎？）而又失黔中数百里之地，不如留仪，以为和秦之地。”怀王意亦惜黔中之地，不肯与秦，于是出张仪，因厚礼之。（只算请他来赴会。）张仪遂说怀王以事秦之利。怀王即遣张仪归秦，通两国之好。

屈平出使齐国而归，闻张仪已去，乃谏曰：“前大王见欺于张仪，仪至，臣以为大王必烹食其肉。今赦之不诛，又欲听其邪说，率先事秦。夫匹夫犹不忘仇讎，况君乎？未得秦欢，而先触天下公愤，臣窃以为非计也。”（理明词畅，只可惜来迟了。）怀王悔，使人驾轺车追之，张仪已星驰出郊二日矣。张仪既还秦，魏章亦班师而归。史臣有诗云：

张仪反复为嬴秦，朝作俘囚暮上宾。

堪笑怀王如木偶，不从忠计听谗人。

张仪谓秦王曰：“仪万死一生，得复见大王之面。楚王诚畏秦甚，虽然，不可使臣失信于楚。大王诚割汉中之半，



以为楚德，与为婚姻，臣请借楚为端，说六国连袂以事秦。”秦王许之。遂割汉中五县，遣人往楚修好。因求怀王之女为太子荡妃，复以秦女许妻怀王之少子兰。（只当是用女兵。）怀王大喜，以为张仪果不欺楚也。（只是欺过一遭人的。）秦王念张仪之劳，封以五邑，号武信君。因具黄金白璧，高车驷马，使以“连衡”之术，往说列国。

张仪东见齐闵王曰：“大王自料土地孰与秦广？甲兵孰与秦强？从人为齐计者，皆谓齐去秦远，可以无患。此但狃目前，不顾后患。今秦、楚嫁女娶妇，结昆弟之好，三晋莫不悚惧，争献地以事秦。大王独与秦为仇，秦驱韩、魏攻齐之南境，悉赵兵渡黄河，以乘临淄、即墨之敝，大王虽欲事秦，尚可得乎？（全是恐喝。）今日之计，事秦者安，背秦者危！”齐闵王曰：“寡人愿以国听于先生。”乃厚赠张仪。仪复西说赵王曰：“敝邑秦王有敝甲雕兵，愿与君会于邯郸之下，使微臣先闻于左右。大王所恃者，苏秦之约耳。秦背燕逃齐，又以反诛，一身不保，而人犹信之，误矣！今秦、楚结婚，齐献鱼盐之地，韩、魏称东藩之臣，是五国为一也。大王欲以孤赵抗五国之锋，万无一幸！（亦是一通恐喝语。）故臣为大王计，莫如事秦。”赵王许诺。仪复北往燕国，说燕昭王曰：“大王所最亲者，莫如赵。昔赵襄子尝以其姊为代王夫人，襄子欲并代国，约与代王为好会，令工人制为长柄金斗，（饮器方者曰斗。）方晏，厨人进羹，反斗柄以击代王，破胸而死，遂袭据代国。其姊闻之，泣而呼天，因摩笄（簪属。）以自刺。后人因号其山曰摩笄之山。（在大同蔚州。）夫亲姊犹欺之以取利，况他人哉？（这段话牵强之极。世远年淹，前人事，与今人有何干涉耶？）今赵王已割地谢



过于秦，将入朝秦王于渑（音免。）池，（在河南府永宁县。）一旦驱赵而攻燕，则易水、长城，非大王之有也！”（仍归到恐喝上。）燕昭王恐惧，愿献恒山之东五城以和秦。

张仪“连衡”之说既行，将归报秦。未至咸阳，秦惠文王已病薨，太子荡即位，是为武王。齐闵王初听张仪之说，以为三晋皆已献地事秦，故不敢自异。（可知“连横”之说，全是谎以济之。）及闻仪说齐之后，方往说赵，以仪为欺，大怒。又闻秦惠文王之薨，乃使孟尝君致书列国，约其背秦，复为“合从”。疑楚已结婚于秦，恐其不从，先欲伐之。楚怀王遣其太子横为质于齐，齐兵乃止。闵王自为“从约长”，连结诸侯，约能得张仪者，赏以十城。秦武王生性粗直，自为太子时，素恶张仪之多诈。（欺诈人虽有功之处，亦复取恶，人亦何乐而为欺诈哉？）群臣先忌仪宠者，至是皆谗譖之，仪惧祸，乃入见武王曰：“仪有愚计，愿效于左右。”武王曰：“君计安出？”张仪曰：“闻齐王甚憎仪，仪之所在，必兴师伐之。仪愿辞大王，东往大梁，齐之伐梁必矣。梁、齐兵连而不解，大王乃乘间伐韩，通三川以窥周室，此王业也。”（任是你恶他，他偏会以诈自脱。）武王以为然。乃具革车三十乘，送张仪入大梁。（见机早便去得干净。）魏哀王（襄王之子。）用为相国，以代公孙衍之位。衍乃去魏入秦。齐闵王知仪相魏，果然大怒，兴师伐魏。魏哀王大惧，谋于张仪。仪乃使其舍人冯喜伪为楚客，见闵王曰：“闻大王甚憎张仪，信乎？”闵王曰：“然”。冯喜曰：“大王如憎仪，愿无伐魏也。臣适从咸阳来，闻仪去秦时，与秦王有约，言：‘齐王恶仪，仪所在，必兴师伐之。’故秦王具车乘送仪于魏，欲以挑齐、魏之斗。齐、魏兵连而不



解，秦乃得乘间而图事于北方。（又以真话行其诈，更为狡甚。）王今伐魏，中仪计。王不如无伐，使秦不信张仪，仪虽在魏，亦无能为矣。”（此计则只是自全，不复为秦谋矣。）闵王遂罢兵不伐魏，魏哀王益厚张仪。逾年，张仪病卒于魏。是岁，齐无盐后死。

却说秦武王长大多力，好与勇士角力为戏。（不是人君之体。）乌获、任鄙自先世已为秦将，武王复宠任之，益其禄秩。有齐人孟贲字说，以力闻，水行不避蛟龙，陆行不避虎狼，发怒吐气，声响动天。尝于野外见两牛相斗，孟贲从中以手分之，一牛伏地，一牛犹触不止。贲怒，左手按牛头，以右手拔其角，角出牛死。人畏其勇，莫敢与抗。闻秦王招致天下勇力之士，乃西渡黄河。岸上人待渡者甚众，当日以次上船。贲最后至，强欲登船先渡。船人怒其不逊，以楫击其头曰：“汝用强如此，岂孟贲耶？”（远在千里，近在目前。）贲瞋目而视，发植目裂，举声一喝，波浪顿作。舟中之人惶惧颠倒，尽扬播入于河。贲振桡顿足，一去数丈，须臾过岸，竟入咸阳，来见武王。武王试知其勇，亦拜大官，与乌获、任鄙并见宠任。时周赧王六年，秦武王之二年也。

秦以六国皆有相国之名，不屑与同，乃特置丞相，左右各一人，甘茂为左丞相，樗里疾为右丞相。魏章忿其不得相位，奔梁国去了。武王思张仪之言，谓樗里疾曰：“寡人生于西戎，未睹中原之盛，若得通三川，一游巩、洛之间，虽死无恨！二卿谁能为寡人伐韩乎？”（还是张仪馀殃。）樗里疾曰：“王之伐韩，欲攻宜阳，以通三川之道也。宜阳路险



而远，劳师费财，梁、赵之救将至，臣窃以为不可。”（是正话。）武王复问于甘茂，（心不死。）茂曰：“臣请为王使梁，约其伐韩。”（却是逢迎之意。）武王大喜，使甘茂往说梁王，梁王许秦助兵。

甘茂初与樗里疾相左，恐从中阻挠其事，先遣副使向寿回报秦王，言：“魏已听命矣。然虽如此，劝王勿伐韩为便。”秦武王疑其言，乃亲往迎甘茂，至息壤，与甘茂相遇。武王曰：“相国许为寡人约魏攻韩，今魏人听命，相国又曰‘勿伐韩为便’，何也？”甘茂曰：“夫越千里之险，以攻劲韩之大邑，此不可以岁月计也。（此即樗里疾所谓必将劳师费财者也。）昔曾参居费，鲁人有与曾参同姓名者杀人，人奔告其母曰：‘曾参杀人’，其母方织，应曰：‘吾子不杀人。’织如故。未几，又一人奔告曰：‘曾参杀人’。其母停梭而思曰：‘吾子必无此事。’复织如故。少顷，又一人奔告曰：‘杀人者果曾参也。’其母投杼下机，逾墙走匿。（不必真有事。说来却妙。）夫以曾参之贤，其母信之，然而三人言杀人，而慈母亦疑矣。今臣之贤，不及曾参，王之信臣，未必如曾参之母，而谤臣杀人者，恐不止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战国诸游士善作譬喻语，亦是风气。）武王曰：“寡人不听人言也，请与子盟！”于是君臣歃血为誓，藏誓书于息壤。发兵五万，使甘茂为大将，向寿副之。

兵至宜阳，围其城五月。宜阳守臣固守，不能拔。右相樗里疾言于武王曰：“秦师老矣，不撤回，恐有变。”（亦是正话。）武王召甘茂班师。甘茂乃为书一函，以谢武王。武王启函视之，书中惟“息壤”二字。（更不多说，妙。盖不消多说也。）武王悟曰：“甘茂固尝言之，是寡人之过也。”



更益兵五万，使乌获往助甘茂。韩王亦使大将公叔婴率师救宜阳，大战于城下。乌获持铁戟一双，重一百八十斤，独入韩军，军士皆披靡，莫敢御者。甘茂与向寿各率一军，乘势并进，韩兵大败，斩首七万有馀。乌获一跃登城，手攀城堞，堞毁，获堕于石上，折肋而死。（恃勇之人，便有此等蹉跌，所以孔子云“暴虎凭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秦兵乘之，遂拔宜阳。韩王恐惧，乃使相国公仲侈持宝器入秦乞和。武王大喜，许之。召甘茂班师，留向寿安戢宜阳地方。使右丞相樗里疾先往三川开路，随后引任鄙、孟贲一班勇士起程，直入洛阳。

周赧王遣使郊迎，亲具宾主之礼。（已无复有天子之势。）秦武王谢弗敢见，知九鼎在太庙之傍室，遂往观之。见九位宝鼎一字排列，果然整齐。那九鼎是禹王收取九州的贡金，各铸成一鼎，载其本州山川人物，及贡赋田土之数，足耳俱有龙文，又谓之“九龙神鼎”。夏传于商，为镇国之重器。及周武王克商，起之于洛邑。迁时用卒徒牵挽，舟车负载，分明是九座小铁山相似，政不知重多少斤两。武王周览了一回，赞叹不已。鼎腹有幽、凉、雍、豫、徐、扬、青、衮、冀等九字分别。武王指“雍”字一鼎，叹曰：“此雍州，乃秦鼎也！寡人当携归咸阳耳。”（已萌伐周之心。）因问守鼎吏曰：“此鼎曾有人能举之否？”吏叩首对曰：“自有鼎以来，未曾移动。闻人传说，每位有千钧之重，谁人能举？”武王遂问任鄙、孟贲曰：“二卿多力，能举此鼎否？”任鄙知武王恃力好胜，辞曰：“臣力只可胜百钧，此鼎十倍之重，臣不能胜。”（好。）孟贲攘臂而前曰：“臣请试之。若不能举，休得见罪。”即命左右取青丝为巨索，宽宽的系于



鼎耳之上，孟贲将腰带束紧，揜起双袖，用两枝铁臂套入丝络，狠狠的喝一声：“起！”那鼎离地约有半尺，仍还于地。用力过猛，眼珠进出，目眦流血。（何必挣命。）武王笑曰：“卿大费力。既然卿能举起此鼎，寡人难道不如？”（好胜为累。）任鄙谏曰：“大王万乘之躯，不可轻试！”武王不听。即时卸下锦袍玉带，束缚腰身，更用大带扎缚其袖。任鄙拖袖固谏，武王曰：“汝自不能，乃妒寡人耶？”鄙遂不敢复言。武王大踏步向前，亦将双臂套入丝络，想道：“孟贲止能举起，我偏要行动数步，方可夸胜。”乃尽生平神力，进一口气，喝声：“起！”那鼎亦离地半尺，方欲转步，不觉力尽失手，鼎坠于地，正压在武王右足上，跣札一声，将跖骨压个平断。（好胜得好。安知非宝鼎有神，及周先王灵圣，恶其侮弄，故降之罚耶？）武王大叫：“痛哉！”登时闷绝。左右慌忙扶归公馆，血流床席，痛极难忍，捱至夜半而薨。武王自言：“得游巩、洛，虽死无恨！”今日果然死于洛阳，前言岂非讖乎？

周赧王闻变大惊，急备美棺，亲往视殓，哭吊尽礼。樛里疾奉其丧以归。武王无子，迎其异母弟稷嗣位，是为昭襄王。樛里疾讨举鼎之罪，磔孟贲，族灭其家；（亦未免太过。）以任鄙能谏，用为汉中太守。（这却赏得是。）疾复宣言于朝曰：“通三川者，甘茂之谋也。”（这更无体面。）甘茂惧为疾所害，遂奔魏国，后死于魏。

再说秦昭襄王闻楚遣质子于齐，疑其背秦而向齐，乃使樛里疾为大将，兴兵伐楚。楚使大将景央迎战，兵败被杀。（偏都是些不济的将官。）楚怀王恐惧，昭襄王乃遣使怀王



书，略云：

始寡人与王约为兄弟，结为婚姻，相亲久矣。王弃寡人而纳质于齐，寡人诚不胜其愤！是以侵王之边境，然非寡人之情也。今天下大国，惟楚与秦，吾两君不睦，何以令于诸侯？寡人愿与王会于武关，面相订约，结盟而散。还王之侵地，复遂前好，惟王许之。王如不从，是明绝寡人也，寡人不能以兵退矣。

怀王览书，即召群臣计议曰：“寡人欲勿往，恐激秦之怒；欲往，恐被秦之欺。二者孰善？”屈原进曰：“秦，虎狼之国也。楚之见欺于秦，非一二次矣。王往必不归！”（原说得明白。）相国昭睢（昭阳之子。）曰：“灵均（屈原字。）乃忠言也！王其勿行，速发兵自守，以防秦兵之至。”（大是。）靳尚曰：“不然。楚惟不能敌秦，故兵败将死，舆地日削。今欢然结好而复拒之，倘秦王震怒，益兵伐楚，奈何？”（听之何尝不似有理，然已貽家国之害矣。）怀王之少子兰娶秦女为妇，以为婚姻可恃，力劝王行，曰：“秦、楚之女，互相嫁娶，亲莫过于此。（这只算孩子见识。）彼以兵来，尚欲请和，况欢然求为好会乎？上官大夫（即靳尚官名。）尚所言最当，（只怕未必。）王不可不听。”怀王因楚兵新败，心本畏秦，又被靳尚、子兰二人撺掇不过，遂许秦王赴会。择日起程，只有靳尚相随。（去也去得忒轻易了。）

秦昭王使其弟泾阳君悝，乘王车羽旄，侍卫毕具，诈为秦王，居武关，使将军白起引兵一万，伏于关内，以劫楚王。使将军蒙骜引兵一万，伏于关外，以备非常。一面遣使者为好语，前迎梦王，往来不绝。楚怀王信之不疑，遂至武关之下。只见关门大开，秦使者复出迎曰：“寡君候大王于



关内三日矣。（明明不是好意了。）不敢辱车徒于草野，请至敝馆，成宾主之礼。”怀王已至秦国，势不容辞，遂随使者入关。怀王刚刚进了关门，一声炮响，关门已紧闭矣。怀王心疑，问使者曰：“闭关何太急也？”（怕你走去，还不知么？）使者曰：“此秦法也。战争之时，不得不然。”怀王问：“尔王何在？”对曰：“先在公馆伺候车驾。”即叱御者速驰。约行二里许，望见秦王侍卫摆列公馆之前，使者分付停车。馆中一人出迎，怀王视之，虽然锦袍玉带，举动却不像秦王。怀王心下踌躇，未肯下车。那人鞠躬致词曰：“大王勿疑，臣实非秦王，乃王弟泾阳君也。请大王至馆，自有话讲。”怀王只得就馆。泾阳君与怀王相见，方欲就坐，只听得外面一片声喊起，秦兵万馀围住公馆。怀王曰：“寡人赴秦王之约，奈何以兵见困耶？”（约你原为要困你，你还不知耶？）泾阳君曰：“无伤也。寡君适有微恙，不能出门；又恐失信于君王，（好信人！）故使微臣特奉迎君王。屈至咸阳，与寡君一会，以些少军卒为君侍卫，万勿推辞。”那时不由楚王做主，拥之登车，留蒙骞一军于关上。泾阳君陪乘，白起领兵四下拥卫，西望咸阳而去。靳尚逃归楚国。怀王叹曰：“悔不听昭睢、屈平之言，乃为靳尚所误！”流泪不已。

怀王既至咸阳，昭襄王大集群臣，及诸侯使者于章台之上。秦王面南上坐，使怀王北面参谒，如藩臣礼。（好大主人！）怀王大怒，抗声大言曰：“寡人信婚姻之好，轻身赴会。今君王假称有疾，诱寡人至于咸阳，复不以礼相接，此何意也？”（还算有些胆气。）昭襄王曰：“向者蒙君许我黔中之地，已而不果；今日相屈，欲遂前约耳！倘君王朝许割地，暮即送王归楚矣。”（只怕割地也未必得归。）怀王曰：



“秦纵欲得地，亦当善言，何必诡计如此？”（这是句僻时话。）昭襄王曰：“不如此，君必不从。”怀王曰：“寡人愿割黔中矣，请与君王为盟，以一将军随寡人至楚受地，何如？”昭襄王曰：“盟不可信也。（他连盟也不信，你却信他一封书便来，一愚一狡，相形更是显然。）必须先遣使回楚，将地界交割分明，方与王饯行耳。”秦之群臣皆前劝怀王。怀王益怒曰：“汝诈诱我至此，复强要我以割地，寡人死即死耳，不受汝胁也！”（还算有志气。）昭襄王乃留怀王于咸阳城中，不放回国。

再说靳尚逃回，报与昭睢如此恁般。秦王欲得王黔中之地，拘留在彼。昭睢曰：“吾王在秦不得还，而太子又质于齐，倘齐人与秦合谋，复留太子，则楚国无君矣！”（可怜。）靳尚曰：“公子兰见在，何不立之？”昭睢曰：“太子之立已久，今王犹在秦，遽弃其命，舍適立庶，异日王幸归国，何以自解？吾今诈讬于齐，以请太子，齐必信从。”靳尚曰：“吾不能为君御难，此行当效微劳耳。”昭睢即遣靳尚使齐，诈称楚王已薨，迎太子奔丧嗣位。齐闵王谓其相国孟尝君田文曰：“楚国无君，吾欲留太子，以求淮北之地，何如？”孟尝君曰：“不可。楚王固非一子，吾留太子，而彼以地来赎可也；倘彼别立一人为王，我无尺寸之利，而徒抱不义之名，将安用之？”（虽是以利害言，毕竟正道。）闵王以为然，乃以礼归太子横于楚。（是。）横即楚王位，是为顷襄王。子兰、靳尚用事如故。遣使告于秦曰：“赖社稷神灵，国已有王矣。”（这却好。然何不预修守备，以御秦也？）秦王空留怀王，不可得地，乃大惭怒，使白起为将，蒙骜副之，帅师十万攻楚，取十五城而归。楚怀王留秦岁馀，秦守者久而懈



怠，怀王变服，逃出咸阳，欲东归楚国。秦王发兵追之，怀王不敢东行，遂转北路，间道走赵。不知赵国肯纳怀王否，且看下回分解。

